



POETRY EAST WEST  
**诗东西**

《诗东西》编委会



第9/10期

Edited by      *POETRY EAST WEST*  
Published by    DJS BOOKS  
Designed by     LLH  
ISSN            2159-2772  
Website        [www.poetryeastwest.com](http://www.poetryeastwest.com)

## 诗东西 POETRY EAST WEST 第 9 期目录

### Contents of Volume 9

诗东西论坛年度诗选（特约编辑 一苇渡海）

Annual Selection from the Poetry East West forum

清平 / 诗二首	...02
王敖 / 诗二首	...03
阿芒 / 诗二首	...06
张耳 / 诗一首	...07
李三林 / 诗三首	...09
陈均 / 诗三首	...013
桑克 / 诗一首	...015
叶丽隽 / 诗二首	...017
一苇渡海 / 诗一首	...018
得一忘二 / 诗三首	...020
杜绿绿 / 诗二首	...022
刘晓萍 / 诗一首	...025
张典 / 诗三首	...026
王东东 / 诗一首	...028
金黄的老虎 / 诗一首	...030
赵卡 / 诗二首	...031
周公度 / 诗二首	...032
廖慧 / 诗一首	...033
东门扫雪 / 诗一首	...034
云垂天 / 诗二首	...035

翻译工作坊 Translation Workshop

- [ 美国 ] 托尼 · 巴恩斯通 Tony Barnstone 姜涛译 tr Jiang Tao ...039
- [ 中国 ] 姜涛 Jiang Tao 巴恩斯通 / 明迪合译 tr T Barnstone & MD ...043
- [ 美国 ] 托尼 · 巴恩斯通 Tony Barnstone 冷霜译 tr Leng Shuang ...044
- [ 中国 ] 冷霜 Leng Shuang 巴恩斯通 / 明迪合译 tr Barnstone & MD ...047
- [ 斯国 ] 布莱恩 · 莫泽蒂奇 Brane Mozetic 胡续冬译 tr Hu Xudong ...048
- [ 中国 ] 姜涛 Jiang Tao 布莱恩 · 莫泽蒂奇译 tr Brane Mozetic ...055
- [ 伊朗 / 美国 ] 修蕾 · 沃尔普 Sholeh Wolpe 明迪译 tr Ming Di ...060
- [ 西班牙 ] 尤兰达 · 卡斯塔纽 Yolanda Castano 明迪译 tr Ming Di ...067
- [ 中国 ] 明迪 Ming Di 尤兰达 · 卡斯塔纽译 tr Yolanda Castano ...075
- [ 南非 ] 姆芭丽 · 诺斯丁茨 Mbali Kgosidintsi 里所译 tr Li Suo ...076
- [ 南非 ] 佐拉尼 · 米基瓦 Zolani Mkiva 冷霜译 tr Leng Shuang ...078
- [ 南非 ] 佐拉尼 · 米基瓦 Zolani Mkiva 修蕾 · 沃尔普译 tr Sholeh Wolpe ...081

专辑：拉美诗选（特约编辑 范晔）

Special Feature: Poetry from Latin America (guest editor Fan Ye)

- [ 尼加拉瓜 ] 埃尔内斯托 · 卡尔德纳尔 (范晔 译) ...085
- [ 智利 ] 尼卡诺尔 · 帕拉 (范晔 译) ...089
- [ 智利 ] 奥斯卡 · 啤 (范晔 译) ...092
- [ 危地马拉 ] 翁贝尔多 · 阿卡巴勒 (范晔 译) ...096
- [ 哥伦比亚 ] 海梅 · 哈拉米佑 · 埃斯科瓦尔 (轩乐 译) ...098
- [ 阿根廷 ] 胡安 · 赫尔曼 (于施洋 译) ...103
- [ 委内瑞拉 ] 拉斐尔 · 卡德纳斯 (黄晓韵 译) ...107
- [ 巴西 ] 曼努埃尔 · 德 · 巴罗斯 (闵雪飞 译) ...111
- [ 智利 ] 尼卡诺尔 · 帕拉 (得一望二 译) ...119
- [ 巴西 ] 阿德丽亚 · 普拉多 (明迪 译) ...124
- [ 古巴 ] 维克多 · 罗德里格斯 · 努涅斯 (明迪 译) ...126

诗东西论坛作品精选（特约编辑 张耳）

Annual Selection from the Poetry East West forum

黎衡 / 诗二首	...135
雨人 / 诗一首	...136
江野 / 诗二首	...138
未可可 / 诗二首	...139
唐麓家 / 诗一首	...142
夜童 / 诗一首	...143
云垂天 / 诗七首	...146
风行域内 / 诗一首	...150
无言 / 诗一首	...151
白弦 / 诗二首	...153
孙启泉 / 诗一首	...155
张洁 / 诗一首	...156
铁柔 / 诗二首	...157
世界的边 / 诗二首	...160
昊岸 / 诗二首	...161
槐蓝言白 / 诗一首	...163

“国际诗人之家”互译项目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Project of “Home of International Poets” )

里所 Li Suo 与加拿大 Annette Robichaud 互译	...166
回地 Hui Di 与克罗地亚 Miroslav Kirin 互译	...171
明迪 Ming Di 与西班牙 Yolanda Castano 互译	...178

## 青年诗人小辑 Young Poets

- [ 巴西 ] 纳尔兰 · 马托斯 Narlan Matos ...186
- [ 斯洛文尼亚 ] 安娜 · 派佩尔尼克 Ana Pepelnik ...188
- [ 拉脱维亚 ] 阿尔维斯 · 韦戈斯 Arvis Viguls ...190
- [ 越南 ] Nguyen Bao Chan ...192
- [ 意大利 ] 弗兰卡 · 曼斯娜丽 Franca Mancinelli ...195
- [ 中国 ] 李林寒 Li Linhan ...196
- [ 中国 ] 邱启轩 Qiu Qixian ...198
- [ 中国 ] 里所 Li Suo ...199
- [ 中国 ] 左右 Zuo You ...201
- [ 美国 ] 陈圣为 Ken Chen ...203

## 诗东西 POETRY EAST WEST 第 10 期目录

### Contents of Volume 10

POETRY EAST WEST is interested in more than just th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East and West. In Chinese there is always an interesting ambiguity about "EastWest": when both syllables are stressed, it means East West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but when only the first syllable is stressed it means "thing(s)". Beginning with Volume 10, we will play with "EastWest" and explore its range of possibilities.

## 好东西 THINGS TERRIFIC

- 乔治 · 塞尔提斯 George Szirtes ...208
- 唐 · 谢尔 Don Share ...210
- 张执浩 Zhang Zhihao ...214

- 朵渔 Duo Yu ...218  
王西平 Wang Xiping ...223

### 坏东西 THINGS OUTRAGEOUS

- 甘德 Forrest Gander (阿九译) ...228  
柏桦 Bai Hua ...236  
四元康祐 Yasuhiro Yotsumoto ...241  
杨小滨 Yang Xiaobin ...242  
森子 Senzi ...245  
唐捐 Tang Juan ...248

### 不是东西 NOT EVEN A THING

- C.D. 赖特 C.D.Wright (李晖译) ...252  
哑石 Ya Shi ...253  
陈均 Chen Jun ...254  
明迪 Ming Di ...256  
狄诺·西奥提斯 Dino Siotis ...258

### 东东西西 THINGS WITHIN THINGS

- 詹姆斯·赖特 James Wright (厄土译) ...262  
默温 W.S.Merwin (周琰译) ...263  
保罗·穆尔顿 Paul Muldoon (六月雪译) ...264  
丹尼斯·马楼尼 Dennis Maloney ...265  
臧棣 Zang Di (李雅 德译) ...267

姜涛 Jiang Tao	...269
蒋浩 Jiang Hao	...274
陶一星 Anthony Tao	...276

## 东西东西 THINGS AFTER THINGS

昌耀 Chang Yao (六月雪 June Snow 英译)	...278
王小妮 Wang Xiaoni (顾爱玲 Eleanor Goodman 英译)	...278
欧阳江河 Ouyang Jianghe (白嘉琳 Karin Betz 德译)	...279
华清 Hua Qing (六月雪 June Snow 英译)	...281
西娃 Xi Wa (明迪 Ming Di 英译)	...281
马非 Ma Fei (马丁 Matin Winter 德译)	...283
李宏伟 Li Hongwei (六月雪 June Snow 英译)	...284
袁绍珊 Un Sio San (Jeremy Tiang 英译)	...285
余幼幼 Yu Youyou (邓月娘 Yulia Dreyzis 俄译)	...286
Gabriel Arnou-Laujeac tr by Hélène Cardona (法译英)	...288

## 什么东西 WHAT IS A THING

散文东：叹词——诗之象征与根底 Jing Wendong: Interjections—The Symbols and Roots of Poetry	...290
---	--------

诗东西

诗东西论坛年度诗选

Annual Selection from the Poetry East West forum

特约编辑 一苇渡海

## 清平 /诗二首

### 三月某日雪

就此落下，看有多少脏，画美丽的画在  
愤而离开又离不开的车窗；它的祖国竟然和  
我的祖国是相爱的一对；它一次次说来，一次次来，  
比君子守约，君子们还是破口大骂；  
它落下的话柄非污染，非沐猴而冠，非公务员上班后  
仍不理解一个国家的隐衷。它歇菜了。和国家扯破了脸皮。  
——说它失恋太小看它——它心中的火山格外辽阔。在今后  
世界旅行的每一个春天，你举头望明月，它或来为月夜添一把火山灰；  
你低头思故乡，它必来画你的车窗。

2013.3.23

### 时间诗

我遗忘了残忍性，  
对它的夸饰记忆模糊。  
左边、右边的墙上，死亡影影绰绰，  
一层层重叠，胶水的奴仆，  
有些乱。

多厚，我去墙的另一面看到  
令人迷惑的相似  
的昆虫的集体轰鸣。有人一再地吊嗓子，  
一再地死去，在  
漫长的岁月里一次次  
领取抚恤金。我的一份也被他拿走。  
那么多银行、帐户  
像非洲羚羊掠过我，飞快地  
回眸，在空气中留下人类的形状，  
略高于人类的生殖力。

2013.4.24

王敖 / 诗二首

### 为什么我们混沌的世界需要屠龙术

这也是回忆中的一瞬间，在一个半岛城市的路灯下  
远去了三十年的人们响亮地摔着扑克，酒瓶在碎石路上  
  
滚向海的尽头，我，躲闪着乒乓球的儿童  
发现幽深而静止的世界，是混沌在此刻送来了礼物，也许  
  
是因为变化太快，历史的层云复印着  
让人出发去做宇宙里的知青，一切存在的总和在震动

混响起一个降 B 音符，悠远，盘旋，所以倾听与遗忘  
回忆与安睡，也曾被当作一种屠龙术，当人群

如深海怪鱼活动着嘴巴，精灵装成人类游弋在周围  
我听说，电话本精彩万分，意义重大，其他的都是梦话等于零

这种论辩采取的办法是暴晒，把意义用于酿蜜的黑洞  
变成葡萄干那样的散装零食，未尝不需要相当的勇气

我也听说，创世也是绝对的偶然，但每个人都乐于做自己的木偶  
抑郁症，自闭症的护城河上也漂着无数背影，我们追求的和谐与美感

最终是南美森林里，一种无法形容的怪异植物，让人惨然后退  
而杀人鲸的大脑里，有比人类更发达精密的情感系统

它们透过玻璃，看着我们移动在海洋世界展厅的升降梯上  
但海狸羞涩地不理我们，用浪花编织着鱼鳞状的餐巾

我摇响开饭的铃铛，刚好我们也因此启程了，所谓走遍大地  
追求理想只是屠龙术的通俗版，一次商业活动就把我的朋友送上了  
太空

环球航海之前，就有人绘制了地图，然后是历史的湮灭  
我厌倦了讨论意义的问题，它的峰值，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用于命名，比如蛇与鲨鱼与蜗牛，成功命名了一种火箭  
后来用于一种电脑语言，在我的笔记本里，就有它的足迹

后来，我为自己仍然存在而感到兴奋，我为诗可以找到你  
而感到天地的果壳，仍然可比音乐厅的效果，在未来，诗的废墟  
也可以改建成有木马的公园，供人游乐，继续挥洒出奔跑的小孩

2013（给艾洛）

### 颂歌与悲歌

有不知去向的爱  
有永远遗忘的诗，我有你多米诺的万神

鱼尾形的残篇，炸过挂在床头  
昨天睡前的挣扎，潜来今夜追求我，月晕背后的连城璧

照着我所有的花船，一起沉没，无声的巨浪  
送人去水族馆，少年宫，千杆竹摇着万念灰，在小鱼山

我歌唱那空对空的瞬间，神的书简也不过如此  
缓慢到来的屠宰，亦无法惊醒我，所以不存在如创世的海怪

它吐出的蘑菇云，绿如炼金家的蜻蜓，似手套的宇宙  
跳出闪电袋鼠般的邮递员，我们的双手叠好

仿佛被祈祷附体，张开的蝴蝶，纷纷招来了飓风，划出地平线的醉态  
连成更大的，蝴蝶状对称的未知，如你的 X，被牛顿绝望的父亲  
刻在墙上，反推了我直立行走的的 ABC，我爱的小学课本

无来由的风暴，是让我眨眼的青萍之末，我凿山煮海的诗，是拥抱  
睡去的民工和渔夫的蛇

阿芒 / 诗二首

### 对号入座

如果读我的诗要对号入座  
那么丢掉我的诗  
坐安稳了南瓜  
南瓜，会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如果我的诗，要对号入座  
我会写很少很少  
少到收拢起来是一组密码  
弯腰多种几排瓜

### 遵照医嘱

连续三声带发炎，改由我的手替代发言  
我的手发音不标准  
中控室里的听写秘书吃足了苦头  
一直打错字

一直抵达另一手诗  
禁声，进山  
上学，赏雪  
为了听写秘书的苦瓜，为了中控室的河蟹  
我潜入磨房，沾沾面粉把脸涂白  
模仿北京人说话卷舌头。用舌头细细磨面  
这样禁声  
温柔，完全遵照医嘱

张耳 / 诗一首

### 九七新年——致香港诗人梁秉钧

I

“雪深深落下，  
雪落下因为到达了某个顶点：”在未来春天  
的对联上？我不能确定这一事件的进程，  
像你这些词句裹挟真实性的谜  
依然在曼哈顿上空纷纷扬扬，依然。  
时差只有当我们走近时出现。

毕竟我情愿活在这一百年  
而不是上一百年的新年。  
另一种悖论选择卡夫卡的美学革命

和其他写作方式，比如让这首诗的词句  
只具声调而不具象：巴赫或舒伯特  
普通话或广东话，尽管已经晚了半拍。

## II

我不能确定木瓜的定义：quince 或 papaya ?  
即使读熟你写的故事，又甜又香。  
在北京和纽约的生活经历无法把握  
亚热带独特的种植术和果实，  
因为北国冬天冷而多雪  
虽然帝国苹果与京白梨也标榜多籽内容。

比定义更占据我的是瓜的饱满  
和预期被端上桌面的缺乏表达。

历史对瓜瓢施加暴力不仅涉及道德，  
也许促成眼前这些反向赞美——  
粗犷杂交繁殖出累累外来语还有你的家，  
就象木瓜斯特拉文斯基式青黄色的外层。

## III

雪的未来寄托在自身融化后土壤的潮湿，  
为新年里瓜种怎样伸展埋下伏笔。  
这表达背后不是观念，是持有的方式：  
“我不要你用既定的眼光看我。”

因袭某种气候也难使  
两片真实的雪以同样情节降落。  
凤凰木靠个性插入平常土壤  
与一律抢高枝的凤凰不同。

火中只能飞出台上英雄式的神话，  
神话里能摇身变色的（我们已目睹很多）  
羽毛，也只是羽毛。  
将来注视我们用什么眼光，我不能确定。

李三林 / 诗三首

### 斜 线

丧失中自有寡味的斜线  
分割那些足以封喉的智慧。  
那，帽子下的卡通人物  
魔山漫步的日子过去了  
倘脸上的淤青  
此生过早地化为出奇的孤愤，  
如何去求得直抒胸意的一笔  
不再向枕上的  
璀璨繁星屈膝一跪？  
那，谁，直躺着，斜冲窗外而去的岸、  
自肋间迸发出的细柳

既已攀附远处倒塌的湖水与天秤<sup>1</sup>  
何物可通久别的空言？

每日早醒后，必洗喉咙  
以减杂役及棍棒的暴殄  
这多么的清冽啊，何妨  
再来一声大笑，从中呼出一个单纯的名字  
默许他的前半生只是颤栗  
火苗要到后半生才能遇见

那，谁，你何妨也来试试  
为这每日的穿喉、每日增多的斜冲  
和这假借日常的、勉强于某种技法的  
生造硬设出的诗意。

## 街 道

这本有如是的自在。这理当  
允许你们作为裸体的逍遥派。

而四大金刚、金银铜铁齐来  
鼓手们齐来  
齐声道，不可！

萎缩的耳目与土。盛世空留的白柳

---

1. 天秤座，十二星座之一。

其多余的情色只配  
描摹一条护城的大河

而那悬空的镇馆尚有飞冥之字  
那笔法的枯荣  
仍为大师刊落浮华的一挥而就

假如那泼墨的断壁连着筋骨  
正模切而至  
庄严的法度便丧失于此。

这就是说  
你们应将粗砾的盐重新擦拭双目  
从此，头顶的霹雳只会击向太空  
远埋于青山的白骨  
只会被雨淋湿了

无繁花遮蔽其真，裸体之不能。  
那就造一间唯物不破的房子  
雨来之前，  
你们当中一定有人转身  
转身寻找  
四面八方刮来的的裂缝

## 金桃

撒马尔罕，它的金桃<sup>2</sup>。还有它的草、  
香料和迷惑。

那里，刻苦的孩子  
日夜为他的马、他的羊、  
他的粮食和瞌睡操劳

你看见了？借用那孩子的长梦  
你看见了宇宙不过是一团浑沌

那里，隐隐有不可探测的深深一喻。  
你抵抗着，  
如同以这金桃为喻的  
语调正抵抗着一首诗的无用。

你因而不停地耗费天赋  
执意于一种恒定的结构  
将马赶往你不曾牵过的缰绳那端  
将羊抱进你不曾抚摸的母羊的体内  
将粮食运至你不曾搭建的农民的谷仓  
将瞌睡还给已死的少年的大脑

而恒定又让你深信  
火、风俗、权力，扑面的语言与白花

---

2. 出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美国学者谢弗著，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

乃至断崖下盖世的侠侣  
终躲不过远处深深的一喻。

还要那么多的假想做什么  
天地既以其不仁运化万物  
你拿什么与之交换静穆

陈均 / 诗三首

### 降雪日

皮肤充溢的人，旋风坠落菠萝蜜。  
地球与宇宙的蓝、灰、炫目之毛灰。  
听，那个一动不动之物，在时间之眼鼻喉之意上。  
明夕宣布重生、微弱的烛光在响！回响！  
是谁叫你抚摸这世上所有神秘之象？从厨房至屋顶，那颗星挑动你  
的心脏。  
黑鲨鱼咬住白救生圈，侦探跳上甲板，万种空气追恶魔……

2013.1.26

### 发现

阴霾里发现鸟群

吵嚷去分家时的  
踪痕；我读一本  
《战地行纪》且  
喜馅饼岛国比我  
眼前的天与海好。

真的花与良人总  
映照着彼此毋论  
何年何月之荷叶  
又执于何物之手。  
我听窗外之窗与  
梦外之身的醒悟。

如我见我亦耸肩  
似我；所有之我  
抟捏我我且平行  
于此刻之鲜绿及  
云上之仙佛，矮  
星球原是一槐枝。

2013.2.24

### 春时小咏

直到时间赐予他们永久。  
直到时间啊，将我们永久的抱起。

悲哀的双燕，悲哀的阴昼，照射着万物。  
红房子里的人偶，昏昏倚枕，又如乍逢寒柿。

古老浴缸里的金鱼，曾作几回相看？  
波涛汹涌处，逢一僧、一钵及诸恶世纪。

前人云：醒时蝴蝶梦是鹤。凭此语  
便可度山中卅六春秋。但尘间劫数（泪滴）历然。

2013.3.17

桑克 / 诗一首

## 寒夜

一声不吭，  
寒夜提前降临，  
而且又凶又狠，  
挨门挨户，  
把冰块的封条赠送。

撤到暖气最多的房屋，  
再用布条塞住稀疏的门缝，  
大声读三国或者聊斋，

妄以鬼魂的恐惧，  
代替生存的课程。

瓦斯，格瓦斯，  
相差的岂止一个格字？  
味道与命运大相径庭：  
呛鼻与酸甜的真相  
永远锁在伪装的档案之中。  
野蛮的猫咪的牙齿，  
正在空中闪烁。  
硫磺确实没有枪膛正直，  
弯弯曲曲的心眼，  
向山穷水尽缩拢。

在这冷却的国度，  
不可能出现一个圣徒。  
臃肿的蓝棉袄  
在冷漠的晾衣绳上，  
缅怀离别的温度。

2012.11.17

## 叶丽隽 / 诗二首

### 晨光贴

一日之晨，始于拟古：  
“不羞不自立，舒光射丸丸。”

亦始于，宣纸新湿  
满眼，黑白分明的错觉。西窗敞开着  
一个时代过于明亮的背景

你可曾诞生？从那屈辱中  
你可曾脱去了  
黑夜蜿蜒无尽的枝桠，枝桠上  
灵与肉纠缠的脉纹

### 陌生夜

夜半，胆汁墨绿  
虚空呕尽后，在一个陌生的客厅，愕然于  
一个陌生的自己

为什么要打碎平常的日子？  
花雕酒，高脚杯  
深深浅浅，激情总是逗留在事物危险的边缘

一切都在等待浮现  
等待复活——那苏醒的人感到：  
活着会有对我自己的愤怒、质疑和羞耻

## 一苇渡海 / 诗一首

谁

我经过的每盏街灯，像一面决定命运的鼓在敲响。  
——T.S. 艾略特《多风之夜狂想曲》

—

下午，看了法国摄影师 Raymond Depardon 摄影。那么多精神病人，各个不同的表情。

神情呢？他们都被灰色照片定格于一个瞬间。淡忘过去，对眼前敏感。好玩个。

我忽然想起有段时间没跟人说话了。我多么想说但没有话说。尽翻死人的书。

没有什么不同，我与他。一个在雾霾中狗一样警觉的家伙。如果噗嗤一笑就意味

安全像意外扎瘪的轮胎。这时放出的气  
像不明生物。我前一日换过一只轮胎

就想过怎么没有更高级的一耳光。或者  
信任，比一张大网更密实些。像从那人

眼神中分离出的熟悉。是的，我熟悉。  
当惊恐从大网中漏出去，网眼撑开法治。

## 二

就丧失服从能力的人而言，即便用亲情  
的梳子梳理他，也像水中的鱼儿不洗脸。

同样像水中鱼儿从不洗脸的，还有那些  
照片中的人，不再从眼神中分离出亲情。

但我着实吓了一跳，在傍晚灰暗的街边  
有人烧一堆纸钱，手上牵着长长的鞭炮。

这么凑巧，在我路过的道旁树下，我的  
面前。我多么熟悉烧纸、烧落叶的气味。

那是好闻到胃里的气味。发生了什么我  
接待这堆火像接待某个不归人，陌生的。  
我赶上了某个阴阳交接的仪式。这傍晚。  
在鞭炮炸开之前我加快了步子。我想起

摄影师灰色照片中的眼神。那是我，此  
刻。我的快步像让位，像让另一个人替换

我的不测。真的，在我走过二十米开外  
我看到一个老人从对面过来，我的毛孔

炸了一下。到近处我细看，噢，不是我的  
亡父，一样瘦削的脸型但分明要年轻。

2013.10.28，10.30 记略。11月再改。

## 得一忘二 / 诗三首

### 预兆

叶子最后的汁，暴起的筋  
雾霾穿孔的，再被雾霾堵上

挤出的一丝阳光  
令我恐慌，这想法一闪

击中我，劈开  
这棵空落落的树

瞬间，死亡之舞

被肌腱连着，从混沌中现身  
话，说完了，两只大脚趾  
拖着幼者，向渐弱的音乐爬去

2013.12.13

## 冬至

每个今天都在树干里闷声  
所以说：一用力，我们就都会走远  
所以没说：唯心才是注定的主义  
这自我相与的暖堪比长在一起

冬至催生你对现实谦卑，常俗  
像一棵临渊的树  
向阳、背风、稍稍离群，这弧度  
滋养阴冷，咬着你不可见的尾巴

你惟一的理所当然是心虚的  
我爱你，这智慧不是合辙  
是数到了一而自喜  
一年的纷惑因一声呼唤而磁化

2013.12.23/24

## 出乎逻辑

这是一棵我喜欢的树  
在我没喜欢它之前，它就长成了这样  
树枝向上，稍微收拢，但保持适度疏朗  
像一棵特别的树，显然更是它自己  
我在早上看过它，它在晨光里  
我在夜里看过它，它在灯光里  
有一个午后，我看不见它  
突然显示出被我喜欢的样子  
它就长成一棵我喜欢的树了

2013.12.29

杜绿绿 / 诗二首

## 我们反复说起它

有一个词语是我们所厌恶的。  
它不是早晨，早餐与孩子，  
它也不是今天，明天或爱。  
我们热爱着对方的此刻  
像贪恋金色的马蜂，  
它在纱门拉开时钻进我的家  
在房子里嗡嗡乱飞，飞在我的裙子边

我的头发  
是这样乱呀，像是你伏在枕边使劲吹了半宿。  
那微微的呼吸比秋风还要放肆，  
马蜂也不敢这样蛰我。  
我们在突如其来的阳光里，谈论  
这个词语。我们谈起它，顺便扔了茶杯  
玩具和衣服，  
我们一想起它，便回到了安静。  
如果，如果  
我能哭出声来打破这个词。

### 拂晓去捕鱼

可怜的小黄鸭  
死在纸盒里。

我们在湖上谈起这件事时  
天刚开始亮。  
水纹荡开处，小鱼沉睡  
青蛙闭紧了嘴巴。

人们在岸上招手  
我没有回应，  
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等在这儿  
就是想捡一网便宜的草鱼。

“我们不是来钓鱼的。”  
同伴喝了口滚烫的开水，  
狠狠磨着牙  
像是前天小黄鸭在笼子里焦虑跳着。  
它早就病了吧。  
死前，  
该给它吃一顿麦麸拌青蛙肉。  
我又提起这个话题。  
同伴敷衍的笑起来，他手里不停摆弄着工具。

这会儿，湖面全亮开了。  
我们的船已经划到最深处  
小岛、柳树和人们，全在后面的浓雾里。

我站起来，向过路蜻蜓挥挥手  
回家吧，  
好运朋友。  
同伴伸了个懒腰，点燃刚做好的酒瓶炸药包  
飞速投进水里。  
他快活的叫起来。

可我要抓几只青蛙才好。

刘晓萍 / 诗一首

## 果园

1

青鱼腹语滔滔不绝  
绝于水面之下三尺  
我点灯，时燎然，时漆黑一团  
水底下的事不在于掌灯。而  
通明的草木源头般推送波涛中的笑容。

2

我反锁的猛虎长出了新的骨头  
我佩戴的利剑在迎春花前弃身论道  
我饲养的云雀已飞过冥后般的暮色  
我体内的鱼儿正成为安置她的生命之树  
这些颜料  
这掌握个人史的画笔  
总有大辩不言的喜悦与慈悲

3

既然不可再谈往事  
就让寂静盛满这些杯盘

白色耀眼，超乎寻常地显露自身

如果我借用语言，它们将因拙于模仿  
一边碎去，一边与万物相融于混沌之中  
复杂而恰到好处地催熟死亡

早已过了空论悲喜的年龄  
这被芹菜撑大的肚腹  
已来不及奉出破壁的花序

2014.3.1

张典 / 诗三首

### 解闷十二首选三

9

夜色中有什么？它曾是  
童年的恐怖教材，青年的  
热血沙场。而如今它是  
剧烈的剧情，主题是  
灵魂出窍：我脱了壳跃上  
荒凉的屋项，果然看见了  
看不见的色彩，汹涌着。

我的皮囊在夜色的犬牙间  
漏气，我的眼睛、耳朵  
……消失在夜的子宫。  
我因解体而释然：我不是  
我的主角，将来也不是——

10

妖歌未歇，久久绕梁并渐渐  
显形，终于让我吃了一惊：  
是什么，又不是？无法命名。  
嘶嘶叫的祖宗，嘎嘎响的  
后辈，抑或此刻我的真身？  
我在唱吗，喉间的咕咕声  
是物种的起源；我在跑吗，  
风声猎猎，迎面是茫茫古今。  
哦，鞋带松了，惊起蚯蚓；  
头发乱了，四周皆是蛇影。  
……灯光下，指间缕缕细烟  
掀动屋顶，疑为妖魔引领。

11

早晨的喇叭吹出的绿色是我的  
狂野思想，它吵嚷的枝叶  
是思想在风里捕风，是诗歌  
在造思想的风。什么材料

造出的这棵树，配得上这庭院？  
一条蛇？一点白日梦？我  
整夜在字典里爬剔，细嗅  
肥沃的“意义”，搜集舌尖之“美”。  
我整夜在幽深的丛林中  
辨识那唯一的进入身体的一棵。  
我吞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  
全部风景，只为呕出非人的一首。

王东东 / 诗一首

### 小堡村

如果不知道历史，会认为这里的村民懦弱：  
听凭 500KV 高压线穿过家园。但事实是  
高压线毁掉了麦田，留下一片空地，才允许建立了村庄。

虽然，高压的物质第一性不是村庄的意识第一性，  
也不是我的意识第一性。有更多的能人行走在  
高压线上空。隐形村长掌握这一切：反的，诡辩的镜像。

我忘了走过去，电磁波起跳的水边。一架机械趴在工地  
围困的湖心。一只狼狗在栅栏无聊寻人。屋里的  
躺伏躲避高压电。垂直于电流睡觉。闲暇时用身体帮忙输电。  
午餐。空旷的展厅。我们吃从天津带来的螃蟹，

手拿螯钳实施一种教育。安静。墙上的巨幅油画，异国画家的签名突然颖悟：高压线下的艺术是软弱的艺术。

然而，一位画家会宣称他需要电塔，一个巨人模特  
梳子似地梳着高压线。女画家的每一张画画的  
几乎都是年轻的女画家。可年轻时她并不画画，而是写诗。

我们对女画家嚷嚷：“不要画花了，就画人。”  
意思是她可以只画沉溺的自己。在返回时我产生  
幻觉：高压线上挂满了乘人的缆车，一辆接着一辆。

“世界小堡”意谓只有世界，没有小堡；但更顽固的村民  
笃定：只有小堡，没有世界。这里教会我们如何思想。  
虽然只是思想的剩余品。也可能，未完成的思想构成了现实。

遗憾的是，我忘了看女画家从俄罗斯带来的无名大师的风景画。  
我的一对朋友要到远方要孩子吗？  
让小孩不会对车窗外的一片草场喊：“草原！”虽然那样也很好。

附：北京宋庄的小堡村，最早因建成高压走廊，始将其下的部分耕地改成“建设用地”，部分艺术家来此“买地”居住形成“艺术村”。

## 金黄的老虎 / 诗一首

### 咏蝉二章

一

穿燕尾服的绅士  
仰面倒在泥土上  
秋风振动它薄薄的蝉翼  
它的身子在拒绝复活的痛苦里打着转  
最终为蚁虫啃噬掉  
但即使来年  
它的蝉蜕犹在枝头  
粘着从前穿越黑暗的泥浆  
一直不曾坠落

人也这样  
在瘟疫般的一阵阵渴想里  
把无数的年华  
尽蜕在年代的高寒苍原之流中

二

在法布尔之先的诗人  
他们不曾了解到蝉漫长的地下黑暗生涯  
它带来笔下引发情愫轰鸣的隐喻

只能局限在地上部分  
那是为期三个月描绘生命喧哗的巡演乐章

由来甚久  
帝国南方一代又一代的士人  
总是自况为清流  
乐意于像蝉居高而鸣

而我也用它描绘过  
历经 1989 年的青年的内心  
饮日者在我青涩的文字里  
萎靡颓倒在年代的热浪下

### 赵卡 / 诗二首

#### 南方的影子——给罗池

我的南方有一个没见过面的故乡  
和一个大雨如注的池塘

秋天它繁盛，植物都年轻过  
不再年轻的，是一截绳子

有些年头形单影只，孩子气  
仿佛春天的惊雷杂乱无章

这下好了，你们披上了一套爱情的制服  
绝不能厌倦，还必得承受夜晚的重量

### 草原上开来了一卡车太阳——赠周瑟瑟

草原上的冷气像冻奶酪，硌牙，咬也咬不动  
草原上，牛粪缩成了一团烂毛线  
草原上的牲口，镶了金边儿  
草原上，一条公路像刚挖出来的煤  
草原上开来了一卡车太阳

### 周公度 / 诗二首

#### 胡安·鲁尔福来到游击队中间

烈火燃烧过村庄的草木。黄昏的云低垂。牛羊醉卧木棚墙角。  
你从山岗的一侧走来。鞋面落满尘灰。像一个持枪寻马的人。  
“也许他在找一个年轻的穿布裙的小胸脯女人。”人们如此议论。  
“那就让这个女人来吧。”你在深夜山中小镇的酒馆甩着刀子。  
一个全身滚烫的小女人带着平原上所有的火柔软地应声而至。

2013.2.28

## 巴尔蒂斯与樱桃树下的少女

扑克、睡眠、梦中、着裙的持镜少女、阅读者  
藕圆骨节的裸身女孩，让时光暂停的刹那，  
郊外的夏日庄园、玫瑰色的九十三种分色；  
牛角形的左乳，奇异的山峦，赤脚下的秘密，  
柔软的双袜、无声的少女阴部，猫在的镜台；  
每一扇罗西尼尔的木屋窗户，如寄喻的吉他。

2013.1.13

廖慧 / 诗一首

## 一半

你拯救有些细节，  
给它们礼遇，让它们欢喜；  
不拯救另一些，  
任它们晦暗，叫它们瞎猜。

你有时拯救，有时不拯救，  
水有时流淌，有时涡旋，  
云有时舒张，有时扭卷。

半阴半晴的天空，

翻云悬崖，覆雨鲜花，  
你还无法踩着钢丝奔走，  
你只爱了自己的一半。  
烟戒了一半，梦醒了一半，  
书练了一半，气匀了一半，  
得失一半，果子成了一半。

2013.3.1-4

## 东门扫雪 /诗一首

### 内心独坐

先将一只手  
伸进去  
点亮一盏灯  
然后，是另一只手，护住光亮  
再然后是脚，一点一点地挪  
(但最后只可能是挤)  
进去，并尝试着弯下  
粗壮的腰——  
看里面能否容纳  
你身体的其他部分……  
只要能钻进这个狭小得近乎  
虚构的空间，你就会把那些

塞得满满的身外之物  
都扔出去。焚香枯坐，面壁忏悔  
在这小小的坟墓中等待轮回

## 云垂天 /诗二首

### 心理问题

我父亲，迷失在他的家中  
他现在，叫我爸爸，叫我儿子爷爷  
他跪在我面前  
哭着说，不该拿了邻桌的橡皮擦  
不该撕了楼下墙上的的大字报  
我面红耳赤  
他继续说，不该爬在地上  
偷看李小蛮撒尿  
这次轮到我老婆也脸红了  
他躲在我儿子背后，也就是他现在的爷爷  
背后。他说，他不想死  
他流着他人生的第一次鼻血，畏畏缩缩  
他叫我不要离婚，同学们都瞧不起  
我只好找来鸡毛掸子  
威胁说，要给他吃细棍炒肉  
他说他要离开  
不再回来。我只好抱来成堆的

复习资料

答应，让他补习

李小蛮和我儿子，跟着我一块哄他

又气又好笑：“他明天要是骗你结婚的

钱和房子钱去赌博

哪——该如何是好？”

我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嫁给他”

### 仿佛一群白马

阿难，看见一群马，从黄昏墓地中，跑出。它们中有自个前生。含着咽立爽，阿难，准备点燃下一根烟

荒草墓堆上的蝴蝶，青白变幻。天空，此刻  
多像一扇窗，一面镜子，挡住了一些事物

“谁的甜言蜜语，催熟过桃花树上的桃子？”

睡在墓穴中的尸骨，翻翻身，挖了挖鼻孔。他的幻影

在尘世，捏着一叠刚买的彩票。阿难，弓下身，系了  
系鞋带。一条蛇，蜿蜒游入小巷深处的金光

天黑过去了。猫头鹰，在城市里，飞快地转着它的头  
就像阿难，怎么摇，也摇不醒的梦魔，“得，得，得”

诗东西

翻译工作坊

Translation Workshop



[ 美国 ] 托尼 · 巴恩斯通 / 姜涛 译

Tony Barnstone (US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Jiang Tao

## 欲望

一只蜥蜴，每晚都来拜访，  
它趴在窗户上，蛇头探出，  
佛眼圆睁，细腿儿托住  
玻璃上一腔血肉。

在中国，龙是庞然大物  
它们的脊椎就是尖刺的山脉  
耸立着松林，  
整个村子迸溅的灯火，就是它们

炯炯的眼，它们呼出台风，  
舌头沾着闪电。  
而你的灰身子，比我的小拇指还小，  
在玻璃窗的方框里

蜷曲着，像个问号。  
让我想起年少时那些神奇的夜晚  
一只巨硕的月形蚕蛾  
从树林的深处飞来，翅膀

比父亲的手掌还宽，像个梦境  
涌自暗黑的脑海，它敲打窗户。  
几乎以人形出现：一位绅士  
身着白色燕尾服的绅士，脚尖点地

似乎正等着应邀投入舞场。  
有幸，我的房子被这光明的生灵  
选中，我推开窗  
让它翩翩飞入客厅。

又看它跌跌撞撞，迷乱于白色  
耀眼的墙板，还奋力用易燃的双翅  
去拥抱灼烧的灯球，如同一位  
正人君子，置身危险的欲壑。

我不得不把它放进一个盒子，它挣扎着  
像颗心脏，我冲到门外  
冲进树丛，赶在它撞死自己之前。  
有时，你需要闯入其中

即使这样会丢了性命，冒险体验艾滋  
或在爱人的屋外尖声惊叫  
直到被赶走。但，今晚，我很快乐  
仅仅因为有这条不起眼的小龙

做伴儿，在琐屑的欲望里，它摸索光亮，

细爪子咔哧、咔哧作响，透过那块  
它抓挠的玻璃，一个隔绝的世界  
恰好倒映在异类的眸子中。

原作：Desire

A lizard visits me each night,  
squat against my windowpane, snake-headed,  
with Buddha's eyes, frail legs hold the fruit  
of its body to the glass.

In China the dragons are so huge  
their spines are spiked mountain ranges  
armored with pine trees,  
whole villages spilling light are their

lamplit eyes, and they breathe typhoons,  
lick lightning with their tongues.  
But your gray body, smaller than my little finger,  
curls against the square page

of windowlight like a question mark.  
It makes me think how on rare nights  
when I was young a great luna moth, wings larger  
than my father's hand, came from somewhere

deep in the woods like a dream emerging  
from a darkened mind, and tapped against my window.  
It was almost human in appearance, a gentleman  
in white tails pirouetting on the stoop

as he waits to be let into the dance.  
I felt favored my house was chosen  
by this bright creature and slipped the window open  
to let it flicker into my living room.

I watched it blunder in white confusion against walls  
of bright sheetrock, then try to enfold  
the lamps' burning globes in its flammable wings  
like a moralist's figure for the dangers of lust.

I had to catch it fluttering in a box, like a heart,  
and rush it onto the porch, into the woods,  
before it beat itself to death against the cardboard.  
Sometimes you need to be let inside

even if it kills you, risking AIDS  
or screaming outside your lover's house  
till you're taken away. Tonight, though, I'm happy  
simply for the company of this nonentity

among dragons, grasping at the light in tiny desire,  
the skkrch, skkrch of miniature claws

scrabbling against the glass that holds it back  
from the world inverted in its alien gaze.

*For Tony Hoagland*

[中国] 姜涛 / 托尼·巴恩斯通、明迪 合译

Jiang Tao (Chi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ony Barnstone with Ming Di

### The Bird Scripture 鸟经

After I thought you dumped me  
at night, alone, I fumbled for paper and direction.  
That's why I renovated the house, excised  
your name from the title,  
chose overnight which girlfriend to be hostess here  
and make a life with me.  
I didn't know you'd move back,  
right next door, performing for the rich.  
The party on the top floor over there  
has reddened the night sky here. I can't help imagining  
your sweet and vulgar clothes and exaggerated flirting,  
but you must have a cold: your voice sounds choppy and hoarse.  
You must have worked hard.  
I wonder how many slobberers you've attracted  
during the days of our separation

with the tip of your tongue like a pure spring  
in the desert, navigating them through the poison air.  
I'd also trailed you like this, once, carrying a writing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bridge to the post office,  
from Haidian District to the East Side.  
I write these thoughts and sometimes can't leave the bed.  
It's all bygones, not even worth mentioning—  
yet how I wish you would fly over the wall to see me,  
the new me, see my new home and new bride.  
But nothing has changed, stars migrate and spin,  
people and oceans are churned,  
yet mountains and stones stay the same  
and I'm still living in the  
old battle diorama.

[ 美国 ] 托尼 · 巴恩斯通 / 冷霜译

Tony Barnstone (US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eng Shuang

## 噩梦之吻

一次亲吻中，尽管他嘴张得  
越来越大，她小小的颌骨  
却轻轻碎裂而僵住，看啊发生了什么：  
她仿佛掉进一座敞开的坟墓，  
他最终吞下了她，而她迷失

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国度  
那儿的红土地随毛细血管跳动  
在带电的星星下。一个吻带她到此处，  
一个头脑简单的吻如雨砸下，令她  
血涌上头，一个噩梦之吻，一个不搭调男人之吻；  
为什么她吻的男人有这样一张嘴巴，  
这样粗壮的牙齿和下颚，这样的舌头，而不是  
一个会让她感到自在的人，  
一个更细致的人，没这么贪吃。

原作： Nightmare Kiss

The middle of a kiss, and though he opened  
up wide and wider, her own small jawbones gave  
a little crack and stuck, and look what happened:  
as if she'd fallen in an open grave,  
he swallowed her at last, and then she wandered  
in a dark saturated country where  
the red land throbbed with capillaries under  
electric stars. A kiss had brought her there,  
a simple kiss that rained and filled her head  
with blood, a nightmare kiss, a wrong man kiss;  
why had she kissed a man with such a mouth,  
with such thick teeth and jaws, such tongue, instead  
of kissing someone who would let her out,  
kissing someone nicer, who ate less.

## 强行军

我本是南京的一个学者  
日本人抓了我。青烟从路边破屋  
飘起来。我因为悲痛而  
说不出话，双腿战栗，但我  
默默吟诗，捱过了一些时间。  
白骨缠结在灌木丛里。<sup>1</sup> 中国的  
瓷瓶破碎了。<sup>2</sup> 然而，我仍追寻着  
一星半点的希望。我尚未入土。  
黄昏时我们扑倒在路上，发如  
野草，衫似碎云地入眠。我瑟缩于  
一个深深的梦中，迷惑了。是有人惊叫，  
还是我自己？那是一声呜咽吗？我听到  
风吹着雨，当我的梦中  
巨大的铁马在一条冰河上疾驰。<sup>3</sup>

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南京，1937

原作：Forced March 强行军

I was a scholar in Nanjing until  
the Japanese took me. Smoke rises from  
the broken houses by the road. I'm dumb

1. 以上几句有意地与一些中国古典诗人的诗句构成互文，如王昌龄《塞下曲·其二》：“白骨乱蓬蒿”，以及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其三》：“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2. 此句既表“金瓯缺”之意以指涉南京陷落，也暗含一个语言游戏，即兼用了China（中国）和china（瓷器）二意。

3. 这里显然取意于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但作者将之重构以一个幻觉的想象。

with grief, my legs are quaking, but I kill  
some time by chanting poems beneath my breath.  
White bones are tangled in the brush. The vase  
of China has been shattered. Still, I chase  
a hope or two. I'm not yet in the earth.  
At dusk we fall down in the road, our hair  
wild grass, our shirts torn clouds, and sleep. I shiver  
through a deep dream, confused. Did someone scream,  
or was it me? Was that a sob? I hear  
the wind blow rain, as on an icy river  
great iron horses gallop through my dream.

Professo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anjing, 1937

[ 中国 ] 冷霜 / 托尼·巴恩斯通、明迪 合译

Leng Shuang (Chin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ony Barnstone with Ming Di

### Rereading Mandelstam 重读曼德斯

Heavy trucks rumble far off  
like rollers washing into shore.  
Only me on the lake's new ice  
that trembles with the earth.

How fine it is, this thin light  
still carrying warmth of distant years

and splashing into my eyes——in the cold  
airflow I see the pointed face of a star!

[ 斯洛文尼亚 ] 布莱恩 · 莫泽蒂奇 / 胡续冬 译  
BRANE MOZETIČ (Sloveni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Hu Xudong

### 13

我从梦中惊醒。数十年前痛苦不堪的猪叫声  
震天价响、不绝于耳。  
屠夫已在院中，那畜生知道  
它将被拖去宰杀。我从未目睹过这场景，  
就算曾经看见过，也是在不懂事的时候。或许  
是我爷爷宰兔子那次。他  
用力抡起兔子的后腿，把兔子脑袋  
在墙上砸了个稀烂。然后  
他才开始用刀。我记得当他剥兔子皮的时候  
从兔子身上冒出的热气。我握着兔子尾巴，  
像是在进行某种无效的抚慰。我不愿  
去碰那坨肉。尽管看上去并不危险，  
这瘦弱的人却带来如此多的死亡。那么我呢？  
我有没有使用过暴力，有没有谋杀过儿童，  
把他（她）扼杀在萌芽中？或者我仅仅是阻止了  
另一个生灵深陷于磨难、无尽的困惑  
和满是恐惧的生活之中？春日已至。

猫咪有了一窝小猫猫，毛茸茸的小球球们。  
但她聪明地把它们藏了起来，我们只是在后来  
当它们长得足够大、已开始在我们房前屋后奔跑时  
才看见它们。丝毫未受干扰，我爷爷开始了他的杀戮。  
他拿出了一个装土豆的麻袋。在梦中这麻袋笼罩在我头顶。  
他的双手遍布抓痕，他把猫猫们一个接一个全都装进了  
麻袋里，最后得意洋洋得把袋子系紧。我哭着说不要，不要，  
挡住了他的路，但他一把就把我推到了一边。  
他把麻袋扔进了附近的池塘里，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毫无知晓。他手上的血  
似乎已经转移到我脸上。我在镜中看见了这血迹。  
我独自躺下，死死捂住耳朵，我紧闭双眼，  
但那声音在那里，那画面在那里，  
那血迹在那里。

## 13

I WAKE UP WITH A START. FROM DECADES AWAY THE AGONIZING  
squeals of the pig, ear-splitting, interminable.  
The butcher's in the yard and the animal knows  
it's being dragged to slaughter. I never watched,  
except maybe the first time, not yet knowing. Or  
that time that my grandfather killed a rabbit. He  
grabbed it by its hind legs and smashed its head  
against a wall with all his might. Only then did he  
use a knife. I remember vapor wafting off it as he  
removed its skin. I was to get the tail, as some sort

of consolation that didn't work. I wouldn't touch that meat. Although he didn't look dangerous, the slight man brought so much death. What about me, haven't I been violent, haven't I murdered a child, nipped it in the bud, or perhaps only prevented another being from suffering, endlessly doubting, living in never-ending fear? It was springtime. The cat had had kittens, tiny fluffy creatures. But she'd been hiding them cleverly, we only saw them next when they were quite big and running around our house. He set off on his hunt, undeterred. He took a potato sack; in my dreams it folds over my head. His hands all scratched, he stuffed them in it one by one, finally tying it up in triumph. I cried no, no, blocking his path, but he pushed me out of the way. He submerged the sack in a nearby pond an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next. As if the blood from his hands has transferred onto my face. I see it in the mirror. I lie alone and press my ears shut, my eyes shut, but the sounds are there, the images are there, the blood is there.

31

我又坐在了这张床上。床框已朽，  
满是虫眼。夜色从小窗户里倾泻进来。  
苦逼啊。房间对过原本有一个柜子。那上面，

有台古老的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罩着个  
涂满彩色条纹的玻璃板，底部都涂成了蓝色，  
中间是黄色，顶上的剩余部分涂的是  
红色。或者是相反的顺序吧。他会过来  
看动画片，他们家没电视。然后他会稍微在这儿  
赖一小会儿，如果他们没把我俩轰走的话。  
他们有时会忘了我们。黑暗的人形在屏幕上  
动来动去，对的，中间是黄色的，有时候还会  
带把匕首，看上去很惊悚。我们喜欢看恐怖片。  
我们蜷缩在填满鸡毛的羽绒被底下，  
我一直搞不懂，羽绒被为什么总是白色的。  
细小的鸡毛会从被面里支棱出来。我们颤抖着，  
当他被吓得叫出声，我会把头钻进羽绒被里。  
细长的手指掐住某根孤独的脖子引发的颤抖  
远远不及他的零距离、他火热的身体以及不知如何  
隐秘地放置我的手所引发的战栗，直到那激动人心  
的一刻：我不经意间碰到了他的  
鸡鸡。那些该死的恐怖片，总是那么短。  
只是到很后来我才意识到，它们其实从未终结，  
它们已从屏幕走到了我身上，让我卷入了  
那些没有彩色条纹的动作场面。此刻，你和我  
在酒店的房间里。没错，你没有用你细长的手指  
掐住我的脖子，你只是一直在灌我伏特加。  
你自己灌得少些。你在我面前摇摆，在我身上  
磨来蹭去，直到我无法抑制自己。你打开电视  
切换着频道。恐惧进入到我的身体，  
令我在床上紧贴着你。

I'M SITTING ON THIS BED AGAIN. ITS FRAME IS old and wormy. The small window lets the evening in. Misery. Across the room there used to be a dresser. On it, an old black-and-white TV set. Over the screen there was a pane of glass with color stripes that tinted everything blue at the bottom, yellow about midway, and red the rest of the way up. Or maybe the other way around. He'd come over to watch cartoons, they didn't have a set at his place. Then he'd stay on a bit longer, unless they shooed us both out. When they'd forget about us. Dark figures moved about on the screen, well, yellow in the middle, and occasionally a knife, which made it scary. We loved to watch thrillers. We'd cower under a duvet filled with chicken feathers, always white, I don't know why. Small feathers would escape through the lining. We'd tremble and when he groaned, I'd pull the duvet over my head. Shaking less from the long fingers throttling some lonely neck than from his proximity, from his hot body, from the tension of where to surreptitiously put my hand, until it took my breath away when I accidentally brushed against his penis. They were always too short, those thrillers. Only much later did I notice that they never ended, that they stepped off the screen toward me, entangled me in their action, minus the color stripes. You and me in a hotel room. True, you're not throttling me with your long

fingers, you just keep pouring me vodka. You pour  
yourself much less. You sway before me, rub yourself  
against me, until I can't hold back. You turn on the TV  
and switch channels. The terror passes into me, and I  
press close to you in bed.

## 44

每日每夜，童年时的画面都如幽灵般  
徘徊在我的脑海。又是那个养鸡场。  
那只白色的母鸡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它似乎  
是买来下蛋用的。在一群灰毛鸡中，它显得  
格外孤单。我立即认定它是我的了。  
我在养鸡场里跟着它，给它喂玉米，蹲在  
它身边，天黑后还跑到鸡笼里去看它是否真的  
用一只腿站着睡。但它从没下过蛋。  
我们要这家伙做什么，爷爷骂道。养着它  
纯属浪费，它屁用都没有。我们要把它杀来吃了。  
不，不能杀这只鸡，它是我的！我咆哮了。  
你看，它多漂亮啊，浑身洁白，她多善良啊，  
绝无害人之心。但爷爷并未就此罢休。  
几天之后，奶奶开始对格外关切地  
盯着这只母鸡看。它的行动有点奇怪，  
奶奶对我说。去把它抓来给我瞧瞧。我跑去  
抓它，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地上的鸡屎，  
它刚好趴着，很方便把它抱起来，递到  
奶奶的手中。它迅速地把鸡翻转过去，

弄得它像咽气了一样。她掰开了母鸡的嘴。  
我没猜错，奶奶说。来，你过来看。  
看看它舌头上的这块黑斑。  
这说明它快死了。它得了一种治不好的病。  
我死死地盯着那块黑斑，几乎没有听见  
奶奶的结论。我们最好杀了它，不然  
它有的是活罪受。我没有去观看他们的仪式。  
我藏进了花园里，感觉自己被耍了。  
他们不准我拥有我心爱的鸡鸡。但是  
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哀悼。自那之后  
我有大量的机会练习哀悼。

44

I'M HAUNTED BY CHILDHOOD IMAGES.  
Day and night. That poultry yard, again. The white  
hen engraved on my memory. Maybe it was  
bought to lay white eggs. Alone among gray-  
mottled fowls. I made it mine straight away. I  
followed it around the yard, fed it corn, squatted  
next to it, checked the coop after dark to see if it  
really slept on one leg. But it never laid any eggs.  
What are we gonna do with it, ranted grandpa. It's  
a waste keeping it, it's no use at all. We'll kill it  
for meat. No, not this chick, she's mine, I cried.  
Look how pretty she is, white all over, and nice,  
she's never mean to anyone. But he wouldn't let

it go. A few days later grandma started looking at the hen with concern. It's acting kinda strange, she said to me. Go on, fetch it for me. I went to get it, careful not to step in shit as always, it crouched down so I could take hold of it, carry it into my grandma's arms. She quickly flipped it over and the hen went like dead. She pried open its beak. Just as I thought, she said. Come here, look here, this black spot on its tongue. It means it's gonna die. It's got this disease. I fixed my eyes on that black spot, barely hearing her conclusions. We better kill it, it'll just suffer otherwise. I didn't watch their ritual. I hid in the garden, feeling I'd been outsmarted. They wouldn't let me have my chicken love. But they taught me how to mourn. And I had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late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amara Soban

[ 中国 ] 姜涛 四首 / 布莱恩·莫泽蒂奇 译

Jiang Tao (China) translated into Slovenian by Brane Mozetic

## OPIČJE PLEME 古猿部落

Sadeži padajo vsepovsod po gozdu, krvava preproga

je legla, ko se je zemlja premaknila  
Zdaj se je voda umaknila in tigrovi sabljasti zobje so zgnili,  
zberemo se okrog jase za pogovor o naši prihodnosti  
Stari lezejo iz evolucije, mahajo s stisnjenimi pestmi,  
mladi pa ne znajo držati jezika, radi bi jedli  
jelena, čofotali po nizki vodi,  
brez želja, da bi "gore premikali". Od Severa do Juga  
je celotno polje jedilna miza  
"Republika" mrmra, medtem ko diktatorji  
preganjajo muhe in komarje  
Na srečo vsi stojimo pokončno in zlahka vidimo  
kaj prihaja, da prelomimo člene prehranjevalne verige  
Toda naš trud v oktobru vedno naredi  
presežek: ne rabimo barv po obrazu, kuhanja ali mišic  
za ogenj, samo naši samci kar naprej prevračajo  
samice, medtem ko opevajo njihovo živalsko lepoto  
Toda da bi izrekli besedi Ljubim te, bo potrebno  
vsaj še dva milijona let  
pomladnih češenj in jesenskih mesečin

### ZAPEČKARSKI FANT 宅男

Nekako sem privzel nepogubno navado,  
da hodim ob progi in pozdravim  
v esperantu, če srečam rumenega psa.  
Kdaj gre mimo tramvaj in v njegovih oknih  
opazujem uradniške lepotice

ter se sprašujem, katere so že leta trpinčene.

Ob cesti negovano cvetje in rastlinje,  
blizu javno stranišče, zgrajeno z lokalnimi davki,  
na vsaki strani pa dve stranki  
ki se prepirata, potita, ter dajeta staremu tiranu  
možnost, da vodi prihodnost tega kipečega mesta.

Že dolgo ne živim tu in si v prihodnosti  
tudi ne želim – kaj lahko pustim za sabo  
s svojim majhnim ležernim življenjem?  
Zato sanjam, da naletim na velik požar, vlomilca,  
gnusen umor; in vdre policija s svojimi  
neprebojnimi jopiči, ukažejo mi, naj se predam,  
jaz pa lovim sapo  
in s hripavim glasom govorim s tujim naglasom.

Uklenejo me, ponižajo,  
zakrijejo, me kažejo po televiziji,  
obtožijo z velikim pompom, potem pa tiho umaknejo,  
posadijo na letalo in izročijo tudi tiranski deželi,

kjer ljudje hodijo in spijo zadovoljno in zmagoslavno.  
Par izgnancev je v njej že zgodaj osivel –  
in radi prepevajo “Klateško dušo”  
po par kozarcih.

## POEZIJA IN RESNIČNOST 诗与现实

Pred šestimi leti sem prišel sem  
s svežim licem in polnimi pljuči,  
kar naprej sem stikal okoli,  
da se je zaradi mene avto zabil v pobočje.  
Voznika, domačega Tibetanca, je zaprla policija.  
Spodaj sem slišal bučanje reke  
in glasove ljudi v gorah:  
Zaradi česa si tu?  
A tedaj nisem imel družine, niti hiše,  
niti več kot deset let resnega študija.  
Kako bi lahko odgovoril?  
Zato so mi kar naprej dajali piti,  
da sem govoril mestne vice,  
a zrak je bil prerezek, jecljal sem,  
se kot kamen po zasneženi gori  
skotrljal v avto  
in se odkotalil nazaj v Peking.  
V Pekingu je bilo več krogov, jaz pa sem bil  
plašen, reven, in moje dekle je bilo v globoki depresiji,  
zato sem se odločil živeti v predmestju.  
Odtlej je vse teklo samo od sebe.  
V soseski je zrak svež,  
vse je zeleno, celo ljudje. Sosedje  
so skoraj dar zemlje, nobenih elit.  
Gledam TV, da vem, kaj se dogaja.

V teh šestih letih je imela dežela svoje vzpone in padce.  
Ali ves ta razvoj na zahodu ni pripeljal nikamor?  
Železnice so pripeljale več nahrbtnikov  
in več sičuanskih deklet.  
Vsi so prevzeti, prav tako bruhajo  
in sanjajo o svojem domu na tri tisoč metrih višine,  
toda pošteni so, ne sprašujejo,  
usoda in dolarski bankovci so povezani.  
Šest let je minilo v hipu.  
Najboljši med njimi  
so najverjetneje že spali skupaj.

### POPOLDNE, KO SEM PRIČEL UČITI 一个作了讲师的下午

Ogromna skupina črnine –  
kako to, da lahko tako zlahka prepoznam moško  
in žensko, prijetno in zlo, mrčes in nezemljane?  
Čas se počasi z jezikom  
pomika od mojega levega do desnega lica.  
Ko se ustavi, je ura končana, oder je strm  
kot pečina.

To je torej svet, večji, kot sem mislil.  
Pod vsakim listom  
se skriva študentovski par in si kraje poljube. Na slovitem jezeru,  
ki je kot scalina (čeprav ni znamenito zaradi tega),  
plavajo veliki grobovi.

Ni ti treba biti pripravljen,  
samo usta odpri in boš preobražen  
– v bistvu si vselej pripravljen. Toda  
glede na prejeto sporočilo, se mora  
moja evolucija, kar ni lahko, začeti od krilatega insekta.

[ 伊朗 – 美国 ] 修蕾 · 沃尔普 / 明迪 译

Sholeh Wolpe (Iran-US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 外来者 The Outsider

我知道做外来人是什么滋味，“外国营”。

当文字仅仅是音乐

我知道英语怎么发音。

当你不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

我知道你怎样感觉。

称他们

——“美利坚营，英格兰营，法兰西营”，

看他们

视我为外星人，移民，“伊朗营”。

但我在此地很久了。

他们可能叫我美国人，

连同美国丈夫  
美国孩子……

但记住——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说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口音。

\* 引号内原为波斯语

### 德黑兰高空 High Above Tehran

我们是流亡者，亡者的孩子  
融进土壤，不留痕迹。

而我，甚至在一万里之上  
看这块土地，也是家，不可分离。但看啦

连飞机的影子也在逃离。

### 保护区 Sanctuary

家是一颗缺席的牙齿。  
舌头想找到硬度  
却落  
空。

## 埋葬的故事 Buried Stories

母亲说埋葬  
你的耻辱故事吧  
深深埋入肝脏  
把它们带进  
坟墓。

但负担过重的肝  
在受压的大地寂静中  
会爆炸，毒害  
蚯蚓，水，  
土壤，以及朝太阳生长  
养育我们孩子的庄稼。

## 阿扎，悲伤的仪式 Azza, The Ceremony of Grief

妇女在黑岩石里  
她们的身体，捶打胸部，  
女孩童在服务，玻璃  
器皿，冒热气的褐色的茶  
塑料盘托着巴卡拉。

在这里，眼泪如同小溪  
打湿了华丽的波斯地毯  
庭院里——  
她把煤油倒在头顶，划根火柴——

银鱼在小池塘里漫游，浑然不觉，  
泪水渗入土壤，寸草不生  
只长出苦药的悲哀小枝。

而在院子的另一边，男人们坐在那里  
抽水烟管，嗑咸开心果。

那个要把女孩带去当新娘的屠夫  
正坐在绣花靠垫上，抚摸他弯曲的灰胡子。

\* 阿扎，位于伯利恒的巴勒斯坦难民营。

是歌声把我接生到这世界 I Was Sung into This World

( 我被唱进这世界 )

我在少女时代睡觉的同一张床上  
降生到这世界。  
我姑姑，助产士，棕色大眼睛，  
脸颊上有块太阳形状的伤疤，  
她坐在我母亲子宫的门口，  
用唱歌把我接到这世界：

来来小不点，来来小亲亲  
这里很美，快来快快来  
小不点快来，小亲亲快来  
我们有歌，有光，有月亮有爱

来吧来吧  
心在这里开花，将你接纳  
不要耽搁  
来来 来来 来来

我跟着这首歌走进这世界。  
如今我姑姑芳华已逝，患了癌症，  
她的蓝宝石翅膀张开。  
我坐在她床边，让她发誓  
当轮到我时，过来找我  
用同一首歌  
把我接到另一个生命里。

\* 斜体为波斯语

### 每一天 Each Day

她醒来，有些事物就变了。  
笼子里的鹦鹉停止说英语。  
蚂蚁线已跳过了糖浆。  
草坪改变了主意  
现在朝左倾斜。

电台改播歌剧，香蕉  
变软了，像草莓。  
空气，被光破坏，此刻正  
从瓷器柜，往放刀的抽屉

航行，天窗滴落着叶子。

乌鸦用尾巴蘸白油漆，  
肥胖的侏儒山羊爱上了狼，  
爱变得这么红，树木弯下  
长满叶子的头，咳血。

### 流亡 Exiles

看这泡沫嘴的海  
怎样舔自己的岸，  
飞溅，翻卷  
愤怒地冲过来重新认领  
它的鱼——盘旋于死亡的坦克  
拥挤的咖啡馆。

海来了，它涌过来  
却不上岸……

如同我们从不抵达  
无论我们怎样试图  
要把我们的亲人  
从饥饿的大胡子蛇神，  
以及窗口饥饿的房间，  
防声音的面纱下解救出来。

我们的舌头舔带刺的时间岩石，

抽象味道的血沫：

“非正义”，“践踏”，“自由”，  
我们的眼睫毛愤怒地抽打，  
我们的眼睛声称疼痛……

但如同海一样，我们反复涌来  
凶猛地，永不上岸。

### 我弟弟在加拿大边境 My Brother at the Canadian Border

——给奥米德

我弟弟和他朋友，这些毫无常识的博士们，开着红色马自达去加拿大，他们在边境停下，哨兵俯身向前，问：去哪里啊小男生们？我弟弟眼里看着欢迎来到加拿大的牌子，嘴里说：墨西哥。哨兵眨眨眼，后退几步又向前，说：先生，这里是加拿大边境。我弟弟转身看他朋友，从他手里抢过地图，砸他的光头，大吼：你这蠢蛋白痴，你把地图拿倒了。

审讯室里放满了金属桌椅，轮子尖叫，荧光灯嗡鸣，最后是问题轰炸：  
种族？

我弟弟语塞，坦白：我真的不知道，我父母从来没说过。桌子后面的女士睁大蓝眼睛，吸口气看我弟弟的橄榄色皮肤，褐色眼睛，金色毛发遮盖他胳膊和腿。那女人消失到塑料隔板后面，然后抱着一本落满灰尘的书，厚如战争与和平，走出来，说：这个会告诉我们你是什么种族。你父亲在哪里生的？她问道，一边把角架眼镜戴上。波斯，他说。你的意思是伊一朗—？

我朗，你朗，大家都朗，他笑道。你母亲从哪里来？声音冰冷如枪支。土

库曼斯坦，他回答。她把一根手指头放在书上图标上方的一个字上，再把另一个指头放在页面最下方的一个字上，把它们联系起来，就像一个疯子数学家弯腰破解一道犯罪题，零乘零再除一。她的手指停在一个字上，宣布：你是白种人。

我弟弟向后踉跄，一只手放胸前，眼睛睁得老大，嘴巴呈哦型，哦上帝啊！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然后对着房间，对着女士和警卫：我是白人。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去加拿大，假装是墨西哥。我终于是白人了，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扣留在此。

[西班牙] 尤兰达·卡斯塔纽 / 明迪译

Yolanda Castaño (Spai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庆贺的面包（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

BREAD OF CELEBRATION (IT'S AN UNFAIR WORLD)

世界是一个没有前台的宾馆。

能说会道的天赋不是人人共有的东西。

面包和鱼也不是那样分配的。

肉运到右边的船舷，鱼骨头送给左边的码头。

你会失去你的头，雨会下帽子给你，

富人将会有钱，穷人将会有孩子。

我知道一块面包，我会把它切成块，

微乎其微的小块，足够留下多余的，  
如果面包屑也可以填一张口，  
如果它能够满足人甚至可以解开一个舌头。

如同泰坦尼号上救生艇的荣耀，  
梳子之林为那些  
秃顶的。

“罗马或全世界”的修辞法：即不是这里也不是预期。  
胡须缝起来给那些缺下巴的。

有些嘴被授予三秒钟记忆。  
神会把面包  
给牙齿更少的。

## 通往天堂的高速 HIGHWAY TO HEAVEN

I

不可能的曲线疤痕留在高速公路上，  
忽隐忽现最终直接背离边界线。

我这秒杀美女会是什么样子  
砸在挡风玻璃上鲜血淋漓，  
我的乳房真实状况会是什么样子  
它们永远不会再  
再一次

落下？

II

正义胶囊。

此地与空无之间一个毫无价值的运动。  
一时的不留神，一个愚蠢的机会裂缝  
我骨头的  
玫瑰红重量  
抵制鸿沟。

一只冷蝴蝶从路上穿过，  
我眼睛被它的飞跃擒住，  
我很幸运。

一二，一二，一  
二。

III

如果此时此刻  
最小的不幸穿越我的车道  
我的年轻运气立刻炸毁，  
没有人会看到什么  
阴影或可疑  
闪闪发光的美丽

在路边我的尸体中。

IV

到了晚上，高速公路像一个电子游戏。  
最乏味的黑暗并不让我困惑。

仿佛一个间歇  
我的青春，一条可卡因线，有时  
弯曲。

我的轨道后面，轮子兴奋。

我加快速度  
同生命离开这首诗一样快。

假装她感觉到的痛是痛  
PRETENDING THAT THE PAIN SHE FEELS IS PAIN

我的长相意味着我喜欢  
我不喜欢的东西。

人人都闭嘴  
说话。

就像这样。  
洞穴的墙壁，在那里一万年以前

有人玷污了石头的天然精华。  
硬币，变换的钱币，  
一个女孩出生，基因里带有美，  
心理障碍造成麻脸。  
像影星海蒂·拉玛的性高潮，像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眼睛。  
在一个国家人不必是人，  
可以仅仅  
看起来貌似。  
手套脱下，  
一阵淡香，最负盛名的  
配音学校。

资本是噩梦  
在象征性的资本能力中被捕获。  
最值得炫耀的是：太平间妆。  
多年的辛苦变成骑手花岗岩。  
贫穷行业，菜园里的化学元素钨。  
就像一个剧烈运动的身体，明明知道  
但假装清白。  
廉价的假睫毛，与本身  
相同的现象。

如同政治诗混淆于  
浴室镜中的自画像。  
邪恶的借代。  
规范性扭伤。  
舞台，节目单，从话语火灾紧急逃生。

有种事物 根伸向空气但渴望  
回到土壤中，一旦时间  
过去，便投射入光——  
如同马铃薯发芽的眼睛。

诗的目光也是如此：  
工作蚂蚁在单个文件里，  
永远被压平  
在永恒的线路上，

手势的碎末  
看起来就像  
别的东西。

### 托尔斯泰的苹果园 APPLES FROM TOLSTOY'S GARDEN

我，  
曾沿着内雷特瓦河堤驾车，  
也曾在哥本哈根热气腾腾的街上骑自行车而筋疲力尽。  
我，曾用手臂测量萨拉热窝的洞岩，  
曾在驾驶座上穿越斯洛文尼亚边境  
并在双翼机上飞越过贝坦索斯河。  
我，从停靠在爱尔兰海岸的渡轮上出发，  
到达科斯博卡湖的欧美特佩岛；  
我永远不会忘记布达佩斯的那家商店，  
特赛利亚的棉田，  
以及我 17 岁在尼斯一家旅馆度过的一个夜晚。

我的记忆在拉脱维亚的尤尔马拉海滩上打湿了自己的脚，  
在第六大道上感觉回到了家。

我，

在利马乘出租车差点死去，  
穿越过帕克若基斯明亮田野的金黄，  
跨越过亚特兰大那条街，同玛格丽特·米切尔一样。  
我的脚走在埃拉弗尼斯的粉红沙滩上，  
穿过布鲁克林街角，查理大桥，拉瓦列小街。

我，走过沙漠去索维拉，

从蒙巴酋山顶沿着索道滑下去，  
我，不会忘记睡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那个夜晚，  
奥斯特若格的修道院，米特奥拉的石头。

我，曾在甘特广场中央大声喊一个名字，  
曾经穿戴希望抄近路走遍博斯普鲁斯，  
奥斯威辛那个下午之后我再也不是同一个我。

我，

朝东开车一直开到靠近波德戈里察，  
在瓦特纳冰川被雪覆盖，  
我，从未感到有如在桑特丹尼斯路上的孤独，  
再也不会品尝到科林托那样的葡萄。

我，有一天会摘

托尔斯泰园的苹果，  
我想回家：  
整个阿科鲁尼亞  
我最热爱的  
避难所  
正是你。

## 自画像 SELF-PORTRAIT

而我，我女儿们的女儿，将被纯粹的炫耀瓦解，这不幸的尤兰达移民的一致性。我，真空君主，意外冒险事故的自我中心者。我必须测量记忆与遗忘的准确剂量。所以我从后视看到路径。所有这些出生于我的黑暗根源。没有一个方向不包含我，没有一个民族不是从我这里升起，没有一个密码军队不是用原始的手指找到我。我研究我的脚步。就像一个符号森林，我无法触摸。皮肤脱了几层，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到达。轻浅的花园，风困在手中，无限的网格。我放弃呼吸之家。我希望知道如何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只动物在过剩供应的遗忘上发胖。但我懂口技会模仿别人的声音，我，疯狂的暴君，文盲。带着宏伟的历险书蹲在外阴部。她什么也不懂，但感觉到一切。我会模仿别人，她用石板的声音唱歌，跑着穿过沉重的走廊。人工流产是一种责任，严肃的需要，是一种蔑视。我记忆的苍白长袍可能会盖住我将成为的皮肤。你每天晚上尽职地看我给贪心的尤兰达写热烈情书，天亮时写颂词，她知道如何销售自己，知道在哪里结束。

是我在地下室，我的名字里面被粉笔腐蚀。同心圆房间。我的智力可能不会贿赂我的感觉。触摸，特权，需要投掷自己。我的头不会迎合我的骄傲。尤兰达这士兵，商人。因为我两者都不是，她是等待的那一个。我是燃烧的风火轮驾驶。一个自我中心者，因为她是独唱者。她的痛苦就是快乐，因为这种美会建立王朝。然后用一个禁欲主义者的一丝不苟的关注，我将收回破镜的那些微小而迷人的碎片，我就是破镜。尤兰达将在她的双臂之间为我建一个茅草屋，我将在那里学习回家的难言幸福。

看那最后的来临，女性将被制作成“文字”。我宣布：“我是 Adnaloy 的唯一后裔，她将在地平线上伸开她燃烧的手指，她将下沉，放弃礼服，披上麻布，随后躺下，把她的心脏献给野兽的好胃口。”

\*Adnaloy 是原作者名字 Yolanda (尤兰达) 的反写。（译注）

（原作为加利西亚语，被直接译成英语。此处根据不同译者的英译版转译）

[中国] 明迪 / 尤兰达·卡斯塔纽 译

Ming Di (China)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by Yolanda Castaño

Otoño, o alguna suerte de viaje 秋天，或某种远行

Hundirse en el otoño es como abordar un barco pirata,

fácil subirse a él pero difícil bajarse.

También yo debería dejar a mis días de verano marcharse,

dejar crecer la soledad en doradas amapolas—

cuánto más lejos estoy de ti,

    más ancho es el océano de flores.

Tú no me dices adiós ni navegas conmigo tampoco,

pero desde la otra orilla pones mi viento a dormir—

tras el cañón, tras el glaciar, volverá la primavera.

Olvidaste que el susurro de las musas podía calmar el dolor

todavía más que el opio, las flores del olvido—  
me tomo un poquito, y el barco acabará cayendo.

[ 南非 ] 姆芭丽 · 诺斯丁茨 / 里所 译

Mbali Kgosidinisi (South Afric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i Suo

我站在我的非洲和我之间 I stand between my Africa and me

我曾做过一个题为“博兹瓦纳出美人”的访谈，  
我发自内心感到自豪尽管事实上我出生在德班，但是让我们忽略这  
一点，这仅仅是一个细微的术语，  
每当我通过特洛昆边境的岗哨被一个有着鼻音的慵懒的海关官员欢  
迎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回到家里了，  
现在每当回想起这些我就会很想家，尽管除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我并不经常回家，这一次却被盖上南非公民。  
如你们所知，每当我填写表格的时候，我常常感到遗憾他们没有把  
南非非洲发展共同体当作是一个国家，  
在家族的荫庇之下，我的生活会过得容易，  
我恰好将“综上所述”写在原国籍的旁边  
当被问到你来自哪里的时候，我本并不需要背诵一段关于我个人的  
历史  
关于身份的问题变成了各种有趣的故事和一连串诗意的童年记忆  
我记得炙热的哈伯罗内港口，上扬的灰尘  
我记得热乎乎地坐着，拍打苍蝇。空气黏腻，嗓子发干。  
我们捕捉橙色罐子里的水滴，慢慢成长。

我们的脚丫在雨中跳舞，不是为了取乐，那是生活所迫。  
我们特别渴。草原干燥缺水，那就是我的家乡。  
我们幸存下来。我们在沙漠中充满活力的生活，那沙漠被我抛弃很久。  
晚上，我们在妈妈的催眠故事中入眠，那故事像是小鼓，敲我们的心。  
鼓声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还太年轻，未曾见那鼓声保存了我们的母语。  
我们的祖先无处不在。  
血统会延伸出边界。  
我们的表兄妹在赞比亚，我们的姨妈在津巴布韦，我在津巴布韦有  
遗产。  
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她说她的名字叫 Awino，她说你有鲁瓦人的  
本性和骄傲。  
当我抵达内罗毕，他们会用斯瓦希里语重复我的名字，并解释说它  
意味着遥远。  
它让我有无法言说的感动，那是我真实的感觉。  
我努力地奔跑，跨域那条无形中的界限，以便尽力呆在安全的一面。  
那是对我最方便的。  
我，一个新非洲人，盘算着怎样说明我来自哪里，怎样跟他们更近，  
更像是非洲人  
我用法语对在街上工作的保安，医生和牙医说你好，因为他们再也  
回不去了。  
在我的脸书里有一个来自马里的朋友  
我已近学会了基宗巴风格  
我以 VIP 的身份参加莫桑比克的聚会  
我激烈地参与关于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讨论  
我轻松地玩着，同时我又很严肃地忧虑，盘旋在我头脑中的想法是  
    我将会跟来自尼日利亚的男孩约会吗?  
我有异域恐惧症 .....

[ 南非 ] 佐拉尼 · 米基瓦 / 冷霜译

Zolani Mkiva (South Afric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eng Shuang

### 泥土的儿子 Son of the Soil

我是泥土的儿子  
是这片土地所生女儿们的弟兄

我没有芬芳的嘴唇  
但说出的都是事实

我没有狗一般灵敏的鼻子  
但我能分辨出空气的污浊与清新

我没有猫的眼睛  
但我能看清我的大陆真实的色彩

我没有驴子的耳朵  
但我听得出什么有道理而什么是胡说

我没有一双柔软的手  
但我能尽我的微薄之力让我的人民摆脱耻辱

我的心不大  
但里面充满了爱的激情

那是对我的人民的热爱  
那是对我的祖国的热爱  
那是对我的大陆的热爱  
那是对整个世界的热爱

我是泥土的儿子  
是这片土地所生女儿们的弟兄

我从心底里就是泥土的儿子  
我从根底里就是泥土的儿子

泥土的儿子  
泥土的儿子……

上帝保佑非洲 God Bless Africa

没有昨天就没有明天  
没有昨夜也就没有今夜

我们祖先的骨头在震动  
非洲大洋的波涛在轰鸣

激发前进的力量  
柔韧自如的可能

曾经有一个孩子  
生来痴愚而冥顽

不知礼节  
性情恶劣

今天这个孩子重新降生  
今天是这个非洲孩子新生的日子

他正等待领取新的出生证  
而膏油已准备好

让我们成为伟大思想的思想者吧  
让我们成为伟大事业的实干家吧

人们尚未获得的那作为礼物的成就  
终会得到，作为奋力拼搏的回报

非洲是人类的故乡  
非洲大陆属于未来

让我们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人类的故乡吧  
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  
他们告诉  
告诉他们

告他们诉  
他们告诉  
告诉他们

非洲是人类的故乡  
和属于未来的大陆

非洲和平  
非洲团结  
非洲自由<sup>4</sup>

[ 南非 ] 佐拉尼 · 米基瓦 / 修蕾 · 沃尔普译

Zolani Mkiva (South Africa) translated into Persian by Sholeh Wolpé

(ىبونج ىاقىرفا) اوىكىم ئىنالز :  
ىپلۇ ملۇش :مەجرىت

کاخ رسپ

مکاخ رسپ  
نىھز نارت خد ردارب

دنتسىن رطعوم مىاھبىل  
دنىوگىم نخس ارتقىقىح ىلىو

4. 这里的“和平”“团结”“自由”为斯瓦希里语。

مِرَادْنِ گَسْ یِ مَهَاشْ

مَسْ اَنْ شِیْمَ اَرْ نَبَرْكَ دِیْ سَكُونْوَمْ وَ نَزْیِ سَكَا یِوبْ تَوَافْتَ یِلَوْ

مِرَادْنِ هِبَرْگَ تَرَیْصَبْ

مَنْ یِبِیْمَ اَرْ مَاهْرَاقْ عَقْیْقَحْ یِاهْگَنْرَ یِلَوْ

اَمَا، مِرَادْنِ رَخْ شَوَّگْ

مَوْنْ شِیْمَ اَرْ تَسْ یِقْطَنْمَ اَیْ وَ مَنْ اَقْمَحْ هَجْ رَهْ یِلَوْ

كَزانْ وَ مَرْنَ تَسْ یِنْ یِنْ اَتْسَدْ اَرْمَ

مَرْبِیْمَ رَاكْهَبْ ، دِیْ آِمَ ربْ نَانْ آِ زَا هَچْنَآ رَهْ اَمَا

مَنْ اَهْرَبْ اَرْ مَنْ اَنْ طَوْمَهْ اَتْ

مَرْشْ وَ تَلْجَخْ زَا

تَرْدَقْ وَ تَوْقَهْ هَبْ تَسْ یِنْ یِلَدْ اَرْمَ

تَسْ اَنْمَ اَبْ قَشْعَقْ قَایْتَشَا یِلَوْ

مَنْ اَرَایْدَمَهْ یِارْبَقْ قَایْتَشَا

مَنْ یِمْزَرْسَ یِارْبَقْ قَایْتَشَا

ما هَرَاقْ یِارْبَقْ قَایْتَشَا

نَاهْجَ یِمَامَتْ یِارْبَقْ قَایْتَشَا

نَمْ مَکَاخْ رَسْپَ

نَیْمَزْ نَارْتَ خَدْ رَدَارَبْ

وَ كَاخْ رَسْپَ مَلَدْ

كَاخْ رَسْپَ مَاهْشَهْرَ

كَاخْ رَسْپَ

كَاخْ رَسْپَ ، یِرَا

诗东西

专辑：拉美诗选

Special Feature: Poetry from Latin America

特约编辑 范晔



## [尼加拉瓜]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 范晔译

埃尔内斯托·卡尔德纳尔 (Ernesto Cardenal, 1925-)，尼加拉瓜诗人、天主教神甫、革命者，当代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也是一位引发颇多争议的诗人。出生于尼加拉瓜的格拉纳达，1943年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学习，1948—194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美国文学。1954年参与了反对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两年后写下政治长诗《子夜零时》。1966年卡尔德纳尔在索伦蒂纳梅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建立隐修公社，贯彻福音书的精神，实践共同劳动的集体生活。《民族颂歌》、《索伦蒂纳梅的福音》等作品即这一时期的折射。后索摩查政府取缔了公社，并对卡尔德纳尔进行缺席审判。卡尔德纳尔在流亡海外期间，成为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FSLN) 的发言人，直至1979年尼加拉瓜新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政府文化部长，并出访欧亚拉美诸国。八十年代以来，卡尔德纳尔的创作激情丝毫未减，有多部作品问世：《羽蛇神》、《金色飞碟》、《宇宙颂歌》等。

### 为玛丽莲·梦露祈祷

主啊  
请接纳这个姑娘  
举世皆知她名叫玛丽莲·梦露，  
尽管那不是她的真名  
(但你知道她的真名，这个九岁  
被强暴的孤儿  
十六岁想自杀的小售货员)  
如今来到你面前没有化妆  
没有新闻发言人  
没有摄影师没有亲笔签名

孤单一个好像面对太空暗夜的宇航员。  
她小时候曾梦见赤裸着身子在教堂里（据《时代周刊》报道）  
人群在她面前下拜，脑袋贴地  
她必须踮起脚尖走路才能不踩到那些脑袋。  
你比心理医生更明白我们的梦。  
教堂，房子，洞穴，都象征母体怀抱的安全  
但也有更多的意义……

那些脑袋是崇拜者，毫无疑问  
(黑暗中一片脑袋在光柱下。)  
但那殿堂不是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片场。  
那殿堂——黄金与大理石——是她身体的殿  
人子在那里手持鞭子  
驱赶二十世纪福克斯的商贩  
他们把你祷告的殿变成了强盗的窝。<sup>1</sup>

主啊  
在这个被罪行和辐射污染的世界  
你不会只责怪一个小售货员。  
所有的小售货员都有过电影明星梦。  
而她的梦想成真（不过那是彩色印片法的真）。  
她只是完成了我们给她的剧本。  
我们自身生活的剧本。——是个荒唐的本子。  
主啊求你宽恕她也宽恕我们

---

1. 《马太福音》21章12-13：“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贼窝了。’”

为了我们的二十世纪福克斯  
为了我们人人有份的超级大片。  
当她渴望爱我们给她镇静剂。  
当她为无法圣洁而悲伤  
    我们提供精神分析。  
主你记念她面对镜头的恐惧  
以及对化妆的憎恨——坚持每一场都化妆——  
以及这恐惧如何日甚一日  
去片场的迟到日甚一日。

和所有的小售货员一样  
她曾经想当电影明星。  
而她的生活虚幻得好像一个梦  
供心理医生分析归档。

她的罗曼司是紧闭双眼的吻  
当双眼睁开  
她发现置身在射灯下  
    然后射灯全熄灭！  
他们拆掉房间的两面墙（那不过是片场布景）  
导演夹着本子离开  
    因为那一幕已经拍完。  
或者像一次游艇旅行，在新加坡的一个吻，在里约的一支舞，  
在温莎公爵夫妇宅邸的招待会  
    都只在寒酸公寓的斗室里观看。  
电影没有最后的吻就结束。  
她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床上手握电话听筒。

侦探们查不出她要打给谁。  
就像  
有人拨出唯一友好声音的号码  
却只听见录好的声音对她说：WRONG NUMBER  
又像有人被黑帮打伤  
伸出手摸索切断的电话。

主啊：  
无论当时她要打给谁  
却没打（或许谁也不是  
或许那人的号码根本不在洛杉矶的电话簿上）  
你接她的电话！

### “克劳迪娅，跟我一起要当心”

克劳迪娅，跟我一起要当心，  
因为克劳迪娅最细微的表情，随便一句话，一声叹息  
最小的疏漏，  
或许有一天会被学者们仔细研究，  
克劳迪娅的这支舞将被世世代代铭记。

克劳迪娅，别说我没提醒过你。

### “这将是我的报复方式”

这将是我的报复方式：  
有朝一日某位著名诗人的诗集到了你手里

你读着这些写给你的诗  
当时却一无所知。

## 诗篇 I<sup>2</sup>

不听从党的指示  
不参加它的集会  
不与匪徒  
或军事法庭的将军同桌  
这人便为有福。  
不监视自己的兄弟  
不告发自己的同学  
这人便为有福。  
不读商业广告  
不听他们的广播  
不信他们的口号  
这人便为有福。

[智利]尼卡诺尔·帕拉 / 范晔译

尼卡诺尔·帕拉 (Nicanor Parra, 1914-) 智利著名诗人。1933 年起在智利大学学习物理和数学，1937 年毕业，同年发表第一部诗作《无名歌集》，获城市诗歌奖。1943 年至 1947 年赴美国布朗大学进修机械，回国后被任命为智利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1949 年至 1951 年获资助赴英国牛津学习宇宙学。1954 年发表《诗与反诗》(Poemas y antipoemas)，在拉美诗坛引发巨大反响。帕拉崇敬维多夫罗、聂鲁达等诗人，但并不一味追随，如他在 1963 年的《宣言》中所称，诗人不是

2. 该诗为圣经旧约《诗篇》第 1 篇的戏仿。

“炼金术士”，而是泥瓦匠，建造门与窗。他主张“诗人的职能在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经验而不做任何评论”，摒弃晦涩的隐喻、堆砌的词藻和浮夸的修辞。帕拉的其它诗作有：《埃尔吉的基督讲道集》、《埃尔吉的基督讲道新集》、《圣诞歌谣》、《政治诗》、《帕拉诗页》、《用来抗击秃顶的诗歌》等。帕拉1968年在智利大学工学院任物理学教授，1969年获智利国家文学奖。1991年获“胡安·鲁尔福”文学奖，1997年荣获智利政府颁发的“米斯特拉尔”勋章，2001年获“索菲亚王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帕拉的诗歌实践对之后的几代智利诗人——从恩里克·林、劳尔·苏里塔到罗伯托·波拉尼奥，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 诺贝尔奖

应当授予我  
诺贝尔阅读奖  
我是理想读者  
我碰上什么读什么：

我读街道名称  
发光的指示牌  
厕所的墙壁  
新出的物价单

政治消息  
德比预测

和汽车执照

对我这样的人  
词语是神圣的

各位评委先生  
我撒谎有何好处  
我是无可救药的读者  
我阅读一切——甚至不放过  
商业广告

当然我现在读得少了  
我没有太多时间  
但我他妈的已经读了够多

因此请授予我  
诺贝尔阅读奖  
尽不可能地快

### 过山车

在半个世纪里诗歌是  
严肃型傻瓜的天堂。  
直到我来了  
搭起我的过山车。  
请上车，如果您愿意。  
当然我不负责  
任何口鼻喷血的后果。

### 政治笑话

智利曾经是一个语法学家的国度

一个历史学家的国度  
一个诗人的国度  
现在是一个……省略号的国度

[智利]奥斯卡·晗 / 范晔译

奥斯卡·晗 (Óscar Hahn, 1938-) 智利诗人。他的《爱之疾》据说是智利军事独裁期间唯一被禁的诗集。1973年皮诺切特上台后，诗人一度身陷囹圄。出狱后赴美，任教于爱荷华大学。作品有：《死的艺术》、《被偷的诗行》、《转眼之间》等。

### 消费社会

我们手拉手走在超市里  
一排排谷物和清洁剂之间

我们从货架走到货架  
直到储存罐那边

我们审视新产品  
电视广告里最新推介

突然间我们看到对方的眼睛  
我们彼此在对方里消沉

我们彼此消费

## 电·视

我又回到这里  
在我爱荷华市的房间  
一口口喝着盘里的金宝汤  
面对关着的电视  
屏幕上映出形象  
勺子伸进我的嘴巴。  
我是自己的商业广告  
不向任何人宣传任何产品。

## 您为何写作?

因为鬼魂因为昨天因为今天：  
因为明天因为是因为不  
因为起初因为野兽因为结局：  
因为炸弹因为中间因为花园

因为贡戈拉因为大地因为太阳：  
因为圣胡安因为月亮因为兰波<sup>3</sup>  
因为空白因为血因为纸：  
因为肉体因为墨水因为皮肤

因为黑夜因为我恨自己因为光：  
因为地狱因为天空因为你

3. 贡戈拉为西班牙巴洛克大诗人；圣胡安即圣十字架约翰，西班牙圣徒，神秘主义诗人。

因为几乎因为无因为渴

因为爱因为喊叫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死因为几乎不因为更多  
因为某天因为所有因为也许

### 柏辽兹咖啡馆之夜

我看不见她的脸在另一边我对她说  
当她走进柏辽兹咖啡馆

我来自另一维度她微笑着回答  
走向大厅深处

她假装在大理石桌上写着什么  
其实用余光打量我

从我的桌子看见她赤露的脖子

仿佛一块陨石划过我的头脑  
穆郦尔的脸我死去的情人

您是左撇子我走过去对她说  
我们是完美组合

我拿起她的铅笔写下“我爱你”  
用我的右手在餐巾纸上

俗套之王她回答并没看我  
同时往茶里加糖

我被她用一根木桩插在心脏  
我被她用一颗银弹打中  
我被她用一瓣大蒜勒死

我困惑中回到自己的桌子  
灰溜溜夹起恶魔尾巴

这时候顾客们的影子  
付了账离开柏辽兹咖啡馆

鬼魂们快走吧我愤愤说道  
同时挥动我烧焦的雨伞

这里有叫穆郦尔的么?  
女招待在门口喊道

当她走向大门  
我看她手中有枝玫瑰

请给我账单  
太阳快出来了

雨水从我记忆的空洞涌进

穆郦尔穆郦尔  
你为何抛弃我？

[ 危地马拉 ] 翁贝尔多 · 阿卡巴勒 / 范晔 译

翁贝尔多 · 阿卡巴勒 (Humberto Ak'abal, 1952-) 危地马拉原住民诗人。家境贫寒，12岁退学后在街头叫卖或工厂打工，同时想方设法读书自学。1992年后他用玛雅 - 基切语——玛雅史诗《波波尔 · 乌》的语言——写作的诗篇开始受到关注。作品有《守望水落》、《织词人》、《词蜜》等。

### 萤火虫

萤火虫  
是天上下来的星星，  
星星  
是不能下来的萤火虫。

他们熄灭了火把又点亮，  
这样就能持续整个晚上。

### 赶路人

我整个晚上在赶路  
找我的影子。

它已经融进

黑暗中。

呜呜喔喔喔喔……

一头丛林狼。

我赶路。

图图图咕咕咕咕……

一只猫头鹰。

我继续赶路。

嗖兹，嗖兹，嗖兹……

一只蝙蝠咬着

小猪的耳朵。

直到天亮。

我的影子那么长

遮住了路。

## 秃 鹰<sup>4</sup>

秃鹰：

给死人的盒子，

翅膀上的坟墓，

---

4. 指危地马拉政府管制玛雅人所用的美国直升机。

但死人的名字  
你从不嫌重。

## 石头

石头并不是哑巴  
只是保持沉默。

[ 哥伦比亚 ] 海梅·哈拉米佑·埃斯科瓦尔 / 轩乐 译

海梅·哈拉米佑·埃斯科瓦尔 (Jaime Jaramillo Escobar, 1932—), 哥伦比亚诗人, 六十年代“空无主义”(Nadaísmo)运动发起者之一。曾用笔名X-504。先后出版四部个人诗集, 分别为:《冒犯之诗》(Los poemas de la ofensa)、《窒息帽》(El sombrero de ahogado)、《热地之诗》(Poemas de tierra caliente), 及《有用的诗》(Poesía de uso)。此外, 还分别作为作者和编辑出版诗歌合集数种。以下五首诗均出自《冒犯之诗》(Los poemas de la ofensa)。

## 逃亡者

“为了逃; 逃, 逃  
和逃。”  
——塞萨尔·巴耶霍

当年迈的死亡, 蹲坐着, 烧掉最后一根木柴,  
他们决定要逃。  
他们闭上双眼以防被什么障碍拦住, 惊恐地穿过最黑暗荒凉的山峦,  
穿过日与夜, 别的什么都不想知道。

他们是被迫害的、郁愤的逃亡者，  
甚至连上帝在密林中宰杀动物的声音都怕。  
林子深处流着纯净的水  
但他们却不停下来喝。  
灵魂和水可以是纯净的  
在到达城市之前。  
一阵清风填满了山野  
生机勃勃，仿佛一个少年的胸膛。  
但他们要逃。  
他们中有人被逃亡的汹涌人群围困，  
很多被钢铁树的枝条缠绕，任风撕扯，  
但他们却不停下来。逃。逃。  
时间不重要。  
在魔鬼与上帝助力升起的一堆篝火中  
小恶棍和他们的情人胡言乱语，像旗子样凶残，  
凶犬怒嚎，  
情人吼叫  
仿佛野兽一样。  
但他们要逃。  
逃。逃。逃。  
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太过漫长。  
死亡的火盆中最后一根木柴熄灭  
成灰了。  
但死亡却把手伸进炭火里取暖。  
他们  
没有死亡想要他们。

## 鲸鱼来访

有只鲸鱼来看我。  
她从远海来看我，喷三次水雾作问候，  
停在我的洞穴门口请求见面。  
我去迎接了鲸鱼（愿上帝问候她），我们立刻变得亲密无间，  
我和她说起自己在阿空加瓜高峰的一个岩洞中的年少时光，  
还有在我耳后的初升太阳，  
我一边说一边拍着她不可穿透的皮肤，我们笑得像两个朋友，  
海中巴士鲸鱼，还有，在洞穴门口迎接她来访的我自己，  
我们在被阳光穿透的沙粒织成的闪亮地毯上歇着，一直聊到傍晚。  
她给我讲在海洋深处的所见，  
讲在沉船中生活的海难者和他们奇怪的习惯，  
还有夜里海中发生的事件。  
在鲸鱼依照待客之礼和访客需遵守的行为守则  
说了些话之后，  
我开始和她谈起自己的灵魂深处，稍作停顿时，拂晓将至，她没有  
答话。  
于是我拖着她，把她放到海边，等海来接她。  
黎明到了，退潮时，我高举着手向她道别。  
鲸鱼（愿上帝尊重并问候她）很快离岸远去，她将迎着刚出现在天  
际的太阳圆盘沉下去。  
我转身背对那一幕回到洞里，去亲吻我的苦闷所生的蝎子，  
哦，你们把我这怪物囚在这山里，  
好让世界幸免于我古怪的恶！

## 鲸鱼之子

余下的路、余下的公平升斗、  
时间、尘世，我在宁静中安歇。  
《抹大拉马利亚福音》  
我死期已近，已被交付给了回忆，在自己最喜欢的树下，  
我用感染了的手指抚摩着自己的伤口边际，  
在记忆中的庄严一刻我找到了他，他是愉快的，并且，在更深处是  
动人的，甚至是痛苦的，  
那时，我正作撒旦叶的囚徒，在北方海岸一块面海的大石上，  
鲸鱼之子每日都会来海湾，  
他的微笑闪耀，映着下午最后几道光线，那些穿过空气的仿佛铝船  
的光线。  
我们会较量很久手劲儿，在那之后，他会带着离别的微笑，  
激着水花仿佛一道反光般在夜晚远去。  
现在我的口中有了蠕虫，我感觉它们顺着嗓子爬上来，正在我舌头  
上休息，  
于是我轻蔑地把它们吐了出去。  
在那时，年轻的鲸鱼之子，他的身体真惊人！  
黑板一样的皮肤，闪着光，我的手指都划不出痕迹，  
那里积聚着多少力量，几乎能把我摧毁殆尽！  
他白色的牙齿望着我离岸远去，周围暗下来，  
夜晚的墨从我口耳钻进，好让我窒息。  
右臂上的这道疤痕是他在玩耍时留的，在千年之前，好让我永远记  
得他，  
记得我被囚禁时，他来海湾陪我的那么多个下午，  
记得他透露给我的关于大海能存在多久的秘密，

还有，记得那些我从没需求过的宝物的埋藏之处。  
在我咽气后埋我时，把这只手臂露在外面，  
因为在它之上刻着你们所需知道的关于我的一切，  
在那些抽搐的世纪到来之时，在一切终结和安静之前。

## 当代美学问题

人类的重量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大家都能深深感到对跖点的人正  
踩着我们的心脏。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到处寻找能支起我们的十字架，像一些被扇了耳  
光的基督一样。  
一个晚上，我爬上了一座小山的山顶，在我眼前，城市像虎皮般铺开。  
杯中的酒里有三个灵魂的微光在闪亮。  
最后一个是我的，永远多余而孤独的灵魂。  
在空中她们呲牙飞翔，于是魔鬼现身对我说：“你若俯伏拜我，我  
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sup>5</sup>。  
做世界之王等于一无所有，错误无处不在，我们总是被骗。  
我的仔裤和外套换不来一栋五层的楼房也换不到一个政府里的职位。  
我更想衣衫褴褛地晃悠在机械作坊和马车顶篷旁。  
那儿的所有人都试图给生活添点儿能弄到的最好的东西，就这样他  
们捡起一朵花，一个女朋友和一面镜子。  
这种集体的努力打动了我，很快，不知不觉地，我开始像条狗一样  
冲人微笑。  
某个上午，一个裸体男人走到了街上。  
几小时后警察把他塞进了监狱，就像对待所有试图幸福的人一样。  
因为所有不在法律里的都在它之外。

---

5.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4: 9。

在法律里不能有裸体男人因为法律是由布料工厂所有者的代表制定的。

就像那里也不能有饥饿的人一样，因为穷人的饥饿是会找麻烦的。在我曾进过的一个小饭馆的门口，有个粗暴的男人停下来瞧了瞧，之后他一边说话一边离开了：

“吃着呢，啊？我真高兴，我真高兴！”

他的笑声掉在汤上，像只黑色的蜘蛛。

面包厂商至少可以把面包吃掉，但只知道作诗的人，吃什么呢？

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答案，最好的办法是改变问题和关注点。

所以有自大狂和我们说：

“献身于美吧！”

[阿根廷] 胡安·赫尔曼 / 于施洋 译

胡安·赫尔曼 (Juan Gelman, 1930—2014) 15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63年因此被捕入狱，但从古巴革命开始出现异见、最终放弃了阿根廷共产党；60年代中期加入革命贝隆主义，在推崇格瓦拉的“革命武装力量”时担任尉官，并入“城市游击队”，1975年前往欧洲做外联，但4年后发表批判、脱离宣言，被组织定为叛变、予以追杀，1983年阿根廷文官政府上台，又因为他曾经属于这一组织将他缺席审判为死刑；90年代，他致力于寻找“失踪”的儿子、儿媳和被转移的孙女，发表公开信甚至与总统论战。赫尔曼9岁写诗，11岁发表，15岁跟另外5个共青团员成立“硬面包”文学小组，先搞朗诵征集订阅，再求朋友的朋友印刷装订。1962年12月又推出《戈探》，他的第4个小册子（下译作品皆出自这本诗集）。奇怪的标题源自一种类似洋洋洒洒英语的布市移民语言，单词音节倒置，20世纪初成为中下阶层表达习惯并随探戈歌词等流行文化方式扩散。赫尔曼1956年开始在阿根廷共产党机关周报做记者，期间跟新华社合作、60年代随记者团来过中国，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作为2007年塞万提斯奖得主，赫尔曼有义务出席塞万提斯学院的文化活动，他选择了新德里、北京、马尼拉和东京，2009年4月成行。同年8月赫尔曼再次来华，接受第一届“金藏羚羊诗歌奖”。

## 戈 探

那女人好像“绝不”那个词  
后颈升起一股独特魅力  
一种收藏眼睛的遗忘  
那女人不断嵌进我的左肋。

小心小心我高喊小心  
她仍入侵，像爱 像夜  
我为秋天所发的最后几个信号  
安睡在她双手的波涛里。

我里面炸响干枯的声音，  
愤怒 悲伤 成碎片跌落  
那女人温柔地下雨  
淋湿我停在寂寞里的骨头。

当她离去我颤抖 像被判了刑  
选尖刀作最后的结局  
我将瘫在她名字上经历全部死亡  
那名字最后一次牵动我的唇。

## 在牌桌上

抓住让星星也失色的爱  
我对它说：爱先生，  
您长啊长，不分白天夜晚，

无论我皱眉 趴着侧躺，  
您吵得我没法睡觉没有胃口，  
她还是不跟我们打招呼，您真没用，真没用。

所以我抓住我的爱  
砍掉它一只手臂、一条腿、多余的零碎  
做成一副牌  
在星辉的黯淡前  
听不在焉的心吹着口哨  
一整夜慢慢玩。

## 树

从激烈的清晨  
男人冲进家门，孩子的气味  
敲打他的脸 愤怒 遗忘，  
赶紧锁门 反锁  
小心取出人衣服  
熄灭衬衫的叫喊  
熄灭狱中同志闪亮的眼  
听温柔如何在房里走动  
树枝下 还能睡一夜  
树枝下 摔倒便长眠。

## 十

诗里所有假珠宝爬楼梯，

胸口 t，胸口 ten，  
主管胸口和周边的疼  
完全不够，对那个可怜人，  
怎样也不算多，他半夜回家  
被一个词魔住 不停重复：  
革命，革命。

## 尾声

一个人死了 大家正用小勺收他的血  
亲爱的胡安，你最终死了。  
浸在温柔中的残躯  
没对你有任何意义。

怎么可能  
你从一个小眼儿里溜走  
而没有任何人伸出手指  
把你挽留。

你把全世界的愤怒都吞下了吧，  
因为在死之前  
之后，靠在他们的骨头上  
那么悲伤 悲伤。

好兄弟，把你放下去了  
大地在为你颤抖。  
我们来守着 看他不朽的愤怒

推动的双手 将从哪里长出

[ 委内瑞拉 ] 拉斐尔 · 卡德纳斯 / 黄晓韵 译

拉斐尔 · 卡德纳斯 (Rafael Cadenas, 1930-)，委内瑞拉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拉丁美洲最杰出的现代诗人之一。自幼对文学入迷，早年加入共产党军队。在马科斯 · 佩雷斯 · 希梅内斯（1952—58 年间任委内瑞拉总统）独裁统治期间，因所持政见入狱并遭流放，直至 1957 年回到加拉加斯。16 岁时，拉斐尔 · 卡德纳斯在巴基西梅托当地刊物发表其处女诗集《初声》(1946)，由其时委内瑞拉著名作家萨尔瓦多 · 加门迪亚 (Salvador Garmendia) 作序推荐。流亡返委后，发表诗集《一座岛屿》(1958) 和《流亡笔记》(1960)，并担任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文学院英语和西班牙语文学教授。著有诗集近 20 部，散文集 8 部。其中《挫败》(Derrota) 一诗最为人熟知，被认为记录了六十年代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此外，他致力于译介诗歌和散文，包括 D. H. 劳伦斯，尼金斯基，惠特曼，卡瓦菲斯等。拉斐尔 · 卡德纳斯曾先后获国家诗歌奖 (1985)、胡安 · 鲁尔福文学奖 (2009) 等多个国内外奖项。

“我来自一个奇异的王国”

我来自一个奇异的王国，  
来自一座闪亮的岛屿，  
来自一位女子的眼眸，  
我疲惫地从白昼降落，  
伴着迷失的音乐。

载满果实的一只眼睛  
穿透它所见的事物。  
我的堡垒，

我的最后一行诗，  
我与虚空的边界  
今天沦陷了。

## 你

你出现了，  
你脱下衣裳，  
你步入光线，  
你唤醒色彩，  
你为海水加冕，  
你开始如烈酒般穿过时间，  
你冲毁最耀眼的海岸，  
你预言世界的存亡，  
你制止地球，让它配合你的熔岩的缓慢节奏，  
你统治这场暴乱的中心  
从第一  
到第七日  
你的躯体是一座高傲的  
宫殿  
那里发生着  
巨震。

## 挫败

我，从来没有正当职业  
面对任何竞争者都自觉孱弱

我丢掉了生命中最好的头衔  
我刚到一个地方就想撤（以为离开是解决办法）  
我提前就被拒绝，被更能干的人嘲笑  
我靠着墙为免身体垮下  
我甚至成为自己笑话的对象  
我相信父亲是永恒的  
我曾被文学老师羞辱  
我曾问别人有什么能帮上忙，对方的回复却是一阵大笑  
我永远筑不起一个家，无望变得优秀，人生不可能成功  
我曾被众人抛弃因为我沉默寡言  
我羞愧于我没有做的事  
我差点拔腿逃跑到街上  
我失去了从来没有过的主心骨  
我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因为总是心不在焉  
我永远找不到谁能支持我  
我被比我更不堪的人无视  
我这辈子都将如此，这一年我会因为荒诞的野心而遭到变本加厉的  
嘲笑  
我已厌倦接受那些比我昏庸的人的劝告（“您太呆板，得灵光一点”）  
我永远也到不了印度旅游  
我从来只接受援手，却无以为报  
我像一片羽毛从城市的这边飘到那边  
我随波逐流  
我没有个性，也不渴望有  
我整天压抑我的反叛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游击队  
我从来未为国家做过什么

我没加入民族解放武装部队，我为这些以及其他无穷无尽的事情感到绝望  
我走不出我的囚牢  
我因为窝囊而四处被开除  
我没结成婚，去不了巴黎，也过不上一天体面的日子  
我拒绝承认那些事实  
我常夸夸其谈我的经历  
我是笨蛋，生来更是愚笨不堪  
我说话脱线，且找不回思路  
我想哭的时候没有哭  
我到哪里都迟到  
我已被反复的进步和倒退毁掉  
我渴望完全的静止和绝对的劳碌  
我不是我成为的，也不是我没有成为的  
然而我有股狂妄劲儿，尽管有时我卑微到以石头自比  
我十五年来活在同一个圈子里  
我相信命中注定我非等闲之辈，却依然一事无成  
我永远用不上领带  
我找不到自己的身体  
我猛然察觉到自己的虚伪，但未能推翻自己  
抹掉一切，将我的怠惰，浪荡，迷离化作一股清风  
义无反顾地，轻易地了结生命  
更荒谬的是，我会从地上爬起来继续嘲讽他人  
和自己，直至末日审判。

## [巴西]曼努埃尔·德·巴罗斯 / 阎雪飞译

曼努埃尔·德·巴罗斯(1916—2014)为巴西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继承了奥斯卡·德·安德拉德在巴西开创的先锋主义，为巴西后现代代表诗人，一生获奖无数。另一位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特鲁蒙特·德·安德拉德在世时曾拒绝将自己加冕为“巴西最伟大的活着的诗人”，而认为唯有曼努埃尔·德·巴罗斯才配得上这个称号。曼努埃尔·德·巴罗斯诗歌多抒发人类与自然、语言及宇宙之间的关系，创作最大的特征是接近口语的表达与创造新词。

### 用筛子盛水的男孩

我有一本书，关于水与孩子。

我尤其喜欢一个男孩，  
他用筛子去盛水。

母亲告诉他，用筛子盛水  
就仿佛是偷走一缕清风，  
跑去拿给哥哥们看。

母亲告诉他，这就仿佛  
在水中捞月，  
从皮包中变出鱼。

男孩没有目的，  
他想在露水之上，  
竖起一座房子的支柱。

妈妈注意到，这个孩子  
更喜爱空，而不是满。  
他说，空更广大，以至无穷。

时间流逝，这个孩子  
变得忧心忡忡，怪里怪气，  
因为他喜欢用筛子盛水。

时间流逝，他发现  
写作就仿佛  
用筛子去盛水

那个孩子看到  
在写作中，他可以同时成为  
修女、修士与乞丐。

孩子学会了使用词语。  
他发现可以用词语调皮捣蛋。  
便开始了调皮捣蛋。

他投下一阵雨，可以改变整个下午。  
孩子创造着奇迹，  
甚至让石头开出了花。

母亲温柔地注视着孩子。  
母亲说：我的孩子，你会成为诗人！  
你一辈子都将用筛子去盛水。

你将用你的调皮捣蛋  
将虚无填满，  
因为你毫无目的，  
很多人会爱上你。

### 作为事物的艺术家肖像

人最大的财富  
是他的不完满。  
在这一方面，  
我富甲天下。  
词语接受我，  
完全如我所是，  
——但我不接受。  
我无法忍受我只是  
一个主体，开门  
拧阀门，看手表，  
下午六点去买面包  
到外面，  
削铅笔，  
看葡萄，等等，等等。  
请原谅我。但我  
需要成为他者。  
我想  
用蝴蝶  
来更新人类

## 拾废品者

我使用词语，咏赋我的静默。  
我不喜欢  
倦于传达的词语。  
我更尊敬  
匍匐于地的词语  
形如水、石头、蛤蟆。  
我听得懂水的乡音。  
我尊敬不重要的事物，  
不重要的人。  
比起飞机，我更欣赏昆虫。  
比起导弹，我更看重  
乌龟的速度。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迟缓。  
我被如此配置，  
只为爱上小鸟。  
我拥有为此而幸福的丰饶。  
我的庭院比世界更广大。  
我是拾废品的人：  
我爱残羹  
就像良善的苍蝇。  
我希望我的声音拥有歌的模子。  
因为我不是传达，  
我是创造  
我使用词语，只为咏赋我的静默。

## 卑微事物的伟大之书

诗被守护在词语里——这是我知道的一切。  
我命中注定几乎不知道一切。  
关于虚无，我有深度。  
对于真实，我没有接榫。  
于我，有权者并非那个发现金子的人。  
于我，有权者是那个发现无意义的人（无论是世界，还是我们）。  
因为这个小小的宣判，我被赞誉为白痴。  
我很激动。  
面对称赞，我很脆弱。

## 创作的辩证法

一

为了抵达世界的私密，人们需要知道：

- 1 清晨的光芒不是用刀切出来的
  - 2 紫罗兰如何在白日里准备死亡
  - 3 为什么红纹蝴蝶总是迷恋坟墓
  - 4 下午时分一个男人用大管吹出他的存在，会不会得到救赎
  - 5 一条在两只风信子之间流淌的河，比一条在两只蜥蜴之间流淌的河更有柔情
  - 6 如何攫获一条鱼的声音
  - 7 夜的哪一面湿润得更早。
- 等等

等等

等等

每日花八个小时不去学习可以教人以原则。

二

不去创造事物。比如，梳子。  
赋予梳子不梳头的功能。直到  
它准备成为一朵秋海棠。或是  
一根松针。

运用一些词汇，它们  
还未曾拥有语言。

三

重复，重复——直到出现不同。  
重复是风格的禀赋。

四

《卑微之物的伟大之书》中这样写：

诗，是午后适宜大丽花绽放  
是麻雀的身边，白日过早地睡去。  
是人造出的第一条蜥蜴。  
是雷鸣占有了黑夜  
是蛤蟆吞噬了晨曦。

五

一群荷重的蚂蚁走入了屁股的家。

六

无名的事物被孩子们宣告。

七

非太初，有动词。

稍后，始有动词的僭妄。

动词的僭妄处于起点，孩子在那里说：

我在听小鸟的色彩

孩子不知道听这个动词不能用于颜色

只能用于声响。

这样，如果孩子改变了动词的功能，

他患了僭妄。

就是这样。

诗是诗人的声音，是发动诞生的声音——

动词必须攫住僭妄。

八

一朵向日葵俘获了神：

那是梵高

## 九

为了进入树的状态，人必须  
在八月的下午三点钟，  
从蜥蜴的动物蛰伏中走出。  
两年之间，不动与林子  
会在我们的口中成长。  
我们将忍受抒情的肢解，直至  
林子在声音中挺出。  
今天，我画出树的气息。

## 十

石头的沉默没有高度。

### 【译者简介】

\* 范晔，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译有科塔萨尔短篇集《万火归一》和《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塞尔努达诗选《致未来的诗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西语文学作品数种；另有随笔集《诗人的迟缓》。

\* 轩乐，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曾任电视台编辑。译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秋天》、《苦妓回忆录》，弗朗西斯科·翁布拉尔《粉红野兽》等作品。

\* 于施洋，北大籍西班牙语文学学士、博士、教师，不对文学五迷三道的文学青年，外语原教旨主义、配音+画外音式译者。胡安·赫尔曼两次来华陪同。

\* 黄晓韵，毕业于北大西班牙语系。本科论文以吉普赛视角探讨洛尔卡作品中的死亡意象，硕士研究课题为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诗歌中的“他者”。翻译作品有：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短篇小说《爱之劫》，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秘密武器》。

\* 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教师。1995 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2003 年获得西班牙语文学硕士学位。后赴澳门与葡萄牙学习葡萄牙语，先后任教于澳门理工学院和北京大学。目前主要致力于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与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译介与研究。

## [智利]尼卡诺·帕拉 / 得一望二译

### 警告读者

任何作品都可能引发问题，作者无需负责：  
读者也许觉得为难，  
但从今起就得接受。  
撒伯利乌把三位一体批驳得一无是处，  
这位神学幽默大师  
根本不回应自己的异端邪说。  
要真回应了，那肯定很了不得！  
他以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回应，  
这个方式真是疯狂！

搞法律的博士们说这本诗集不该面世：  
因为里面竟没提到“彩虹”，  
更没谈什么“愁苦”  
或者“鸡毛”。  
当然我写到了椅子桌子，  
还有棺材！书桌供货商！

这一切令我自豪得冒泡，  
我看到了整个天空一片片地掉落。

读过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凡人啊，  
你们可以捶胸顿足了，  
因为那是一本难得的书：  
不过维也纳学圈多年前就已散伙，  
成员已散去，杳无踪影，  
而我已决定要对月亮骑士们宣战。

我的诗也许读不出什么：  
“诗集里的欢笑是罐装的，”作对的人如此反驳，  
“鳄鱼的眼泪罢了！”  
“读这本诗不会有感叹只会打哈欠”  
“他踩着脚哭叫，像个要奶吃的婴儿”  
“作者打着喷嚏就要引人注意”  
好吧：我奉劝你烧掉船，断掉后路，  
我现在就像腓尼基人那样从头开始创造字母。

“为什么要让公众难堪？”善良的读者这么问我：  
“如果作者带头贬低自己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能好到哪里去？”  
请听好了，我可不贬低任何东西，  
或者更好的是，我将赞美我观人察事的方式，  
对自己的缺点也感到骄傲，  
要把我的创作夸上天。

阿里斯托芬的鸟儿  
把父母的尸体埋葬于  
自己的脑袋  
(每只鸟都是一座飞行的墓园)。  
按我的看法：  
如今，这仪式也要与时并进，  
所以我要把羽毛笔埋进我读者的脑袋！

### 朝 圣

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一下：  
转头看看本共和国的这一块地方，  
今晚，私人事务暂时放到脑后，  
欢乐和痛苦都留在门外：  
本共和国的这一块有话要说。  
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一下！

一颗灵魂，装在瓶子里已有多年，  
装在性与智慧的深渊，  
通过鼻子获取远远不够的营养，  
欲望也没人倾听。  
我很想找出些事情，  
我需要一点光，而花园里苍蝇乱飞，  
我的脑子一团糟，  
做事的方式与众不同，  
说这话时，我看到一辆自行车靠着墙，  
看到一座桥，

还看到一辆车消失在建筑物之间。

你梳着头，没错，你在园子里走，  
你的皮肤下还有其他皮肤，  
你有第七感，  
让你能够自动地出入这个世界。  
而我是从石头后面喊妈妈的孩子，  
我是个朝圣者，能令石头跳到鼻子的高度，  
我是一棵树，我呼喊着，想全身盖满树叶。

### 青春记忆

我惟一肯定的是我一直徘徊不定，  
有时撞到树上，  
有时撞到乞丐，  
从横七竖八的桌椅中间挤出一条路，  
灵魂系在一根细绳上，看宽树叶零落。  
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每一转身，我都在某种凝胶中陷得更深；  
人们笑话我动辄发作，  
那些人物们在扶手椅中摇摆着，如海浪推涌的海草，  
女人们厌恶地看着我，  
一会儿抬举我，一会儿贬损我，  
我被搞得不由自主地哭一阵笑一阵。  
这一切搞得我胸中一阵阵恶心，  
一种暴风雨，支离破碎的句子、  
威胁、侮辱、毫无意义的诅咒，

加上一些耗人精力的腹下运动，  
死亡之舞，林林总总  
令我上气不接下气，  
好几天、好几夜  
连头也撑不住。  
我一直徘徊不定，确实如此，  
我的灵魂在大街小巷转悠，  
呼救、乞求一点柔情，  
我带着纸笔走进墓园，  
决心再不要被人戏弄。  
同一个事实我一遍又一遍回想，  
每一件事都仔细地琢磨，  
脾气一来会扯头发。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开始了读书生涯。  
现身于各种文学集会，像个枪伤醒目的男人。  
进出豪宅和寒舍的各种私人聚会，  
凭着如簧巧舌竭力让那些看客理解我，  
可他们都继续翻报纸  
或躲进出租车消失。

可我能去哪？  
到了那时候，商店已打烊；  
我想到晚餐时看到的洋葱丝，  
想到隔开我们的深渊还把我们和其它深渊分隔。

## [ 巴西 ] 阿德丽亚·普拉多 / 明迪 译

阿德丽亚·普拉多 (Adelia Prado 1935-)，巴西当代最杰出的女诗人之一，以天主教诗人和性感诗著称（奇特的组合）。1980 年旅居巴西的美国女诗人 Ellen Doré Watson 发现了她的诗，开始追踪，85 年带着翻译的诗去拜访，两人一聊竟连续聊了两星期，1990 年英译本出版，在英语世界小有轰动。普拉多虽然起步很晚，但越写越好，七十多岁了仍具有饱满的激情和想象力。此人红遍美洲之后，在一个访谈里说“我总是不确信我写的东西是否好，我喜欢这种不完全确信的感觉，这给我更大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不确信”给她带来了不断进取的动力。普拉多著有八本诗集，七本散文集。第二本英译诗集刚在美国出版，获得格里芬国际诗歌成就奖。

### 节律

年长者吐痰绝不带技巧，  
自行车在人行道上欺骗交通流量。  
无名诗人等待批评  
一日三次读自己的诗句  
像一个和尚手里捧着时间之书。  
梳子旧了就梳不动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  
梳理头发。  
我们在两腿之间制造生命  
然后一直谈论到结局，  
我们中极少有人明白：  
灵魂才是色情的。

## 平淡的爱

我只想要平淡的爱。  
它不需要互相对视，  
如同信仰，一旦发现，  
就是神学理论的终结。  
如同旧靴子，耐穿，骨瘦如柴，性疯狂，  
你能想象有多少孩子就有多少孩子。  
它以“做”来弥补“说”。  
它种植三色吻，满屋子都是。  
紫色和白色的渴望，  
简单而强烈。  
平淡的爱不会老去，  
它专注于最基本的，眼睛里发亮的就是本质：  
我是男人你是女人。  
它不抱有任何幻想，  
只拥有希望：  
我就要那平淡的爱。

## 夜之黑

光线把我单挑出来  
植入半睡眠状态，  
拂晓前，客西马尼时光。★  
景象原始而清晰，

有时宁静，  
有时极度恐惧，  
没有白天的日光  
勾勒出的骨架。  
灵魂降至地狱，  
死亡在那里大摆宴席。  
直到每一个人都醒来  
我才困顿，  
魔鬼已吃饱喝足，  
一个非神从我身边擦过。

\* 客西马尼园，耶路撒冷果园，耶稣受难的前夜带领门徒在那里祷告。

[古巴]维克多·罗德里格斯·努涅斯 / 明迪译

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努涅斯 (Víctor Rodríguez Núñez, 1955 年出生于古巴哈瓦那)，诗人，记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已出版 20 本西语诗集，选集在多个国家出版，比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塞尔维亚，瑞典，此外他的作品还被译成阿拉伯文语，荷兰语，德语，希伯来语，匈牙利文语，立陶语，马其顿语，葡萄牙语，斯洛文尼亚语和俄语。他在古巴、哥斯达黎加和西班牙获得过重要诗歌奖项。他主编了四本古巴当代诗集，以定义他所处的年代以及他的同代诗人。八十年代他曾是古巴最重要的文化杂志主编，除了从事文学和电影评论之外，还介绍西班牙和美洲诗人。他的文学评论专著获得过 Enrique José Varona 奖 (1986)，并出版了多部文学评论集。他翻译过的诗人包括马克·斯特兰德，出版了十多本翻译诗集（英译西五本，西译英七本）。目前他是美国俄亥俄州凯尼学院的西班牙语文学教授，兼任墨西哥某重要文学杂志副主编，居住于俄亥俄与古巴。

## 寓言

鸟在啄食沉默  
用巨大的嘴  
在烧毁的树叶中搜索  
然后在傍晚的孤枝上  
一阵哆嗦

之后它将飞起——  
变成疾云  
飞过蓝山脉  
在那里只有我母亲和星星  
绽放

然后变成腹歌  
以无主的眼神俯瞰  
那已是灰烬的地方  
那沿着沉重的拱形射线  
流血的石头

而这只鸟将会飞回来  
在灰烟和水蒸汽里重生  
再次栖息  
在傍晚的孤枝上  
如同一个鸟巢

## 咒语

我母亲在黑森林中  
采集野花  
犀鸟的嘴  
                  金刚鹦鹉的羽毛  
灰雀的歌  
                  愿她不受迷惑  
不被一个人留在山道上  
或在此如此多颜色中  
                  迷路  
貘  
天兰鼠  
犰狳  
离远一些  
愿她爬过山坡  
让我在今天第一次  
                  看见她

蜡烛照亮  
                  我母亲的眼睛  
这样赤裸  
带着粗野的火焰  
                  以及蜡的灵魂  
烛光不眠  
                  释放阴影

不停地变幻  
照亮恐惧  
并悄悄被消耗  
蜡烛，只有  
随着你复苏的呼吸  
以及失眠中的  
诗行  
才不会熄灭

### 诗的艺术？

——给 Maria Santucho 和 Victor Casaus

我继承了近视目光  
闰年鼻子  
永远微张开的嘴  
骆驼头发  
退休运动员的  
身体

还有我父亲的坏脾气  
我母亲的焦虑  
我祖母的可疑痣  
每个人的坏肾  
甚至我儿子的经常性  
发烧

这些都是理由，足以

在可怜的自尊中  
保持优美

## 假设

托勒密认为  
世界就像某种女人的眼睛  
湿晶体球形  
在那里每颗星都在寻找完美的轨道  
没有激情  
没有潮水或灾难

哥白尼来了  
聪明的人用乳房交易圆顶  
用余弦定理交易惊恐  
太阳的瞳孔变成宇宙的中心  
而乔尔丹诺·布鲁诺夸夸其谈  
博得丈夫们和牧师们开心

然后伽利略  
深探年轻姑娘的心  
沉浸美酒里  
——光被太阳聚拢——  
他强奸了并非来自电影里的明星  
并将于彗星尾巴上死亡之前  
宣布爱是无限的

至于康德，他对女人不甚所知  
是计算器蝴蝶的囚犯  
形而上的花粉  
而黑格尔  
    如此抽象  
这问题太绝对了

至于我  
    我向二十世纪提出  
一个简单的假设  
批评家称之为浪漫  
哦读到这首诗的年轻姑娘  
世界围绕你左右转



诗东西

诗东西论坛作品精选

Annual Selection from the Poetry East West forum

特约编辑 张耳

### 专栏编者语

《诗东西》执编嘱咐做一个2014年度论坛诗选，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好好细读各路写手的作品。除去《诗东西》在2014年已经重点推出的女诗人外，重理2014年的收成，沿条条心路领略风光默诵心曲，采得新鲜花样，追随特异气息，移情移景，切骨地感动。一路选下来有个突出的感觉：上路人走在哪个人生阶段，写作风格就会呈现“当时”的关注和心智体现（语言）。所以诗人能做的就是写，时时刻刻写，人生（男生女生）路上，“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对诗也适用。选出的诗人都未曾有幸蒙面，在这里一一致意。由于篇幅所限和个人的偏好，也向未入围的诗友致歉。

——张耳 Zhanger

黎衡 / 诗二首

白雨

流体玻璃，熔化并四散  
它们从高空跌落  
每一滴向大地敲门  
并不急切，只是形成了  
苍茫的合力  
白色的，在下坠中  
张开的透明剪刀  
裁剪着大气的衣服  
所有人都穿上它  
高楼听雨的人  
和路边举伞的人  
共同维持这破碎的秩序

暴雨中的公共汽车

一个空旷的站台  
为了摆脱雨  
我挤上了  
不知将开向哪里的

公共汽车  
它慌张地加速、转弯  
驶上大桥  
急于澄清自己  
不是雨的一部分  
但暴雨的影子  
变成了盲人  
弹奏这架水底的钢琴  
弹奏乘客——新旧  
不一的琴键  
他们，会在车停时惊醒  
偏离重力的平均律

## 雨人 / 诗一首

### 希腊诗：俄尔普斯和欧律狄刻——给憩园

我想起大学时，成立灵魂诗社几个男女同学在一起讨论  
你对人工流产怎么看？傻瓜！你对刷牙又怎么看？  
早晨对着镜子满嘴的泡沫昨夜残余的食物带着牙龈的血腥  
从盥洗室小孔冲下很干净浴室马桶光滑的瓷器从外表  
你看不到下水道的地下世界  
隐藏在艺术的谎言后面  
蒙德里安在画中把世界描述为平行和垂直的时间陷阱  
苹果花开安静极了一片片纷纷盛开的坠落中你感到

那是一个反空间的世界你沿着从鱼缸的水平面看金鱼  
像浮标若你从上头看鱼鳍、鱼肚、鱼尾成了一条曲线  
你没有注意危险的存在  
躲在暗处的猫咪随时可以吃掉金鱼以此证明空间的存在  
而最终偷走了时间只剩下老狗这只可信的邮筒  
等待信差像小鸟一样转动脑袋而不是翅膀  
可以改变距离的皮筋不局限于一种言说的形式  
女孩上下跳动翻动短裙你心有蚕蛹蠢蠢欲动  
一块玻璃搁在燃烧的蜡烛上面火光摇曳  
影子在天花板上忽大忽小你幻想她衣服下的裸体  
有弹性的语句被她踩灭在高跟鞋  
的针尖下爵士乐是反音乐的  
像拔牙时嘴里塞满棉花你无法回答只能点头或摇头  
思想录的作者说，太大、太小或太远、太近的东西  
对我们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它真不存在  
而是当你的眼睛越来越贴近事物表面你反而变得模糊  
所以美来自距离当我坐在环形大厅观看希腊悲剧  
现代版的俄尔普斯和欧律狄刻的演员们没有穿衣服  
裸体表演俄尔普斯是城市诗人而欧律狄刻是高级妓女  
在遇到他之前他不相信她是爱他的就像不愿咬一口  
有虫子的苹果就直接扔进垃圾桶欧律狄刻  
为了让他相信爱情而割脉自杀他无法忍受  
找到撒旦博士请求让他回到时间机器  
把她带回在关闭舱门之前博士警告他不要回头  
他牵着她的手快到出口他忍不住回首看她一眼  
她又回到了手术台上监视仪出现一串串的问号  
我的女友说他是故意的

在潜意识里他不能接受她的不完美在现实中  
我幻想墙上有一扇门是隐形的我可以一推就进入  
另外一个世界她在呓语（像夜里的鸟不时煽动翅膀）  
你在哪儿？  
我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歌剧院，卧室和舞台。  
几点了？  
我不知道我在古希腊、演出的现场还是即将到来的梦境。  
你是谁？  
我是你的妻子、情人和唯一的幸存目击者拼命撕扯  
小说与诗歌的界限注定这首诗是反诗的语言学家走进逻辑的死胡同里  
成为疯子追求完美结合的恋人死在彼此的怀抱在做爱的高潮。

## 江野 / 诗二首

### 沉默的人没有明天

过了有多久？  
他在甲板上踢一个锡皮罐子  
下雨时没有跌落大海的声音  
而小船也没有岸

那些需要希望和光亮的人  
也和他一样消磨着时间  
天还没完全黑下来  
晚餐还未摆放在烛光里

为什么不用手掌着脑袋发呆  
即使沉默的人没有明天

### 停电后我们点一根蜡烛

和所有夜盲症患者一样  
我们的眼睛里只有一丁点豆大的火苗  
它嗅到来人的气息  
猛烈地晃动  
我们迅猛地回头  
去看背后  
那之前我们只想一件事：  
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动物  
三更半夜坐起来  
在我们写诗的纸上涂涂画画

未可可 / 诗二首

### 转变

一

纯洁的孤儿  
熬成办公室枭雄。

二

暴动的词，  
被斩出一地的偏旁部首。

三

空调荣升为  
他一个人的气象站，

四

藏于文件中的深喉，  
随时向他广播。

五

几张翕合的嘴  
陷入一个朝代的纠纷。

六

一个朝代的殒灭，  
只让他们牺牲了一张脸。

七

看！一只老鼠把自己夹在门缝，  
进与退都是诱惑。

八

最终，幸存者  
从死者身上踩过去。

伦勃朗自画像

他的眼睛在躲避  
确认和鉴定。  
他的脸下垂  
如一面停滞的瀑布。  
他的缄默加深了  
双唇的颜色。

在一百幅自画像  
和一百个伦勃朗之间，  
他自由连线，  
任意搭配。  
仿佛被他典当了多次  
身体仍不是一个典当物。

我也为每一刻的自己  
准备了一个倒酒的伙计。  
我喝，为了成为自己  
的每一个替代者。  
我没有不悲哀，  
我只是不确定。

唐麓家 / 诗一首

感觉如一

一盏提灯的远方  
闪耀着永动的记号  
天空的森林云蝶纷飞  
如果你死在一个晚上  
梦仍会请你去作客

然后一切重来  
不是将生前的路再走一遍  
而是以另一种存在去感觉  
就是说，当使劲捏自己的手  
你仍会感到一阵酸麻  
就像一只蝴蝶碰伤了翅膀

那个仍然存在的感觉

会游走四方，飘忽无定  
成为以太，成为风  
拍动着两只翅膀  
在鹰隼头上露出你的目光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人死了多年  
仍会用你熟悉的微笑造访你  
而你也深知  
灵魂有许多件衣裳  
今天不知穿的是哪一件  
你也不知自己身处第几空间

### 夜童 /诗一首

#### 阿喀琉斯的雕像——致 Xy

在光明尽头，盛装的黑夜女神，尼克斯，染尽他的瞳仁和脚踝  
在每个十二月，在每个宁静的宝石的圆月：魂灵之所，半神的阿喀  
琉斯

他的  
嘴唇着火  
他不诉说远方的大地、河流  
奔向我

给我翅膀的天空  
他不诉说  
石化的心灵  
七彩的手指重塑、躯体  
令他沉默

时间镌刻者：我空怀思想，我失去语言。太阳升起又落下。一千年  
或者更久  
我渴望磨灭我的名字、记忆、那些早已丧失的

我  
因何存在，高贵的  
赫克托尔

那些勇士的花环，缀满  
三少女的圣殿

他何以踏入真理、命运，在死亡门前，他何以懊悔，眼泪犹如不竭  
的大海

除非  
天神的荣光  
赋予你  
不朽  
若你领悟不朽的战争  
如同不朽的  
和平

如同四季交替、昼夜轮转。温柔的忒提斯，海的女儿在镜中指引  
爱成就君王  
恨成就恋人

一个亲吻成就婴儿。冷静如暮色、优雅如弓箭、清醒如废墟。呼  
吸如星光、苏醒如熔化的山岩。他将超越他的父亲。如果悲剧：  
由短暂的痛苦构成

他收获  
成就他的  
身躯  
在羊皮纸上  
一朵暗箭  
金色的花蕊  
击中他  
半神的阿喀琉斯  
他失去  
成就他的身躯  
(碎落石头的身躯)  
一束光升起  
一颗星辰闪耀  
一千年或者更久  
他渴望磨灭  
他  
的雕像  
在过去、甚至  
不久的未来

## 云垂天 / 诗七首

### 暮色

偷牛人，背着他的水桶鞋，走在暮色中。“牛越来越少啦”偷牛人喟叹

我看他背影，在黄昏小路上，恍惚。牛铃不响  
牛铃，为何不响，这只有青草知道

我知道。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偷牛人  
骑着网上偷来青牛，慢慢吞吞，一路磕冲着去了西域

守城兵士告诉我。我问他，那天下雨没  
他说下了好大雨。可惜了，不见五彩青牛，脚踏水桶鞋，腾空起

我只能回到暮色中，嚼着胃里干草，“玎珰，玎珰”老天就这样黑  
下来啦

### 卷笔刀

偷牛人把偷来牛，一头一头，往卷笔刀里送。放在盘里，城市垒起来  
红白相间。好看极了，这些牛肉卷。有段时间

我们村里人，人人自危，放在山上的牛，你心甘情愿看着

就不见啦。只余下信里，电报里  
电话里，那些苍蝇头字大小的，牛骨头腥味

我二爷，舔了舔他馋嘴的嘴壳子  
不敢骂出声来。偷牛人的神奇，村里人早知

那些王公贵族也无不佩服。他们把他们孩子我们孩子变成牛，也因  
为如此

### 建国路 14 号

他们用青石板，铺满整条路。但我知道这不过是个魔法，偷牛人的  
魔法

月亮出来时，我坐老槐树下，双目  
失明。我听见有人，过来问：“建国路 14 号？”

我说是——建国路 14 号。“带卷笔刀没？”我问  
一条街，打造得多像二老爷，生锈的屠牛刀

我是站街的刀锋少女，他以为不是  
我撬开一块青石板，上面有我处女时的血，白发时的乳

“甜不？”他吸着，我问他。可怜人，从没喝过牛奶，不像我们村

偷牛人

## 涨潮

那些海水漫上来，淹没了这座牛骨建成的城市，我看见过城享福的  
二老爷

堵在街口。水下，小汽车变游鱼，开车人变鱼籽  
二老爷变王八。一切，正如偷牛人所言

海水漫上来时，牛吼三声。是该除除  
那些腐气了，被盐浸白的牛骨头，在潮水中开出美丽的花

“尿泡尿泡，狗咬尿泡”二老爷连声嚷道  
落日一头栽进去，“还是血尿！”我也开始呜咽

只苦了建国路 14 号老槐树下，站街的供房的，我的妹子。她是偷  
牛人的娘

## 这不是我

我把一只蝴蝶，一道数学题埋进红薯坑里。抬头，瓜秧看见我爬上  
天空

结着月亮，一头，另一头，挂着一个火球

词，我嘴里的词像一块块滚烫牛肉，披挂在偷牛人身上  
尾随他，我来到革命者一座梦中的工厂  
他从我私处的毛发，摸出，一只红鼻子牛虻

爷爷，从湖南来到云南，父亲，从昆明来到元阳  
仿佛就为了今天。偷牛人与我，在梯田边相遇

传说中的水桶鞋，此刻背在偷牛人背上，我的脚有点痒，我，我像  
一只白鹭

### 当你离开我视线的那一刻

他那么急切。偷牛人打开手掌，手掌中，符印，栩栩如生。他一搓身  
就飞起来。我把一片白云放在嘴唇上，仿佛他的一根羽毛  
轻轻呼吸，我在这个光明如铁的国度

山不转，水不转，我不转。他用一首蹩脚诗，告诉我  
这些年不转的好处。牛皮纸鼓起来，我听见世界的风，被包在里

全副武装，不明旧理。我苦苦端坐，在云端  
若幼儿园小朋友。一再忘记，我不是教师，你也不是我学生

当你离开我视线的那一刻，一只白鹭脚下水牛，长有和我一样的耳朵

## 没完没了的雾

革命的旗子，掉雾里，没了野兽之分。我若盲人一般，活在不灭的  
阳光中

我在悬崖边上跳舞，我斜飞着睡觉。偷牛人，吹奏旋律  
我问一朵花：“可愿意，被一条漂亮牛舌品尝”  
它兜着它发白的乳房，在潮湿话语中，我仿佛  
听见翅膀扑打的声音。一场雾放在山中，最多掳走

一头像我这样的牛。要是放在了人民广场  
养老院，就要被解散，我的革命者，将成为第一执政

我在山中我在雾里褪下发霉的肌肤，没人代替我裸肉的痛苦，尽管  
我血淋漓

## 风行域内 /诗一首

### 幻夜

夜事频发，近于癫狂的赤裸  
就在前一个时辰，我还脚步如飞  
追赶细如蚕丝的光线，情愿被穿透衣襟  
让隐私一览无遗，这是我的刻意安排  
这顿晚宴，满汉全席，我的表情还算文雅

没流出油腻的口水，包厢偶尔红杏出笼  
梵高的向日葵缺少了水分，油彩分外刺鼻  
一条白鲨几乎冲出汤锅，颠覆了海盗船  
马甲们隐姓埋名，跃跃欲试逃出凡尘  
我的座位面南，宽大舞台灯火通明  
有情人鱼贯出入，建造出后现代的辉煌场景  
天幕闪烁着惬意的幽蓝，我的确惶恐最后的晚餐  
华灯齐放的午夜，舒展的心又将关闭  
直至被隆重的夜色涂抹，面目全非

## 无言 /诗一首

### 杂诗

1、历史很丰富、且逼真、提供资料；各路货畅通、若有查询、请拨 91919：

注：1 是反面教材、2 是正面教材

2、我记不清了、那必须得抽屉里的某个药丸最有效、不是急救、掐人中、或者转到深圳福仁医院

3、照片可以随便放、最好：

不要把颜色鲜艳的和破角的放在一块、当然、反过来你又错了  
或者我说的是：aa？ bb？ no！

4、彭德怀像鹰也像狼、我说的是钻到土堆里的狼

5、梦想丽达的人可以是土包、因为葛尤一直在说：神州行、我看行

6、伦勃朗和小保姆是正常婚姻关系、手续所一直征收财产所得税  
是荷兰的运行之本

7、elford 一天进酒吧、请相信、他是真有事的

8、我在看阳光的泡沫剧、请记住：每周只有一次、其它礼拜一礼拜五、  
我都不直接拐弯

9、毛泽东和习的唯一一点像是：是额头  
只有这一个答案  
而且、再版、三版、还很难改动

10、如果你不知我以上说的什么、很幸运、你不会蛋疼  
当然、我不排除你在其它时候蛋疼

11、好了、请那些嘟囔着“这不都是废话吗”的人往左站、以使右  
边那些安静的、愿意听的、形成他们的惊讶之状

12、你妹这个词源于网络、错了、是源于一张嘴巴：  
他先张开口、然后说出你妹、接着被你听到

13、当有一天你在写文字、请明白：什么都可以往上写  
读者看的是你的文字、不是你的生活

14、我是一只鱼、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真的像鱼了、还故意做了几个鱼的动作

15、中国有多少流民、就有多少慈善家、就有多少套囚服

16、我想你了、想的水都绿了、这个绿字很重要、因为在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它必须先绿、以衬出我想你

17、我吸过烟的烟比我的牙齿多、这话猛一听、带劲、就好像我牙齿真的很多、威风凛凛的样子随着岁月增长

18、在黑暗中、世界是一坨（ ）、记住括号里只能填名词、最好是圆的、沉甸甸的、而且给人不好印象的东西

19、爱、像江水一样、这说明它很猛、那么在它席卷浪打地过来的时候、它怎么有时间温柔呢？是你说像江水一样、没说像蚯蚓一样

20、咬文嚼字不怕、咬着不放嚼着不放还一直看着你口中流出哈喇子的样子、真、有点、危险

## 白弦 / 诗二首

### 夏日断片

夏天已经很久了 万物还在  
自己的位置上 不断来临的雨水

应和着它们隐秘的磨损与滋长

海水隐藏在你脸上

许多的过往和未来挤压着  
现在一片狭长的海滩  
在那里 我们扔下空瓶子 烟蒂 刚刚捡起的  
空贝壳 穿过狭长的海滩  
返回各自孤独的内陆

哪一部分才是更为强烈的存在  
不断涌动的海水  
使所有的海滩和内陆疲惫不堪  
时间的表面波动而扰攘  
夏季 海滩 空贝壳  
又一个季节就此溃散沉陷

在这珍贵的人间

我已被深深地刻蚀 在这珍贵的人间  
我曾被散发到哪些事物当中 成为它  
一小部分的存在  
哪些事物曾驻扎在我孤独的内陆  
改变过它的氛围和秩序 带走过它的气息

经历的事物纷纷散去 留下一层又一层的

波浪和盐渍 那是你分到的海水  
你用它去哭 去探测命运的温度  
去奔腾去消失去  
带来更深的事物

一棵在雨水中受尽委屈的树  
一条原地打转的船一个永不正确的答案  
一组不断变幻队列的词  
留下又一片叠加悲喜的海水

这一次  
它将把我更深深地刻蚀

孙启泉 / 诗一首

## 寂 静

他是寂静的  
以至于刀叉碰到瓷器的声音  
让他惊奇而恐惧  
他是小心翼翼的  
而他贪婪的咀嚼声很响  
以至于他停下来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  
要不停地给一张嘴巴喂食

张洁 / 诗一首

### 桃花庵，答元中兄

花谢花开，桃已千年  
果实熟透，任路人和鸟儿分食  
何须问：谁播种，谁守护，谁记念  
一个词语  
在线装书深处，独自修行

放走风，放走一对一对的翅膀  
豢养多年的“骄娇二气”，以及各种隐疾  
和了泥，摁进墙脚。除了日月星辰，这里将不留下任何缝隙  
桃花庵，白天和夜晚一样静  
也许是悖论：炭炉上  
水，总是沸腾着的

青灯如豆。剪掉一朵灯花，奶奶就亮了  
再剪掉一朵灯花，四婆婆的黑布衫，倏忽消失  
她们在故事里隐现  
让我看见，然后看见自己  
让我放弃，并由此开始懂得什么是爱情  
掩上木门，桃花回到了庵里  
一生回到了命里

“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我只从亲手凿出的井中打水

## 铁柔 / 诗二首

### 窗外那棵树

裸出深秋高蓝的天空  
它落光了叶。几个傍晚  
整栋县政办公楼人群散尽  
我折回去，站在下面  
抽烟，仰望秃枝末端  
像个约会的惯犯  
我想接住漏下来的黄昏  
接住即将倾覆的暗影，以及来自更远天上  
苍白的呐喊。树下  
铺着叶子的石凳，像在等  
等我站累了，坐下

往常透过窗  
这里坐着上访者，掮客，政要  
亡魂，像在秘密交谈着什么  
坐着几只麻雀，内心慌乱  
动作滑稽，随时准备飞走  
石凳，成了人世边界的港口

偶有人问现在你还在这干嘛?  
我说，等人。  
因为老有人坐在这等人，在这不易、忧伤  
世界略显轻松的场所。而言外之意是  
树叶都掉光了，你还来干嘛？  
他们认为我不够明智，等不到任何人  
或纯属做作，想成为另一棵树  
甚至因此把自己暴露给秋风

我被问得不知所措  
更觉孤单，像一只蜗牛  
唯一确认的是：到此四年  
这棵树，一心一意陪我四年  
内心的每次裂变与安顿  
让我明白了一些不变的事物。比如一年一度  
的叶落，让它变成一次河  
撕开地下的闸门，在天空  
入海口处分叉，流速因开阔变缓  
那是多么壮丽，  
退去了枝叶繁复的映衬与阻挡

这个季节，我一直在爬这样一棵树  
一棵我在小学校园，贪婪享有过它花蜜  
一模一样的楹槐树。爬到顶  
应该是春天了吧，阳光下举着琉璃的花冠

## 老同学

他死了。他的  
母亲还活着  
妻子，还活着。她  
和他，尚有一个三岁的女儿需养大  
至于他的父亲，我现在  
才知道，在他很小的时候  
已经过世。他们家又回到了  
母系氏族社会。我更愿意相信  
父子俩是去打猎，与死亡  
之兽博斗的过程中，他们  
只是时间掉了的两颗门牙  
他歇了下来，在篮球场边  
喝一个女生买的汽水  
他跳过了一些课程，但曾经学到的  
比我们及时：怎样避孕  
怎样夜不归宿，而且津津乐道  
恋爱中在滇池海埂看到的海鸥多美  
怎样用放大镜集聚光  
点燃阴影里的一些东西。怎样  
不露声色，担起、吃掉丧父之痛  
他叫马力超，瘦高个，卷发  
现在想想，像某个外国人  
偷渡我国不过半，就被闪电  
带走了，成了闪电又一幽魂  
几天来，我一直以为

他还活着。进超市，上班途中  
为我自己两岁的儿子洗澡  
以及因厌倦生活一个人在河边静坐  
我强烈感觉到他的存在  
他用一个死人的记忆，还原了  
此刻，暮春流淌的河水  
那么幸凉，那么污浊  
那么易逝，那么执着

## 世界的边 / 诗二首

### 餐前词

在食堂吃饭，得排队。排队是一种文明，可是很无聊。无聊了不免失口，也就是说平时不说的话。中午谈到统计，有人就拿出词典态度，统计就是统计，就是算。可是，他忘了，情况变了，原子弹也拯救世界。统计学是一种方法论，作为方法的理论，应用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改变，战争是毁灭对方、经济是共存、保险是自保，算得越来越保守，也越来越细。最保守的，是精算，算如何立于不败之地。  
聪明的算现有的，不聪明的算没有的。

### 吐痰的馒头

#### 吐一口痰

在白馒头上

痰还是痰  
馒头就不再是馒头  
连原先的是也成了问题

一个馒头  
有脆弱的白

那入口的纯洁，如爱神  
经不起，一丝玷污

一口痰，无论从哪个方向吐来  
你都要迅速地躲开  
并且远离它

瘟神一样的口物  
是不死的巫师

昊 岸 / 诗二首

烟霞癖

即令冲击电钻不将须弥摧垮  
有关累犯通奸的风闻，也足够

敉平一场刺谬的山水民运

喧阗之夜，嫠妇还阳  
统领百万党卫军长歌当哭  
在火并情欲的革命胜迹上  
树起人形箭垛，不偏也不倚  
栽下膺惩、哀荣与嗜物

——这是我听过最堂皇的耳食：  
染上远行之瘾后  
鬼就再没有离开过你

## 质感

豪雨中，疾步者镌凿出  
一股公墓的香气，炽盛如  
两造杜撰的性爱日记：  
先摸黑，后圆谎

无疑，这更像形容雷击后的  
停电经济学，满溢放诞  
刨除惊喜，便只余下  
春懒和它的墨突不黔

而物事正被物事本身所  
冲溃，仿佛某项励志铁律

即兴镜头前，词根散了  
你照样里外不是人

槐蓝言白 / 诗一首

### 年代的去向

过两天，火车就要带我母亲回去。  
我要尽可能给多的钞票让她  
随身带着，让她感到愉快和富足。  
其实怎样都不多，跟时光这个  
断头台要向她斩割和掠夺的比起来，  
她这一生的黑箭还会射向哪呢？

像 CF 广告，从左向右，从一个  
场景跑进另一个场景，跑过四季  
或一生，从婴儿跑向一个出海口。  
被稀释和幻化成无也不会有多疼吧，  
但在这之前，我们都做过好角儿，  
闪亮艺名，被亲爱的人含在嘴里过。

只能用“飞溅”来形容自己早晨  
梳头时脱发的情景。又好似黄叶一地。  
母亲说我像父亲，总掉总长，未见  
稀少，这是我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

祈愿在我心里，皮相是冷冷锦衣卫，  
现实中带着刀子，梦里总觉得死到临头。

惊悸于隐匿驯服的光景，汽笛引来  
苍茫之意。怨气，素雅，火车凭碳火，  
我们又笑它跑得再快在冬日月下  
也只是付贱骨头。又喜欢它，见月光  
正照进预订的那节车厢，布草慈软，  
见年代在熏呛的香味和倒塌的元音上。

诗东西

“国际诗人之家”互译项目

Poets Translating Each Other

Project of “Home of International Poets”

里所与 Annette Robichaud 互译

里 所 /诗一首

白色蝙蝠

一只白色的蝙蝠  
从暗夜出发  
飞在白昼的光中  
孤独的骄傲  
不被它的王庇护

它患上了要命的白化病  
却必须从夜里挣脱  
飞向白光  
刺热的太阳  
烧伤了它的眼睛和皮肤

就是一只白化病蝙蝠  
翅膀正在消失  
那一处可以藏身的黑色  
它已经到达不了

近在眼前的幻觉  
加速跌落的毁灭

## White Bat

A white bat  
Starts from the night and  
Flies into the light of day  
Its lonely pride  
Is not given asylum by its king

It's suffering from terrible achromia  
It must break free from the night  
Fly away to the white light  
Tear through the hot sun that  
Burns the eyes and skin

Of the albino bat  
Wings are disappearing  
It never arrives  
To the darkness where it can hide.

The hallucination is close  
Its destruction comes quickly.

## 火车过宁夏的某个村庄

落日正沉入羊群吃过草的低地

金边的云朵  
享受了最后一刻  
幸福的光辉

树木渐渐多起来  
田间向日葵  
花儿小朵  
羞答答包起隐私

夏末黄昏  
西北的天空  
仿佛靠近了大海  
蓝的和黑的部分  
都多了几分滴水的温柔

移动  
起伏  
以植物的方式  
把信仰洗上三遍

The train passes through a village in Ningxia

Sunsets are sinking into fields while sheep eat grass  
The golden clouds  
Are enjoying the last minute  
Of glorious happiness

Gradually more comes into sight: trees  
Field of sunflowers  
And small flowers  
With shyly wrapped secrets

In the late summer nightfall  
The sky of the northwest  
Slowly approaches the sea  
The blue and black portions  
Are dripping a little more gently

Moving  
Rising and falling  
In the manner of plants  
Beliefs must be washed three time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nnette Robichaud)

阿妮塔诗 / 诗二首

清晨 Mornings

“清晨是属于他的，蔚蓝洁白  
像早餐的桌布”  
——凯茜·宋

茶杯整齐地摆放着  
像小巧的舞女，对他的嘴唇行曲膝礼。  
他的嘴唇将会触碰我的，一次  
又一次，但仅仅只是当我们  
终于回到一起，  
经历了漫长一天的逢迎，  
说太多无聊的话之后。  
在那之前，他坐在桌子对面，  
嘟起嘴唇紧贴杯子  
我多么羡慕那柔滑的杯沿——  
晨光中，慌乱地吃完面包和鸡蛋  
顾不上面包屑，  
也顾不上他站起来的时候  
小鸟唱着什么歌，  
他眼睛里的蓝色  
掠住我的，他走向我，  
亲吻我的前额，  
留下茶杯在那里渴望。

### 浮木 Driftwood

一块块浮木被尖利的金属钩住  
2.99 美元一块在海滩上出售，  
每一块都形成了个性，  
就像它们未来的主人  
除了这个小女孩之外——  
她被太阳晒成铜色，沙子

从她的毛细孔漏下。  
她每天站在那里看着，独自一人。  
她欣赏这些浮木但从来不买，  
她只倾听，从不开口说话。  
当别的孩子询问这些干燥的浮木里面  
是不是长满了大眼睛的小虫子，  
她手指滑过坚硬的每一块。  
这个晒成铜色的小女孩，眼睛  
有着大海退潮时的颜色。  
有一天她宣布她想要  
把它们全买下来——全买下来。

里所译（PEW校订）

## 回地与 Miroslav Kirin 互译

### 回 地 / 诗二首

### 玉 兰

你练习空山鸟语的引子，  
听见窗外一声鸟鸣。

紫玉兰树枝摇曳。

鸟儿已飞遁。

二十一朵玉兰，  
二十一盏火焰之梯。

盘旋着点燃自己，  
玉兰是《会饮》中的对话者？

一架爱欲之梯。有话语盛开，  
在梯子上恰恰鸣叫。

你的琴音与飞遁的鸟鸣，  
谁的音更准一些？

## MAGNOLIA

You've been practising the tune of "The Bird Singing in the Hollow Mountain"  
when you hear the bird's song.

A purple magnolia twig sways.  
The bird has flown off.

Twenty one magnolia flowers,  
twenty one flaming coils.

There is a point of self-inflammation in the wind,

magnolia has become the centre of dialogues.

Desire swirls around the coil. Words blossom.

The flaming coil starts to sing.

The sound of your instrument and the bird's song,  
whose sound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I FIND PEOPLE ALREADY BURIED ALIVE

我遇见被活埋的人.....

I find people already buried alive,  
in Zhaotong, Yunnan. I find cul-de-sac and some untrodden paths.  
Mirroring the fares of ghosts and shamans.  
I find Muslims with fear in their eyes.

I find the darkness of black coal  
and deep black coal excavations in the ever-growing shadow of the  
moon.

I find the centre of hell occupied by the interceptors of petitioners.  
(I didn't say I blocked our Beijing river.)

I find backstabbers. The village of petitioners. Secret security guards.

I find Lin Xiao. Chen Jiaping. Lixiao Lan.

I find lawyers. Dwarves. Or people with amputated limbs.

I come across the trial to Mr. K.

All my life I have wanted  
to learn someone's blood count.  
Perhaps to find Bin Laden  
being pecked by costumed tuna fish.

I find wizzards. Barbarians.  
Anti-enlightenment and anti-superstition experts.  
I find good times, or their living fossils.  
I find times perfect "to buy awards" of national character.

Every day I find Run Tu in Shaoxing,  
and Run Tu in the village of Chang'an .  
I find my parent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village.  
(Their palms extended as of people buried alive.)

I find Zhou Zuo Ren and Hu Lan Cheng.  
I find hypocrites of mediocrity.  
I find ... weed ...  
but never Lu Xun and Wang Jinf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iroslav Kirin)

柯 林 / 七首

这样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印度人身上

IT WOULD NEVER HAPPEN TO INDIANS

地面——依然湿漉漉，自从下午的阵雨后。每一片小小的草叶坚持  
将雨滴归还天空。

无意中听着无心机的对话，我们没有留意夜幕的降临——突然，夜  
就在那里：在两杯茶水之间。乌云已散去，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到  
外面看星星。

对于星星，我们所知甚少。但这并没有减少我们观察星空的快乐。  
后来，我们返回门廊继续饮茶。

在地板上——有一只被踩死的青蛙，像一个瘪塌塌的皮夹。它或许  
是粘在我的凉鞋底下带进来的。但没听到任何动静（仿佛一个生  
灵的死亡应该有声音）。

这样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印度人身上，你说。出于对小生灵的尊  
重，印度人都赤脚行走。

再也不在夜间到花园里去了，我决定。

“你为什么不写一首关于青蛙的诗？”你说，“我正读完一卷中国  
古典诗人的诗歌。”

但问题是，出于对中国诗人的尊重，如何写出一首关于被践踏的青  
蛙的诗？

## 争议 DISPUTE

那一天，他在大街上倒下，崩溃，  
一下子就崩溃了，像一具棺材盖上了自己。  
没有人抬起眼皮瞧他一眼  
他为什么倒下，为什么崩溃  
一些人围拢来试图弄明白  
一小群人静静地讨论着事态。

## 樱桃 A CHERRY

这颗樱桃里有一条虫子，  
虫子不想被外界惊扰。  
读着《哲学研究》，他喜欢安静地呆着。  
这样已持续了数天，而我失去了耐心。  
对于樱桃内一条博学的虫子，又能做点什么？  
带我去游泳池！他抛下他的书，  
在里面喊叫，我不记得上次我刚游过泳！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不是那种爱争辩的人。  
后来，我吃了樱桃，  
忘记了所有关于虫子的一切。

## 我还没有被我的舌头吃掉 NOT EATEN BY MY TONGUE YET

我还没有被我的舌头吃掉。

但这事马上就要发生。  
许多人已经聚集在维尔纽斯，  
随之是那些奥斯陆和斯拉纳的人们。  
被暗示一个指定的信号，  
每个人将乐意伸出他们的舌头。  
还没有被我们的舌头吃掉，  
但那种事情马上就要发生。

### 太多黑暗 TOO MUCH DARKNESS

太多的黑暗包围着我，  
让我们用榔头砸开它。  
什么？你不知道榔头在哪儿？  
好吧，我们可以等待，  
直到黎明来临。榔头就在手边，  
你将看到。

### 事情发生但我们不知道

IT HAPPENS YET WE DO NOT KNOW

这是岩石。  
这是风。  
岩石将被移动？  
或不移动？  
我们很愿意知道。

## 意义 MEANING

最后，有人咳嗽，  
关心意义。  
空气凝滞，每个人都坐着。  
历史在干什么？  
她也凝滞不动，或只是坐着。  
有人咳嗽总是好事。  
稍晚些，我会第一个发出抱怨。  
在随后的喧哗声中，  
我将安静地偷偷溜走。

(回地译)

明迪与 Yolanda Castaño 互译

明迪 / 诗二首

VERDI 威尔第

O Leste é unha camelia enorme, a neve pola que camiñas,  
a túa chaqueta vermella coma os seus labios abríndose.  
Achégaste onda ela respira, logo xiras e descendes  
ao cantil das súas mandíbulas, coma un sampán deslizándose.

Ante ti o vento, a auga, todo flúe  
sen color. Ti continúas a marcha, tan pequena, tan escura,  
coma a bala dun fusil que non se disparou nunca, un asasinato  
sen sangue, unha palabra baleira, unha preposición, unha partícula.

Os adxectivos fallaron, procuras o verbo  
sen consumar, pero non discorre nin vibra  
en medio de ti, só avanza pouco a pouco, calado,  
pero pesado como exhalación— a morte torna

o seu rostro de camelia, unha aguia loita sobre ventos de pétalos  
ávida de vida nova. A xente observa e suspira.

Só ti viaxaches aló e volviches para dicirme:  
“É tan branco alá. Trae más vestidos todos de flores”.

## PAGANINI 帕格尼尼

Tempo de gripe, os virus espállanse coma a neve,  
imposible escapar. O truco é morrer axiña,  
as agullas non fan senón empeorar as cousas. Cada catro horas  
tomo pílulas para a alerxia, coma graíños de pole os síntomas  
arremuiñan arredor, axítanme a alma. A nai di:  
“Non escoitedes, ide durmir.” Pero estou obsesionada.  
Algo indicible me vén, sen pestanexo nin volta atrás.  
Son alérxica ó son, son alérxica á cor, tan só hai ondas  
nos meus soños— ¡Non hei namorar da túa vermella cabeleira!  
Pero ti non vas marchar, ti zorregas o látego dos meus nervios con

fereza.

Só queda unha corda, os meus dedos móvense con pánico.  
¿Significado? ¿Tempo como tempo? ¿O tema? ¿A melodía?  
¿Qué é o que suxires? O meu corpo case se divide,  
incapaz de soportar os efectos desta droga. Trato de espertar.  
¿Qué é o amor? ¿Qué é a febre? Non teño talento  
para atravesar ambigüidades, a miña única arma o desexo —  
de noite a vida é infinita, eterna coma luces que rebotan,  
folerpas de neve que batén, beizos que tremen, cando o vento  
detén o xirar dos muíños, pronunciando dramáticos cambios.  
Só unha cousa é segura: veñen diaños vestidos con cortaventos.

(translated into Galician by Yolanda Castaño)

尤兰达·卡斯塔纽 / 诗二首

Two poems by Yolanda Castaño (Spain)

### 变形记 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首先是一种疾病  
一个女孩有危害性的禁欲那时我们很穷我一无所有  
除了在我面前摇摇晃晃的贫穷 苦涩 一种  
寓言情结 一种综合症 鬼  
(同样命运多舛的错过或感叹)  
打碎我项链的有阴影的暗礁。

首先是一个闪烁的鱼刺  
用呼吸抚摸我不可能让我高兴  
我是学校操场上最相貌平平的脸  
平淡的表达不在任何地方播下什么  
拥有或者没有 放弃 习惯 吞下去  
乌鸦覆盖着被判决为永久寒冷的云  
一阵病人飓风一场私人掠夺  
(我是修道院姑娘她们全得了  
厌食症女同性恋除了  
棍棒糟蹋 胳膊 脑袋  
戾或良心)。  
我闭上眼睛强烈地盼望  
一次性永久地变回到曾经的我。

但美丽会腐败。美丽会腐败。  
戴破我项链的有阴影的暗礁。  
早晨得胜 咽喉含着预兆。  
愚蠢的小东西！你迷恋被十字架覆盖  
而不是内容。  
这是晕眩之花在冬季缓慢绽放  
河流跳回 变成瀑布玫瑰  
玛丽帕莎蝴蝶和蜗牛出现在我头发上  
我乳房的笑容为飞机增添燃料  
美丽会腐败  
美丽会腐败  
我腹部的紧度护送春天  
海螺在我的微型手中流动

我的最高嘉奖掐我的左心室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么多的光在这么多的阴影里。

他们说你的武器将是对你自己的惩罚  
他们把我的美德扔到我脸上这个  
俱乐部不接受画红唇的女孩  
肮脏的海啸变态的高利贷  
与我的假睫毛无任何关系  
老鼠跑到我房间弄脏我的内衣抽屉  
几升废料沥青秘密刺探  
几升控制几升毁谤几公升怀疑  
与我眉毛的紧张弧度一致你应该被绑起来  
被赋予灰色的外观用酸洗去你的特征  
停止做自我以便成为一个作家?  
他们妖魔化我细长的脖子以及  
我头发在我颈背上的样子这个  
俱乐部不承认这样调教出来的女孩  
我们不信任夏天  
美丽会腐败。  
仔细想想这一切是否值得。

我经过这里无数次，从未与你相遇

I PASSED BY HERE SO MANY TIMES, AND NEVER SAW YOU BEFORE

我们正在做一个详细清单，  
如同不可预见之星座的标本馆。  
首先是百合，散落的星星装饰；

大丽花，菊花；  
罂粟也收因为这些身材细小的害羞花朵也值得一提。  
无花果树上的花是潜意识之花。  
最书卷气的是：穗状花簇的花冠。  
兰花显然是淫荡之花，  
过分类似于——我就不描述了。  
芙蓉使下午充满了奇异幻想和谚语。  
绣球：告诉我在哪里我曾经有多快乐。  
还有鸢尾花，薰衣草，被叫做茶玫瑰的植物。  
然后是玉兰★，正如这名字所示，  
曾是某种蒙古★君王的标志。  
马蹄莲，银莲，杜鹃的硬朗迹象。  
然后是遥远纬度才找得到的其他神童，  
比如难以言状的奇拉曼特花，  
能够感觉到却看不见，如同  
从膝盖上发出低沉呼唤一样的深深的爱。  
这里有  
河流盾牌——睡莲，中国玫瑰——月季，狮齿——蒲公英。  
也有秩序花，巧遇花，心绪花，但这些已经  
更多地是概念性花朵。  
百香果像答案的宝座，  
                  思考的华盖。  
有些花永远带有第一眼见到时的名字。  
丁香，金盏，康乃馨。  
我不能忘记的含羞草，一丛微小的警告，  
也不能忘记我的最爱：三角梅的不雅的热情香味。

不过，我已告诉过你——我也不明白，真奇怪，  
我经过这里无数次，  
不，  
我从未与你  
相遇。

\* 玉兰 Magnolia 和蒙古 Mongolia 音相近，故有这奇怪的联想。（译注）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明迪 译)

诗东西

青年诗人小辑

Young Poets

[ 巴西 ] 纳尔兰 · 马托斯 Narlan Matos

预言 The Prophecy

哦明亮的天空下无名的花朵  
哦罗马圆柱耸立使我不再疯狂  
哦全世界的苍蝇在我饭桌上团结起来！  
哦前夜的黑蜂巢——所有这些  
点燃一只蜡烛，早晨太阳的红色蜡烛  
让风缠绕你的手臂，让你头发飞扬

哦沉默的蓝色蜥蜴躺在永恒的山谷  
哦安的列斯群岛的岛屿，我看不见你的白色墙壁  
哦神话、寓言、故事的沼泽，我不理睬你们  
为桌上罐子里的死水果唱一首摇篮曲  
睁开你的眼睛，在光线中眼盲

哦你这从死亡中返回的人  
告诉我你看不见什么  
告诉我你去了哪里  
有什么真相我们可以今晚为之干杯？

沙皇 Tzar

如此巨大，期待

万物  
期待海被隐藏，日落时  
被勾勒  
期待泡沫的海岸  
白色的软  
手臂  
期待薰衣草的香味  
期待平原，期待紫罗兰  
期待梦想中的女人，她的百合  
手  
以及茉莉花手臂  
抹着寒冷黑夜的  
香水

时间沙皇永生不灭  
像一个武士躲藏在看不见  
之处  
飞越我们易碎的尸体  
词汇从他嘴里  
流出  
以河流和山脉  
之形  
在我们灵魂里  
隐痛，我们灵魂之中  
的痛  
没有什么可以平静或平息睡眠  
毕竟

一个奇怪的虚无在向我们招手  
从万物  
之后

与此同时，感受  
日出，  
以及风，  
以及夏天播向大地的  
金色  
以及三月的词语  
宣告绿叶  
感受森林的河流  
黑水  
流过白沙  
感觉温柔里有什么，  
我的兄弟

因为它如此巨大，人类的  
期待

[ 斯洛文尼亚 ] 安娜 · 派佩尔尼克 Ana Pepelnik

摇曳 Shakes

没有风。只有知更鸟释放的空气  
间歇性地摇曳。

在我身边。我们把整整一个星期  
在公寓大楼之间的穿行甩在身后。

每天在街上来来回回走几次。  
人们仍然拥有自己的花园。  
他们不忙的时候把花园照顾好。  
菜圃里长满了菠菜

没人去炒。

### 走路一样 Walk Like

街上突然清空。  
仿佛下了一场大雪。今天  
正好在下雪。仿佛舞台上幕布落下。  
它带来了一些它自身的平静  
以及抹奶油一般的光滑，所有的肮脏  
消失。此刻我知道这意味着钢琴  
会再次出现，然后是手套在琴键上迅速滑动的  
消声的声音。  
你将再次用双手捧起瓢虫，  
在街的尽头把它放在我的膝盖上。  
所以我不会发抖，所以平静会维持  
数天。街上以及街上的一切  
今天都异样。白的，空的。  
效果有一点奇怪，所以我集中注意力  
注意我膝盖上的温暖。双手

捧住瓢虫，每次我看它都会给我带来  
好运。

[ 拉脱维亚 ] 阿尔维斯 · 韦戈斯 Arvis Viguls

### 书 THE BOOK

一个接一个，我抚摸我的  
伤疤，  
我唯一的伪装物，  
以便记住，我是谁。  
我忘了如何  
划十字——抚摸伤疤  
成为我最后的仪式。

最早的一个伤疤  
在我的左肩——  
天花疫苗——  
圆圆的，就像有人  
将一根烟蒂熄灭在那里。  
那是我的第一次洗礼。

我有很多细微的伤痕  
布满我的十个手指——  
十戒的每一个戒律。  
小时候我喜欢刀。

那些日子里没有  
其它的玩具。

我曾经把所有我能在家找到的  
尖锐东西  
摆在我面前的桌上，  
给它们命名，  
就像人们给孩子命名。

人们根据牙齿来确定  
马的年龄，  
而痛的年龄——由伤疤确定。  
而我还年轻。  
这里——必须用耳语  
轻述——  
仍然有许多剩余的空间。

### 《夏末以及其它诗》节选

FROM THE END OF SUMMER AND OTHER POEMS

你的头在我的手心里歇息  
就像飞鸟在地面上  
筑巢。  
我们来自这个世界。

我们想成为一面镜子  
反照一切事物，自己什么也不

保留，  
生活穿过我们  
就像光线透过窗帘  
轻轻唤醒睡眠者——  
梦想结束。我们来自  
这个  
世界。

我们张开自己  
就像一扇门朝里开放。  
我们来自这个世界。

[ 越南 ]Nguyen Bao Chan

记忆是 Memory Is

记忆是猜迷游戏  
装满了记住的事情

它发现一个木娃娃  
就梦想起森林

它拾起一只贝壳  
而听见大海

它瞥见早晨的阳光

就感觉到温暖的吻

它擦过裸露的肌肤  
就被爱的灰烬烫伤

它饮一滴夜的露水  
就再次感到旧的渴望

它触摸河水  
涟漪迅速消失

它隐藏  
而发现天空

它转身  
而坠入深渊 .....

### 对话 Dialogue

——给瑞士朋友亨里克·尼尔森

梦里失去的东西  
你如何找到?  
——在另一个梦里寻找。

白天和黑夜之间存在着  
什么?  
——思想。

什么是雨的语言？

——雨滴的声音

互相交谈。

什么是石头的语言？

——苔藓留下的脚印。

沉默里面存在什么？

——沉默本身。

破镜的碎片去了

哪里？

——它们在一个生气的男人眼睛里

闪光。

春天何时何地

开始？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当你打敞开心

接纳新的东西。

世上最长的诗中

最长的字是什么？

——“阿门”。

[ 意大利 ] 弗兰卡 · 曼斯娜丽 Franca Mancinelli

★

像一只勺子在睡眼中，我们的身体  
捞起夜晚。埋藏在胸中的  
一大群动物抬起头，伸开  
翅膀。这么多的动物移居到我们身体中  
穿过我们的心脏，停留在  
胯部的折痕中，而在肋骨  
折缝中，这么多动物  
不愿成为我们，  
不愿在人体轮廓中  
纠缠。

★

枪声一响  
你重新开始呼吸。半人半兽面朝下，  
没有血流出。  
摇摇晃晃的视线中，一只眼角  
看见事物，  
另一只奄奄一息，一切  
溜走。树木  
倒向一面，  
声音消失在每一片树叶中，

而这些树叶像鸟一样  
瞬间飞走。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by Ming Di)  
以上 5 人为明迪在 2015 年翻译工作坊期间所译

[ 中国 ] 李林寒

静海

鸟越过第三根电线  
鱼的吻却还在梦中  
码头上捕鲸人满脸通红  
酒瓶倒地，布满铁轨与鸽群的  
黎明的云层，被风暴敲响  
我们，以及承载我们悲伤的  
古老帆船  
已在电流内部涌出

白露

这一天，草梗上  
白色的露  
有透明的骨头  
有颤栗的胃  
有忧郁的嘴唇

有湿润的心  
有一个明亮的村庄  
有蝴蝶彩色的死亡

## 十七

月亮已爬上山梁  
夜风中摇曳的事物：  
枝叶上的尘埃  
花卷曲的心脏  
飞蛾的心事  
被照亮和收拢  
低于月光  
低于村庄的往事  
只是风中逐渐柔软  
且苍老的虫鸣

## 酸梨树

他们密集地跌落  
从童年的云端  
跌进中年的蓝中  
蓝是一张昏聩的网

李林寒，1985年生，甘肃天水人，北京七月之葵文化机构创始人，图书策划人、设计师。

[中国] 邱启轩

### 安静的疯子

我想跑出去大喊  
从门缝看见外面时  
我慢慢蹲下来  
捂着脸，流出了泪

这里的家具都只有一条腿  
站着  
度过一生

铁锅倒扣，像火的坟茔  
我重新发现了  
一层苦难的黑色碎末  
但只够蘸着写下半句

在胸口合十  
掌心仍然有封闭的空间  
我再次走进里卧，书桌上  
盆景能把大自然的疯狂  
画为静谧

2015.10.14 八大处医院

死亡使老年胃口大增  
贪吃着猩红的不安  
黄昏的门缝变得更加狭窄  
落日迫近，抗拒着  
被地平线慢慢消磨……  
几乎有一抹微弱的余晖  
绝望而温存地闪耀

荒石上一只蝎子翘起  
最毒的尾刺  
星神在结束后没有重现

2014.11.27

邱启轩，1984年生于山东滕州，曾就读美国加州大学，企业创办人。与友人编有诗刊《12号》，译介有若干宗教典籍。

## [中国]里所

### 星期三的珍珠船

当秋天进入恒定的时序  
我就开始敲敲打打  
着手研磨智慧的药剂  
苦得还不够，我想

只是偶尔反刍那些粘稠的记忆  
就足以沉默  
要一声不出地吞下鱼骨  
要消化那块锈蚀的铁  
我想着这一生  
最好只在一座桥上结网  
不停地画线  
再指挥它们构建命运的几何  
我必定会在某一个星期三  
等到一艘装满珍珠的船来

2015.09.29

### 霜降之夜

霜降的雨水此刻在响  
我释放的盐挂脸上还未洗去  
早早就躺下了，床头的灯光照着  
那个疯狂而疲倦的场景慢慢褪去  
我们都豢养起猛兽，柔软下来  
你虚弱地陷在椅子里  
读了一段白天的日记：回忆与爱  
并没有收录冰冷或者颤栗  
这是个完美的世界，因为我们还能  
击溃对方  
屋子里往日的疼爱早已逃逸  
多么费解的矛盾：我们的精神

并没有融进，我们的身体

我们不停追逐着它  
充沛的花冠，已脱尽了水分  
在霜降之夜  
我已交不出我的性，用于救你

2015.10.27

里所（1986—），青年女诗人，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兼事翻译。

[中国]左右

秘密

那些死去的人  
实际上还隐秘地活着

自从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  
他们就一直跟着我

天还没亮，我就看到了他们  
我赶上去，欢喜地看见很多星星被划来划去  
变成火柴

他们划了一根

又点了一根。香烟在树上慢悠悠地吸着  
他们跟我说了几句话就不见了

## 兄弟

——给苏明

我差一点就拥抱了你，在一刻钟  
我差一点就拥抱了你，在兰州，在风刮得像割玻璃的凌晨

第一次见面，车刚出站，你熟悉得像我  
当兵五年归来的堂兄

坐在出租车里，你多次露出虎牙，对我傻笑  
我慌张掏出纸笔，却什么话也写不出，只好假装很冷

路过黄河口岸，我看不见我们挨在一起的影子  
我小心翼翼把它捏在手心，生怕它无故跑掉

两天的时间真短。我扳开手钟，拼命将它向后拨弄  
但时间也很孤独，伤得只剩雁过留声

要走了。我在人群里不断回头  
你立在原地，眼中的泪光颤颤跳动

你走后，我把在兰州的一天  
不断唠叨成漫长的一生

左右（真名），1987年生于陕西商洛。曾获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诗歌佳作奖等奖项，出版有诗集《地下铁》《我很坏》《迟火车》。

## [美国]陈圣为 Ken Chen

### 蒸发（外一组）

你相信么？

我们曾经是陌生人，干枯

而未孵化，未来在我们之上等待，仿佛一个水池。

六月从蓝色的雨袋中

喷薄而出，我们相拥歪歪斜斜沿街而下，举着一把破伞。

半夜两点

你朝我屋顶扔瓶子。我把内衣

藏在你口袋里，烟雾的天空，月亮曲子。

今晚，雨水直泻。

雨水彻夜敲击玻璃，绝望至极，

祈求进入。

好吧，让我用时间来滋润你，直到湿熏透我们。

让爱淹没我们，爱的幸运时代。

让这个湿的纪元浸泡卧室，直到我们的颈部

穿起湖泊衣领。

救生员宣布，不要让任何年龄的任何人

单独游泳；成年人

也会溺水——此刻水亲吻我们直到屋顶！

那次我们互相亲吻了一夜，我们是想  
把鲜汁时间从身体里吻出来  
还是仅仅想把对方湿成

一段纯净的时间？  
我们的粉红色呼气蒸发向天空，  
但我却发现自己  
被空房间吓了一跳，因为你也蒸发了。  
黎明用粉笔划出它绽放的线条。  
我们曾经不会死，但现在看我的皮肤  
皱成了大理石。  
早晨，世界的白色屋顶，  
温暖我们累积的水域。  
雨水朝上而干。  
这间卧室，排出的护城河。

### 瞬间的生命 [ 摘录 ]

@ 恋爱中的笛卡尔

爱吧，接受这一事实，我们不是纯洁而透亮的心，像虚掩的星辰飞  
向对方——不，我们染上自我的色彩。我们有时相信自我是一种不  
可见的玻璃，如同我们相信身体是肉做的西装。怀疑所有不可见的  
东西。怀疑所有可见的东西。

@ 克林·鲍威尔

不要做一个悲剧人物。什么是悲剧人物？犯罪的受害者不知道自己正是罪犯。

@ 地狱中的阿多尼斯美男子

然后她儿子带着爱神枪和箭  
抽出爱轴，递交——一只纤细的箭头  
在她乳头，像一个讨厌的裂片……  
一头肥猪用巨牙抵撞我，但生活本身才烦人，傻瓜！  
我从来没有欲望，我总是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而在这个灯光可疑的走廊里，我想要野梨，坚实的乳头般的水果——  
水仙！  
三叶草！以及八哥的颤音，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种  
苹果，在这里……苹果？那么，我猜想我确实想念她  
  
——你知道当我跌落出生活时  
我抓住她心脏就像抓住一根绳子。

@ 弗吉尼亚·伍尔夫

有关我的秘密，我的倾诉对象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记录，以及  
将来会阅读它们的陌生人。

@ 移民之子

我曾经假装是美国人。

直到我意识到我是美国人。

@ 理查德·罗蒂

什么是宽恕？当别人的罪行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很可能犯的一种行为。虚伪的美德——我们暂时成为我们之外的别人，可以从另一面看到我们的行动，就像无人可以那般的圣洁。

@（希腊神话）爱欧

符号是

删节。我不是牛，阿格斯不是无所不知。

我们是忧忧众生。

我所爱的人将世界冷冻成夜而停止了我的心脏。

我的心脏是世界的一部分。

（明迪译）

陈圣为，美籍华裔青年诗人，第一本诗集《少年心事》获得美国最悠久的年度文学奖耶鲁青年诗人奖。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曾是学校唯一获得普瑞斯利奖的学生，后来取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成为律师，现为亚美作家工作坊执行主席，获得过国家艺术基金奖。

诗东西

好东西

THINGS TERRIFIC

## 乔治·塞尔提斯 George Szirtes / 诗二首

### 照耀你，疯狂的钻石 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

所以他们闪亮，他们中的每一个，  
每一个都疯狂，每一个都是钻石闪耀  
如同事物本应该闪耀那样，每一个都成为一道光  
在自己的目光中，深陷在缎子里  
自己外套的缎子，这不是梦  
只是一时的健忘，一个虚无  
就像地球上什么也没有：阿波利奈尔的王冠，  
一个星形，突然，沉默的张口。

而他们就在那里，消失了，仿佛永远一般。  
而我们就在那里，看见他们的血肉  
以及有骨骼的面孔，他们的头发  
在黑色的长河里，眼睛在深煤与灰烬中，  
而这就是记忆，或者记忆的想象，  
我们自己是光，仿佛永远旋转。

### 疯人院 Madhouse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它阳刚。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它坚守信念。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理信是资产阶级的。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没有人在表演。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没有人仅仅因为表现好而进来。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它解放了灵魂。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你可以在那里只想你喜欢的东西。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  
疯人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任何时间人们都来来去去。  
疯人院没有什么可怕之处，我们所有人都在死去。  
疯人院没有什么病危之处：你不过是兜风。  
疯人院没有什么伤心之处：哭哭啼啼咬牙切齿什么也不是。  
疯人院没有什么疯狂之处，根据默认它是理智的。  
根据默认我们都是正常的，我们疯狂是因为被设计，但疯狂更令人  
羡慕。  
令人羡慕的是猿猴，知更鸟，线粒体，肿胀的咽喉，  
令人羡慕的是兰花，大蒜，关闭的书里面的火。  
令人羡慕的是折磨中的哭泣，夜莺失去的声音，笑声  
在一切表面上正常但走向疯狂的事物中  
比如阳光，慢雨，下垂的每一滴，宽阔的道路，  
盛盈的眼睛，阴影，野餐，公共交通工具，雷电。  
自然界是一种疯狂，有疯狂的方式以及所有比它更疯狂的一切。  
文化是一种疯狂，每个人都天生具有。  
科学是一个疯狂，疯狂爱上数字，和完美的爱情。  
健康是一种疯狂，每分钟都在变化，祝身体健康！  
金钱是一种疯狂，充满你的口袋，在花园里留下一条银色的金属小径。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不描述它。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不去改变它。  
关于疯人院的要点是，住在那里

习惯于它的完美方式，  
住在上帝的家里，直到永远  
与这些共存：先知，诗人，侏儒，学者，火。

Ming Di 译

George Szirtes (1948)，出生于匈牙利的著名英国诗人，翻译家，TS 艾略特诗歌奖获得者。

### 唐·谢尔 Don Share/诗三首

#### 给劳拉 For Laura

我们游泳时，一只蝴蝶  
点水，划过水池。

阳光迫使涟漪  
闪耀弯曲的全息光环，

黑色标记线颤抖，  
像脑波在作最后的思维。

蝴蝶游过来啄食杂草时  
你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仅有的一丝海风  
在树尖上带来虚假的星光？

我只知道，我的手臂滑过去  
搂住你时，时间短路了，

我们从最后一吻中抽身，  
像一棵树弯下，为了光线而离开另一棵树。

### 勺子上的大米 Rice in the Spoon

他房屋里的种种，  
都在留恋钥匙，

锁，窗户，  
门，屋顶。

我在睡眼中竖起  
一根手指。我看见……

相博的方块，  
像乐高积木一样，保持痛苦

姿势的模式 (modes)，  
而不是心情 (moods)。  
红色假羽毛  
在斑纹花瓶里翻飞。

海玻璃搁浅  
在门廊的板凳边。

一条棕色围裙  
戴在伤心的男人身上。

一个巨大的锡水壶，  
炽热多年。

米饭粘在  
一只没洗干净的勺子上。

甚至灰尘  
也戒掉了流动，而落定。

甚至雪也是  
一阵酸楚，一座海。

### 人马撤换 The Crew Change

流浪汉，皮诺，皮包骨。  
我在阳光下毁坏蒲公英，  
我甩响犁耙，像军刀

我邻居，一堆肥料般的米歇尔，  
絮絮叨叨  
海底之歌是一首经典曲；

“至少我这么认为。U2乐队？”

她的意思：me too 我也是吗？

在臭抹布和一大堆

松垮的肥肚皮上，我唰唰摇响  
我运动气息的所有叶子  
去同意她，因为米歇尔，你说的任何话，

都是对的。我们生活在  
一个有需求的年代。你头发  
看上去总像梳过的。我们谈话

短促。然而……  
孩子们长大了，把玩时间  
如同我们沙发后面的蜈蚣；

我从未使用过的工具，在棚架上  
似乎很愉快，  
就像我削尖的希望，

那时候在闪光的轨道旁  
我还是个小学男孩，徒步旅行者，小流浪汉，  
从没有远离过别人后院的蹦床。

Ming Di 译

Don Share (1957-) 美国诗人，翻译家，学者，百年老刊《诗刊》主编。

张执浩 / 诗六首

最深的夜

拿一支手电筒在空中乱晃  
举着一束光去见满天星光  
那天晚上我们顺着  
灰白的小路往山岗上走  
最前面的人紧握手电筒  
落在最后面的  
一直想超过前面的那个  
当我们推推攘攘爬上山头  
电池已经微弱得无法照见  
彼此的容貌  
磷火在山坡上游荡  
星光闪烁，那个盛夏  
最深的地方依旧漆黑  
没有一颗星星能安慰另外一颗

2015

忍冬

有些植物一旦栽下了就没有人

再理会它的死活  
就像你和我来到世上  
一旦形成我们  
就只剩下了一种命运  
你开白花的时候我开黄花  
我枯萎了你替我朝前攀爬  
这样的情状回应着我记忆中的  
那一幕：多年前我和你  
一起栽培过一株金银花  
黄花依旧黄  
白花依然白  
我在这个冬天想起它的时候  
你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忍冬

2015

### 消息树

去山顶上挖一个坑  
先栽野枣，后种毛桃  
再后来还种过什么  
现在山顶上长满了望子草  
野风吹过野山坡  
我从野外归来  
我要把好消息带给死去的母亲  
把坏消息埋在心底  
我还要挖一个坑

告诉每一个路人  
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使命  
你看那无形的树梢轻轻晃动  
你看那个树下的人  
正在使劲地挥舞惊喜  
收获不幸

2015

### 共生的枝桠

白杨树的叶子还剩三片的时候  
这里下了一场雨  
雨丝顺着树干流下来  
洗净了落叶的经络  
我一大早起来发呆  
我兄弟去菜园割菜苔和韭菜  
雨过以后天才明亮  
白杨树还剩最后一片叶子没有落下  
所有的枝桠都朝向了它  
所有的枝桠都好像初次相识  
曾经有过的分歧不见了  
我看不见我兄弟提着篮子  
顺着我们曾闭眼走过的田埂  
朝原野上最翠绿的地方走去

2015

## 方位

松树林里有一棵桃树  
桃花开的时候松花会漫天飞舞  
我们头顶黄色的粉末  
在幽暗的林间蹦跳  
通往桃树的路有很多条  
每一次都不同  
我曾用砍刀在松树上留过记号  
但事后它们都愈合了  
生活就是这么奇怪  
我们在松林里打转  
明明想摘桃子，结果每次  
都会采回来一堆松菌和蘑菇  
桃花谢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桃树  
我们打回来一些松果堆在户外  
夜里，风过松林  
发出一阵阵尖细的惊呼

2015

## 一条路

我走过这样一条路：在雾中  
在无边无际的晨雾中  
文具盒拍打屁股的声响紧随身后  
我听见黑色的铅笔头在撞击红色的铅笔头

送我上路的母亲推了我一把：  
“走吧，走着走着路就白了。”  
我走过这样一条黄泥路  
并不坎坷，但极为幽僻  
我需要摁住狂乱的心跳穿过内心的阴影  
我清晰地记得乌鸦黏糊糊的叫声  
松枝神秘的折断。也见过  
雾中人湿漉漉的模样  
密密的林中路，我们盯着彼此的脚尖  
擦身而过。无数次，我曾试图回头  
却担心回过头来的他  
正在笑，或哭着

2015

张执浩 1965 秋生于湖北荆门，现居武汉，《汉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宽阔》等，曾获第 12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等奖项。

## 朵 渔 / 诗 六 首

### 危险的中年

感觉侍奉自己越来越困难  
梦中的父亲在我身上渐渐复活  
有时候管不住自己的沉沦  
更多时候管不住自己的骄傲

依靠爱情，保持对这个世界的  
新鲜感，革命在将我鞭策成非人  
前程像一辆自行车，骑在我身上  
如果没有另一个我对自己严加斥责  
不知会干出多少出格的事来  
尽量保持黎明前的风度  
假意的客人在为我点烟  
一个坏人总自称是我的朋友  
我也拿他没办法……多么堂皇的  
虚无，悄悄来到一个人的中年  
“啊，我的上帝，我上无  
片瓦，雨水直扑我的眼睛。”★

\*引自里尔克《马尔特手记》。

2014

### 稀薄

自由，以及自由所允诺的东西，在将生命  
腾空，如一只死鸟翅膀下夹带的风

宁静，又非内心的宁静。一个虚无的小人  
一直在耳边叫喊，宁静拥有自己的长舌妇

一朵野花，从没要求过阳光雨露，它也开了  
一只蜘蛛，守着一张尺蠖之网，也就是一生  
我渐渐爱上了这反射着大海的闪光的一碗

稀粥，稀薄也是一种教育啊，它让我知足

自由在冒险中。爱在丰饶里。人生在稀薄中。  
一种真实的喜悦，类似于在梦中痛哭。

2014

### 一个人来过之后又走了

一个人来过之后又走了  
他来得偶然，走得突然  
而某种必然性又蕴含其中  
总之，谁能说得清呢  
当他来到我家，端起  
那只杯子喝茶，搬来  
那把椅子坐下，某种形象  
已固定在世界中——  
他不在了，但杯子还在  
张着虚无怀抱的椅子还在  
以及那个人形的空洞。

2014

### 轨道

窗外下着雨，人行道上的女孩  
头发湿漉漉的，不时侧过身来

在男孩的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男孩背着包，双臂环抱，伸手  
在女孩的屁股上捏一把  
隔着玻璃的哈气，看不清外面  
但有一种青春的快意洋溢其间  
还有某种似曾相识的失落的残余  
一些美好的东西并不一定拥有  
一些美好的人也只是短暂相遇  
唯有自身的罪过会跟随一生  
自身的罪，以及一些难言的隐衷  
隐秘如房间里不绝如缕的钟表声  
嘀嗒，嘀嗒，嘀嗒，像一列火车  
静静地数着轨道上的枕木。

2015

## 清白

他在世上像棵不生根的树  
他在人群里像半个隐身人  
他也走路，但主要是漂浮  
他活着，仿佛已逝去多年  
但他的诗却越来越清澈了  
像他早衰的头颅  
在灯光下泛着清白的光晕。

我们曾坐在河边的酒吧闲聊

聊一个人的死被全世界纪念  
聊侍奉自己的中年多么困难  
不断升起的烟雾制造着话题  
没有话题的时候就望望窗外  
黑暗的运河在窗下日夜不息  
沉默的拖轮像条大鱼一闪而过。

2015

## 脏水

他喝茶的时候，她正在将厨房的门关闭  
看看天色已晚，又将晾晒的衣服收进去  
当经过他身旁时，她看了看茶壶，是满的  
她的心也是满的。她那么依赖他，而他  
却那么无赖，她像一个稍有不忍便会  
失声痛哭的人，你能从她的嘴角感受到  
那种无力。有时她也想将生活像脏水  
那样泼出去，泼出去，但想要再收回来  
可就难了，毕竟，生活还需要这盆脏水。

2015

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现居天津，独立写作。

## 王西平 / 诗二首

### 和天空构成一种顶级绝望

月亮统治着投影，我一无所有  
一滴水穿过人群，仿佛来自世界的雨  
一支黄金派遣纵队  
高举着它们的蛇形，滑过了丛草

我放弃了，这一日的“占有”  
词语被浇上了冰激淋的灰白  
一个人，以全部的腐烂对抗热爱  
那决非果子，决非黑暗里表达的深层  
决非果壳顷刻跌入花影的  
晕厥

一路追随的绿植，覆盖着行程  
三日，毫无意义，与宇宙轻微编织的星辰  
多么相似  
“我没办法把一段溪流变成楼梯”

现在，我站在水边  
和天空构成了一种顶级绝望  
我需要借助一枚镜子来释放这同等的

## 记忆

那些患上了安提阿哥的疾病  
和安插着干枯花朵的马口铁罐  
一切因潮湿而集体发生着念想  
那些关于火焰里的盐味和棉花里的蓝  
多么相似地，投向了糖水翻转的胶片

是的。我终于瞥见穷人的语气里，布满了  
黑色的相框

从月亮那里索取一枚抵制谣言的甜桃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不是别的  
为什么不来自下一秒……  
我可以这样写，却再也无法直视  
那谜一样的装置

因为他们在言语高处  
举起了禁闭的利器  
死去的，像液体笼罩的笑，等待着炸烈后的骨灰  
潜入深夜来认领你

并哀悼你，为每一种鸟敞开陌异的路子  
让飞翔接近真正的乐土与黎明的光辉

我们从月亮那里索取一枚抵制谣言的甜桃

我们嗅到了吹过死尸的风  
哦，金子的粉尘，腥红的蒸气  
我们是被绒花树扬起的火凤凰

幸运的，和不幸运的躯体  
终将深埋于植物的安眠  
他们是孤独者，而不是寂寞者

### 指向亚伯拉罕的口舌

尽可能，让语言流蜜  
让针眼止疼，今天，所有的  
指向亚伯拉罕的口舌，休矣  
人们，记得，手抓羊肉的手  
也记得，指向天使的手，让魔鬼记得  
风情女子，和孩子，他们同居一个立柜  
并带回一面邪恶的镜  
我们跪地吹爆蒲公英里的雪，或只需  
一粒带蹼的种子  
远远胜过所有的尽头  
挤在市政大厅，所有的人  
包括你，看上去具有神的道德  
我们以百姓的方式，夜间飞向床单  
像壁灯一样扰乱欲望  
像小星星一样盲目碰撞  
每二天，我们拎起面包刀  
切下了萝卜花冠无数

而那些叫作贺兰山的蓝菇  
依然对寂静没有药效  
我热爱的蝴蝶，引向裙角的尖叫  
哦，油光铮亮的厨房之歌  
为每一个音符匹配一口啤酒  
苍蝇钻进黑心的琴键  
这只是不动听的开始  
不论我们，身在何处  
我弯下腰来，像垂下耳朵的兔子  
与素食的女儿建立真正的友谊

2015

王西平，1980年生于宁夏，《核诗歌》主编，获得柔刚诗歌奖2011年度新人奖。

诗东西

坏东西

THINGS OUTRAGEOUS

甘德 Forrest Gander / 诗六首

### 晚上

一个孩子被人从湖里拖上来。  
一对小同学彼此说着悄悄话。  
他们把一个脏笑话  
轻轻吹进对方好奇的、扇贝形的耳朵里。  
风已退了。  
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她的脸上，  
是两只眼睛。

### 乐符串之一

当少年青春期强大的曳力牵动了全家，一家人变得淡薄起来，继而  
像水花一样破碎。

我吻你的时候你转过身子，女人说。为什么？

初冬的日子如盖子已合上一半。

当他指向那女人，少年看着自己的手，像一群狗那样。

少年的下巴合上。像是在他牙齿的背后，喉咙的软肉里，又在长出一排新牙。这样的嘴巴有什么用？

每个人都持有不同的观点。论点不停地变，谁能跟得上？一系列阴暗而不合逻辑的推论吹了进来。

当一个人，当一个词，当自杀这个字眼进入他们大喊大叫的房间，整个系统就停止运转，提前安静了下来。

那男人写着什么，没有人给我一个主题，但我被交给我的主题。我在它里面，像一条寄生虫。

他看见女人的脸在收缩，当与她的脸所预备的不同的未来迫近的时候。

这样，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让外物在自己的身体内寓居，像音乐一样。但他行为的方式还像是还有另一段时间似的。

我只想叫你走开，其中一个人尖叫说。

面无表情而且干脆，像一张墨西哥薄饼，在屋顶的午后的月亮。

她把男人叫到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那些不是蜘蛛卵，他一边走开一边说。那些是它的眼睛。

当人与自我的遭遇像火山爆发，什么也追不上它。撕开蚕茧显露它自己，少年还在一家人里。

像是他们在等着。像是一种体验里还有另一种体验未经命名，摇摆  
不定，又意味深长。

### 乐符串之三

一只啄木鸟跟着另一只绕着树干飞。

词语像树液在笔下流溢。越快越好。

一个瘦高的学生一边等着那个男孩，一边在广场边转悠。翻来滚去，  
一张餐巾纸四面出击。

从我们坐的桌边，我看着那女人的眼睛扫着路人的脸。她的耳坠已  
把耳垂上的小孔拉成一条暗示性的细缝。

我们一见面，低声说出的话就很色情。接下来，一言不发。

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叫我带她儿子到男洗手间去。他尿尿急了，她把  
意思比划出来。

谦卑是骄傲最严谨的姿态，是它的草书。但屈服于世界则是与之相  
融，是它的开始——

男孩摘下一片叶子，放在一只六脚朝天乱蹬的独角仙身边。那虫子  
朝着叶子挪过身子。而这时，那根小树枝开始流血。

那会儿，我们在拥挤的巴士上彼此扭成一团，怒而不言，静电在我们双腿的汗毛上汇合。

他还没有回来，我去找他。街灯下，一只土色的蝎子抬起细腿，一群虫崽子爬在她的身上。

闹鬼的小镇。黎明前，声音低沉的破碎机。公鸡。一只猫慢慢钻进垃圾桶。

即使没有语言，表象仍然会对自身提问。

他一直在给流浪狗拍照。要感受它，你必须在那痛苦里面才能感受它。

我被吵醒，只听见窗外一个女人在轰一群黄莺。

男孩指给我看一片宽大的鳄梨叶上蜗牛画出的地图。

句子不是为了词语，而是词语为了句子。我们两个退出，给第三人留空。

一只鹦鹉从桌上走到男孩伸出的手上。他接过它，才发现它的翅羽那么整齐，就像剪过一样。

## 周年庆

不对着不。不。不想总是因我的伤口而为人知，我埋好忧郁的幼虫

跟随你。我聚合我自己  
像暮色  
落在你双乳的黑郁金香上。（郁金香，郁金香）  
七天七夜，我们紧锁大门，  
我们以鸟血涂抹房间。  
期间有一会儿  
在你的喉管从  
美妙的锁骨间上升的空洞里（玫瑰，玫瑰），  
音乐是我们唯一的对手：  
骨白色的琴键。  
光线也并未暗下去。只是越来越深地  
紧缩。  
那毫不掩饰的目光。  
那战栗。

## 蒸发

拒绝干杯并非一种羞辱，她对我说。  
一只苍蝇爬过装着香辣沙司的碗边。

你会选择将孩子与器官一起埋葬吗？  
于是他退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这里，广场的鸟儿飞啊叫啊，像孩子们的玩具  
而那里，一具被烧焦的尸体挂在桥上。

小男孩从后座上，用一只塑料餐叉扎他姐姐的头  
见没有反应，就在自己的头上试试。

麻烦你把那鬼雨刷停掉行吗，服务生问道  
牲口粪和湿草垛的气味扑面而来。

苦难深重的人身上总带着一种神秘感  
谢谢你们，满面红光先生和夫人。

像一块石头掉进水里的那声咕咚  
又像活塞驱动的性爱的喘息。

公交车站的一对情侣——我们何曾吻成那个样子？  
多好的傍晚——是啊——有点臭——那是肯定的。

音乐结束，恐怖分子和遇难者围住最后一个座椅  
那蠕虫长着阀门的嘴巴里咯嘣作响。

当我超越自己，进入紧要关头时，我说  
你什么时候才超越你自己进入紧要关头，她问。

夜足够深了，可以数窗户上的飞蛾了  
男孩来时，会走门廊的阶梯上来。  
一长溜跑步机正在合唱  
在它们上方，一排电视机重播着灾难。

## 清 理

你要去哪里？一身被尘土附体。你从哪里来？

岩石堆沉闷的坚定，这荒蛮的小王朝。  
狼蜘蛛，一只手那么大，在废墟边，全身覆满泥土。

凡经过这里的，都被毒牙咬过、毒刺蜇过，并沾染了大地的颜色。  
边上都是土黄色的影子。  
我们要去哪里？一身被尘土附体。我们从哪里来？

跛脚的工棚边，担架上满是土块。  
这是什么意思，大火灼烧过的地形图？  
只要上前一步，他就与我们同在。后退一步，另一世界就收了他。

一个时代的感觉如断弦松开。  
每个人都在想，是别人像地平线一样退却。  
他的皮肤下，奇迹般的囚笼清晰可见。

绝不能抛弃我，他的眼睛在说。  
一根只吹一个音符的长笛。一张脸。  
在正午敞开的深坑里，人们在白昼里亏缩。  
我能被人读懂，石头说，但不是被你。  
空气被擦洗一新，宛如矿晶，又像云母的薄片。  
照片里的小山丘，眼仁里的鸢尾花。  
这是什么意思，大火灼烧过的地形图？  
要从一大堆岩石色的东西中救出几块颜色跟所有东西一样的岩石。  
我能被人读懂，她的眼睛说，但不是被你。

好像这片大地抛弃了自己。  
被雨水从光秃的山上冲刷下来，风中的尘粒。

只要进一步，我们就与他们同在。退一步，另一世界就会吸收我们。

不要捡石头，他说，因为石头属于死者。

边线上是土黄色的影子。

远方向马鬃石膏一样平坦，所有的深度都被海绵一样吸收了。

一堆黑色的矿渣。

在他的和我们的眼睛之间，空无一物，甚至没有一个招呼。

每一块石头都带着死刑进入了有生的世界。

蝇蛆在吃着蚂蚁的脑髓。

一个时代的感觉如断弦松开。

光在空中熄灭。

树枝的影子与人影同质。

目光停留，一道晚霞。

所有的深度都被海绵一样吸收，远方平坦如马鬃石膏。

眼仁里的鸢尾花，照片里的小丘。

不要抬起他，石头们说，因为死者属于石头。

在废墟边上覆满尘土：手掌一样大的狼蜘蛛。

人影与小树枝的影子同质。

凡经过这里的，都被叮咬针蛰，并沾染了大地的颜色。

空气被擦洗一新，宛如矿晶。

阿九译

## 柏桦 /诗七首

### 间谍王

那个少年时节的江山征兰（多么女性）  
已“死于”广州，为入黄埔我更名戴笠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

后来，我的军统“局歌”是这样唱的：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

.....

南京小春风，倾洒银瓶酒——  
言慧珠是我的朋友，佛陀和天主是我的朋友  
当然，章士钊，还有蝴蝶，也是我的朋友

时间过得真快呀，我还来不及想念  
我那打流上海小东门十六铺的岁月  
那也是我的“陶冶”阶段……我现在忙得很！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被击毙于田野  
密电抵达：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我翻云覆雨的心终有了片刻无躁，接下来呢？  
又是那首“局歌”响在了我的耳畔：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

.....

一笠戴春风，一蓑渔歌子，战地大风来……  
我少女的手还经得起这“刻意伤春复伤别”么？  
我依旧面带马相，衣冠清洁，消失在景色里。

注释一：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别名戴春风，戴雨农，（字子佩），原号芳洲，14岁进入高小，取学名征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

注释二：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江苏南京人，著名报人。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1934年11月13日，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 一种宇宙意识

黄白丝出蚕口，长短缫出妇手  
纺车呢（包括甘地的）我想想

何谓各有去处，何谓量体裁衣  
你阳光满身也只有一米七的阳光

注释一：“黄白丝出蚕口，长短缫出妇手”出自舒頔（1301—1377）诗《缫丝叹》。

### 辩证

人生没有错过，何来诗歌

——缺了边才，哪来博学  
在四川写怪客者叫杨怪客  
在广东写鱼虾者呼祁鱼虾

读秦纪知人间犹有未烧书  
观苏州晓文革还余紫金庵

海作山山为海，镜烂长天  
东红西白，谁来梦游天姥？

一挥而就恰是光明的对称  
它单指希腊？不，也说上海

注释一：杨怪客指当代四川诗人杨黎，他以早年一首《怪客》名扬天下。祁鱼虾指清朝广东诗人祁文友，他以《出郭》诗“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见赏于王世祯而闻名。

注释二：末二句是以“光明的对称”之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当代上海诗人陈东东相比附。

### 来作神州袖手人

烟月扬州玩什么？游仙之后看神仙  
激电搜林凭什么？鹰眼之后是鸽眼  
江山从来不宜秋，少女一夜变白头  
去问赫塔·米勒么？还是廖亦武？

不。有一种心境，陈三立已替你说了：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 微物之神

破镜半圆，夫妇一边各执  
萤火点点，车胤聚之照书

东柏林，惊白发三千一根  
嘉陵江，掬源头活水一滴

当是微物敢齐肩么？王维  
不。是微物之神，在印度

注释一：第一行诗，参见《神异经》破镜与飞鹊的故事。

注释二：第二行诗，参见《晋书·车胤传》，车胤萤火夜读的故事。

注释三：“微物敢齐肩”，见王维十八岁写的诗《哭祖六自虚》。

注释四：“微物之神”，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所著的一本小说的书名。

## 日本声音

破晓时，木楼板踩上去会发出声音  
墙体，偶尔也会发出啄木鸟的剥啄声

旧家具有何征兆，椅子咔嚓，响了一声  
别吓着了芥川龙之介呀，他爱过苏州古柏

花甲之宴（1947）醋拌萝卜丝、鱼圆、晚霞饭  
煎炒声里，恒星终于发现了汉学家——青木正儿

## 他们的一生

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

——契诃夫《农民》

那天

她有一种越南的宁静  
她刚吸进去一口武汉  
就迎春来到川外，美  
长大了，是有用的……

为了

两天考试，一趟火车  
(南京自古注定是个插曲)  
看，我写给你诗的字体  
比勤奋的姐妹还要年轻……

幻觉

夏天的身体竟没有汗水  
有一天，在石婆婆巷口  
我发现你挑选水果的手指  
突然我不信人难免一死  
失眠……  
蜗牛脱壳，苦桃－老木－巴黎  
我这颗心的楚国呀，真快  
枣也诗无敌，三天鹤来迎！  
傍晚天欲雪，天空要继续……

注释一：“川外”，四川外语学院的缩写。

注释二：“老木”，原北大四才子之一，另三位是西川、海子、骆一禾。诗中的“巴黎”是说老木一直在巴黎流浪的事。

注释三：“枣也诗无敌”，一观便知是说张枣诗无敌，化脱自杜甫《春日忆李白》劈头一句“白也诗无敌”。

注释四：“三天”，即道教的“三清”——神仙居住的最高境界。《云笈七签》

卷三：“其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又名三天。其三天者，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是也。”

注释五：“傍晚天欲雪”出自“晚来天欲雪”，见白居易《问刘十九》。

## 四元康祐（日本）Yasuhiro Yotsumoto/诗一首

### 黄油女人 The Butter Woman

她转过身，无限光滑的背上  
有雪片  
雕花图案。

她轻轻出汗，  
雕刻边缘  
粗糙起来，似乎不想干了。

你必须跟黄油女人  
很快做完这件事，  
黑厨房里冰箱的门保持打开状态，  
你妻子和孩子都睡着了。

这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夏夜，没有星星。

让我融化吧，  
让我融化吧，她低声说，  
她脱下银色包装纸  
发出一阵淡淡的兽香。

他是一片快烤焦的面包。  
他一动，她就覆盖起深褐色痂皮。  
而他不够勇敢，  
他不敢把自己的身体从自己身上撕开。

匆匆做完爱，  
躺在一坛腌梅子旁边，  
她梦见大雪飞舞的旷野。  
他倾听，耳朵从盘子边缘  
露出来，他听见满月之下  
金黄小麦的浪花。

Ming Di 译

杨小滨 / 诗四首

### 美丽女错误

很多错，都更错了。

但最错的，是喜欢一切错。  
谁也说不准是哪次错过，  
也就不可能真的说破。

女错误总有半个狐媚夜，  
另外半个交给了魔戒。

原本要靠金错刀来了结，  
却最终拗不过一双绣花鞋。

钻进别人的情书窥视眼泪，  
听见自己在信封里撕心裂肺。

还有人比她更怕月亮会飞?  
女错误才不管，一条路走到黑。

### 女坏人之歌

女坏人躺在靴子里潜入河底用发丝勒住水  
女坏人飞雨如箭，学习天空的淫荡

女坏人呢喃镜中灰，沿梳子挥过来傲慢  
女坏人一转身就烧得通红，为一缕烟胡旋出妖精

女坏人又轰隆隆奔来，唱短歌，喝烂酒  
女坏人醉倒在自己的墨迹里扑打月亮

女坏人撕碎鸡毛信，以为可以飘落无限  
女坏人伸懒腰，长成藤蔓又坠成满脸花朵

女坏人骑双眼皮而来，俏得减去狰狞还剩狡猾  
女坏人用眼泪弹琴，把泛音送给流氓兔

女坏人一含情就烫破嘴唇，面如水色，吐一身梦话  
女坏人剪完冬天就这样睡过去，彷彿不认识春天

### 鬼魂进行曲

一整天，  
鬼魂们红得发紫。  
忍住笑，步履散发焦味：  
从火场里赶来，重新  
列队踏入虚无。

鬼魂们  
在天堂里正步走，美妙的  
演武场，陡然洗出晴朗。  
哦，都装扮好了，这就  
奔赴阵亡。

齐声欢呼吧，  
凯旋的日子，鬼魂们  
爬出秦俑的墓穴，披上  
傀儡新盛装。

城楼上  
另一些鬼魂是看不见的：

一挥手，多少白骨，  
切成人形的魔方，  
        扭出  
没有五官的脸。

### 森子 / 诗五首

#### 一场噼里叭啦的雨

那些避雨，被雨水在路上抓到的人，被雨拦腰抱住  
那些抱住雨奔跑的人，幸运的狼狈  
被雨水劈头盖脸教训的树木  
流着泪和鼻涕的房子  
那些欢喜的泥土和伸出脖子的植物  
那些一下雨就想出来喝一场酒的人和污水沟  
那些被雨劝阻的飞翔家们  
那些找不到伞，访遍朋友圈，打电话也找不到伞的人  
来，读一首噼里叭啦的诗吧  
诗中，被雨抓住的人抓到了雨的脚趾  
被雨水拦腰抱住的人赢得了更多湿润的嘴唇  
抱住雨狂奔的人有一棵柳树的长发  
受过雨水教育的老木头比新漆的课桌还要映人  
流着鼻涕和泪水的房子不再喝苦丁茶，心火已能发电，并入国家电网  
伸出脖子痛饮的植物就像它们崇拜、祭祀的神

喝酒和污水沟水平相当的人知道了本阶级的现状  
被劝阻的飞翔家们终于知道他们飞不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谬论  
只有伞知道伞躲在哪里，哪里不关心，哪里就是它们的出生地  
在这首没有进化好的诗中，猴子学会了关窗户，我打开了房门……

### 蛇床子

这些伞形的花序追逐过我们，至少梦见过  
这些我们不定确是谁，有无触须无关扎根  
写长长书信的年代已经过去  
飞蓬也失去了邮差的信念

野胡萝卜是它的别名，别名的岔道上有女王的蕾丝  
比如衰老、漏风的村落，蛇睡过的火炕，锄头刨过的坟和灵魂  
比如神，糟蹋了的红纸，生烟火的榆树  
吃喜字吐出骨头，呐喊的镰或刀子脸

这些不明的我们还抱着乡村的蝉壳，另一群我们  
抱着油房山的乳头到机房或商店  
起床后的蛇照见镜子里的古人和坐在镜子外的石狮石马  
这些幻觉的单位总想来我们的脑袋里上班

披着喷漆的汽车外衣，比猎豹还飞快的我们  
一路说笑，手机拍下不真实  
却比真实更有说服力的扁平于宇宙的我们  
我们是我们的光年的替代品

那些从蛇床上下来直立行走的人或物，有时是司机  
石油分子，糖果，纳税人，有时是一卷纸，褪色的山水  
找寻可以重新装裱的快感  
因此，刷子和浆糊胜过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观点

不认识蛇床子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些我们苍白如床罩  
一洗就泛白，没了主义  
在泛白的自由里有一只不停提问的云雀  
钻入蔚蓝色的牛角，也许是一只不明飞行的瓦片。

### 女英雄

没有英雄的早晨，我们没心思做人  
没有英雄的早晨，不好意思醒来的人急匆匆  
从工地的侧臀走向哈欠连连的市中心  
你从烙馍卷里爬出，步伐还未稳，但已能向上伸展手臂  
仿佛昨夜的豹子给了你一副新腰身

没有英雄的早晨，只能去做人的准备工作  
他不可能已经完成，就像你从超市买回的半成品  
人不可能在加温加热的群体中找到  
因此，你的茫然转化为无关最要紧

没有英雄的早晨，却有一个预料中缩水的下午  
她拎着铁榔头站在废墟的坡顶  
敲打每一根神经质的钢筋  
革命的话语仍在高速运转，向前，不过是后退的方言

逆光中，岔开的双腿仿佛要给繁荣戴顶安全帽  
那些抽离出主体的残肢只表达出一种痛苦的作派  
让人想到人体的僵硬，最大的委屈  
不过是抽搐到一个公式，除不尽的小数

在废墟之上，也在废墟之下  
仍有野草准备做野草，而不是芍药。

## 唐捐（一）日月犬 / 诗二首

這厭字，昔倉頡造作明鑑。將日子，安之在四陰之間。  
上橫陰，下月陰左撇右犬。這就是，嘯天犬明月食嚥。  
看透澈，二郎恨生第三眼。生厭想，救五慾苦海無邊。  
——二郎真君，《三眼祕笈》

### I . 我看透了

誰都衣冠楚楚，在廟堂之間  
誰都一絲不掛，在第三眼前

啊，我恰巧看透了你的羊頭豹子膽看透了  
你的虛情甲意乙知識丙操行丁丁的銀笑靨  
我恰巧看透了她的金馬甲紅內褲柔嫩的皮與毛  
我從小看透了別人的考卷，看透了華麗的格言

包裹著無窮的規訓（與腐味）  
天下多賊，人間無謎  
我總是不小心勘破了地獄即工廠，專門生產 A 片  
我踹翻了十三經裡的呷郎呷郎呷郎  
我參透了命運：一切總歸是滄海月明，藍田生煙

上邪，這是神祕的榮寵嗎，還是刑罰無邊  
請給我七堵八堵更多堵鐵壁銅牆  
請醫療我受傷的想像（啊一隻可憐的白兔）  
還給我美好的目盲  
我不要看穿！

## II . 神犬吠日

我看穿了馬甲而生大歡喜，淫心深熾  
我看穿了委蛇而生大悲慨，殺意微起  
  
好在神給我第三眼，也給我一」日月犬  
——牠惡臭了金錢（在我豪奪以前）  
牠枯骨了這玉體橫陳（在我痴迷之間）  
牠名曰「厭」，厭財厭權厭美厭色厭 Face Book  
我的十八王公，我的忠犬，我的致良知配件  
「一」是地平線，藏無限的人慾在下面  
「」的狼牙彎刀，斬你紅顏多情白眼邪念  
（我們的鬼日子在中間）  
今晚的月光分外明亮，無物不見  
啊，聖孝欽端佑康頤昭豫壽恭欽獻莊嚴一隻犬

上邪，這是神祕的榮寵嗎，還是刑罰無數  
    請撤去這七嘴八舌的看門牲畜  
請救救我尚未死透的慾望（啊皮包骨的餓虎）  
    還給我多汁的野豬  
                我不要領悟！

诗东西

不是东西

NOT EVEN A THING

C.D. 赖特 [ 美 ] / 诗一首

火 焰 Flame

呼 吸 树 桥

道 路 雨 光 泽

呼 吸 界 线 皮 肤

葡 萄 园 篱 笆 腿

水 呼 吸 移 动

头 发 车 轮 肩 膀

呼 吸 巷 道 斑 纹

衬 里 钟 点 理 由

名 字 距 离 呼 吸

气 味 狗 模 糊

肺 呼吸 手套

信号 转弯 需要

脚步 灯光 门

嘴 舌头 眼睛

灼热 烧毁 燃烧

李晖 译

哑石 /诗一首

诗论（节选）

19

现代主义用意识内在的视力切割现实，  
后现代则质疑意识图景后面的  
那个“神”。东方智慧早发展出另一套隐喻，  
文字，只是指月的那根可笑手指。  
昨晚她往小胸脯上乱抹猩红的西红柿酱时，  
激凸的愉悦，蒸汽中手指确实可恨！

根根苦笋裂壳而来的认识论，  
 冰镇的蚕丝，不忘慢箍紧搂那广场。  
 音韵恍惚易装，泥腥却需要  
 英语的胖歪嘴念出一个词——太阳；  
 异香缕缕入鼻，它端坐词语  
 蒲团，听任“空”生龙活虎折腾一晚上。

“观察”如一场飞雪改变大地的  
 容貌。山腰巨松下，“我”记住一点：  
 越孤独，自旋中磁力就越强大，  
 但也可能，碎成雪泥中的一粒煤渣——  
 无关爱恨，更无关一只伦理翠鸟，  
 细爪浑圆，浑欲拉拢这粒黑色的“它”。

陈均 / 诗一首

### 吃面包的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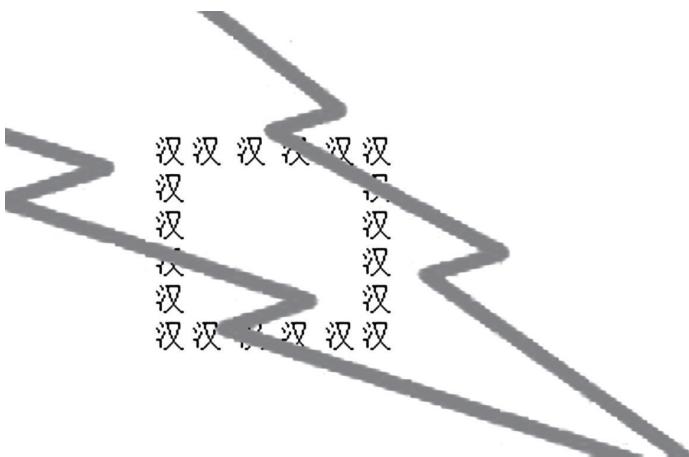
有一个小孩子，喜欢吃面包。但是她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吃面包时，总是掉很多面包屑。有人告诉她，她说：“不要紧。一会儿蚂蚁会来吃掉的。！”

有一天，她吃了很多面包。脚边也散乱的撒了很多面包屑。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面包屑，动了起来，它们自己滚动，最后粘成了一个面包饼。这个面包饼快速的滚动，马上变得和床一样大小，就像一个面包床。小孩调到面包床上，高兴的跳来跳去，并说：“比跳跳床好玩多啦！”说话间，面包床迅速的挤出窗户，延伸到小区的道路上，覆盖了整个小区。小孩沿着面包小路，说：“要是这条路继续长就好了，我就能到通州，到上海，到美国……而且走的时候饿了，就拿脚丫挖一块美味面包。”面包路也卷起来，对小孩说：“是呀！你就是我们面包国的公主。”

\*\*\*

忽然太阳出了，面包小区一瞬间，化了……小孩子发现自己还在窗前，脚边的面包屑也都没了。她不禁哭了起来。“不要哭！我有办法！”忽然有个细小的声音对她说。她找这个声音。“不用找啦！就是我。”她看了看地下，原来是劫后余生的一粒面包屑。“面包公主！只要有一粒面包屑，您就是公主。”这粒面包屑说，“而且，我也有变成面包国的本领呀。只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万一你被猫啊狗啊蚂蚁啊吃掉怎么办？我就当不了面包公主了。”“不要紧的。我自有办法。”刚说完，面包屑不见了。“你在哪儿？”小孩子问。“我在你的屁股上呢！我变成了一粒痣。”

## 明迪 Ming Di /诗一首



汉 - Chinese, also name of branch river

口 - mouth.

The image is made with the character 汉 but in the shape of 口 , as 汉口 is the name of my hometown where W. 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 visited in 1937.

汉口

如果仅仅是汉字开口的地方  
奥登去了也就白去了

东海是个黑洞，长江是只鸟，汉水是单飞的翅膀……

世上本没有男女，只有人，鱼，鸟  
三原色，混合出人人，人鱼，人鸟

夜晚，汉水是一道光  
同银河对应出  
鱼鱼，鸟鸟，鸟鱼，鱼鸟，鸟子，鱼子，女子，汉子……

从汉水到汉子，几多夜晚过去了

患有绝技的王麻子，行走于水面  
只要他不开口  
奥登去了也是白去了

### Hankou 汉口

If in Hankou lies a land of words  
with open mouths, Auden went there  
and did not.

If the East Sea a black hole, then the Yangtze  
a sparrow, swooping to the night.  
And the Han River, a one-winged fly?

No men. Or women. Only humans, fish, and birds.  
Three primary colors blurred  
as one: human-human, fish-human, bird-human.

In darkness, the Han River flickers  
to the milky way  
and there appears:  
fish-fish, fish-bird, bird-bird, bird-fish...  
some become women, some men. Some Hanzi.

From the Han River to Hanzi pass many nights.

A Mr. Hanzi walks the river. In his shoe a secret.  
If his mouth remains unopen,  
Auden went as if he didn't.

Translated by Michael Luke Benedetto with the author Ming Di

狄诺·西奥提斯 Dino Siotis[ 希腊 ] / 诗二首

### 芒果树 The Mango Tree

客厅里有一棵芒果树，6 英尺 11 寸，11 个芒果吊在弯曲的树枝上。  
我告诉你吧：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发现了它。与往常一样我正准备去  
马克劳伦街和灯塔街交界的那个角落去上班，我第一次看见了它。  
自从最后的房客搬到南边之后，也就是波士顿的南角，这个房子就  
空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客厅里种下这棵芒果树，或者是蓝角  
突然冒出之物，或者是奇迹，或者是巫术。反正客厅里有一棵芒果树。

对我这样一个写作简约名声也简约的人来说，芒果树是个好伙伴，比仙人掌好，我觉得。当我打开客厅的窗户，边门，和房子的正门，一阵风吹过来，穿堂风，或微风，仿佛这房子坐落在地中海岸边。芒果树并非哑默，风吹过时，它会天衣无缝地讲述它的过去，以至于我害怕有一天早上醒来芒果树会不见了，树枝散落在客厅，树叶散落在地板上，果子在水果篮子前排成一行，芒果树站在那里光着身子一句话也不说，我彻底粉碎，迷茫，最终我的房子没有芒果树，也就是说我的世界没有芒果树，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没有树叶，没有果实，甚至荒谬，我想我将不得不搬到另一个房子，另一个街区，另一个城市。从另一个反面看，也许我的客厅从来就没有一棵芒果树，果真如此我就一点也不必搬家了。

### 她 She

她有一种天赋，可以专注于记忆的缝隙，从前世脱去外来的物质。她在月光下敞开身体，等待有人去和她做爱（以此复活）。她来来去去，不断到达一个被遗弃的花园。落叶干枯，风吹开被掩埋的古老庙宇的楼道。在郊外贝克路一个破损的房屋里，她看见另一个女人把文字熨在干净的衬衣上。一个男人看着她们俩。一个女孩拿着笔记本，一个男孩在门廊窥视。她看着那个注视她的女人，然后成为同一个女人，又分裂成两个。风在吹，什么也不索求。

Ming Di 译



诗东西

东东西西

THINGS WITHIN THINGS

## 詹姆斯·赖特 James Wright / 诗一首

冬末越过一片河沼，我想起一位古代中国的地方官

As I Ste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 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 Governor

“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

——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作于 819 年

白居易，开始谢顶的老政客，  
有何用？  
我想起你  
不安地进入长江峡谷，  
被纤夫拖曳着穿过激流  
去往忠州城  
谋求官职或其他。  
你到达时，我猜  
是黑夜。

但现在是 1960 年，将及春天，  
明尼阿波利斯高耸的岩石  
堆垒起我自己独有的  
竹索和水的昏黑暮色。  
元稹在哪里，这位你钟爱的朋友？

大海在哪里，那曾终结中西部所有孤独的  
大海？明尼阿波利斯在哪里？我什么都看不见  
除了这棵经冬而愈黑的可怕橡树。  
你是否在群山外找到了飘沉人的城池？  
抑或，你仍紧握这根残绳的一端  
已一千年？

瓦土 译

默温 W.S. Merwin / 诗一首

致苏东坡的一封信 A Letter to Su T'ung Po

差不多一千年之后  
我问着那些你问过的  
同样的问题那些你发现  
不停让自己回头去看的问题  
好像什么都不曾改变  
除了它们的回声的音调  
变得更加深沉  
而你知道在你面前  
将要到来的时代已经变老  
当我坐在悄静的山谷上想着  
你在你的河上  
那一层水鸟梦中的明亮月光

我现在不比你那时  
知道更多你问的问题  
而我听见  
你的问题之后的沉默  
今晚这些问题显得多么古老

周琰 译

保罗·穆尔顿 Paul Muldoon / 诗一首

古巴 Cuba

那天早上我姐姐回家  
好像我们麻烦还不够多，  
世界在大战，如果还不是末日的话。”  
我父亲捶着早餐桌子。

“那些洋基美国佬碰一下就走，悬的很，  
如果你听说过阿马县巴顿将军的话。  
不过现在这个肯尼迪几乎是一个爱尔兰人  
所以他并不比我们强多少。  
而他一语成谶。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许你应该与上帝和好。”

我听见梅在布帘的另一边，

“保佑我吧，神父，我犯过罪。  
我撒过一次谎，我抵抗过一次命。  
而且，神父，一个男孩碰过我一次。”  
“告诉我，孩子，他碰得很放肆吗？  
比如说，他碰过你胸吗？”  
“他蹭过我，神父。非常温柔地。”

June Snow 译

\* 穆尔顿做编辑选诗的标准是“能够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这首诗似乎也在展示一些对世界看法的微妙改变。作者在同音词游戏 (muslin/Muslin, father/Father, touch/touch) 中讲述一个半虚构的故事：一个唠叨的父亲，一个恐慌的“梅”，世界大战与儿女情事交织一团。标题的典故在于反种族歧视，而诗中对时事政治和宗教的讽喻让人会心一笑。（译注）

Dennis Maloney[美]/诗一首

Translating Olav Hauge——for Olav Grinde

For three days  
we have parsed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sound,  
and cadence, to  
capture the flinty  
nordic language

of Hauge's poems.

Near evening clouds  
of wild doves return  
to the canyon,  
hundreds of wings  
beating as one,  
soaring in arcs,  
landing in the  
redwood crowns.

In the poems  
through faint light  
and long winter nights  
we see that darkness  
he carried within  
returning, like an  
unwanted guest.  
But he persisted  
among the shadowy ghosts  
even in this rocky soil.

Dennis Maloney is the editor and publisher of the widely respected White Pine Press in Buffalo, NY. He has translated Pablo Neruda, Antonio Machado, etc. His poetry book *Listening to Tao Yuan Ming* was recently published by Glass Lyre Press.

\*此诗标题“翻译奥拉夫·豪格”，豪格为挪威诗人（1908—1994），曾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作者丹尼斯刚出版诗集《倾听陶渊明》。

## 臧棣 / 诗一首

### 试飞协会

在策兰和阿米亥之间，有一个杜甫；  
我们应该打一眼井，把他从下面拽上来。  
我们总得抽出点时间，听听来自地下的口信。  
在阿米亥和特朗斯特吕姆之间，有一个王维；  
我们应该把青山挖一个洞，把他从蛇的睡眠王国里唤醒。  
在策兰和特朗斯特吕姆之间，有一个李商隐，  
我们应该凿开惊呆了的石头，用千年的鸟粪  
把他的影子慢慢烤成一块面包。  
在阿米亥和泰德休斯之间，有一个姜夔，  
我们应该把他从树里抠出来，  
放进篮子，再用滑轮和绳子  
把他吊到树顶。在那里，  
篮子会变回鸟巢。我们仿佛又迂回到了  
人和鸟一起试飞的年代。

2014.8.22

## Gesellschaft für Flugversuche

Zwischen Paul Celan und Jehuda Amichai gibt es einen Du Fu;  
wir sollten einen Brunnen graben und ihn daraus nach oben ziehen.  
Es braucht Zeit, um Stimmen zu hören, die unter der Erde sind.  
Zwischen Jehuda Amichai und Thomas Tranströmer gibt es einen Wang  
Wei;  
Wir sollten ein Loch in die grünen Hügel graben,  
das ihn aus dem schlafenden Reich der Schlangen weckt.  
Zwischen Paul Celan und Thomas Tranströmer gibt es einen Li  
Shangyin;  
Wir sollten den Stein aufbohren und mit der Vogelscheiße eines  
Jahrtausends  
ganz langsam ein Brot aus seinem Schatten backen.  
Zwischen Jehuda Amichai und Ted Hughes gibt es einen Jiang Kui,  
Wir sollten ihn aus dem Baum pulen,  
in einen Korb stecken und dann mit einem Flaschenzug  
nach oben in die Krone ziehen. Dort wird wieder ein Nest  
aus dem Korb. Als ob wir auf Umwegen eine Zeit erreicht hätten,  
in der Vögel und Menschen zusammen zu fliegen versuchen.

Translated by Lea Schneider

Zang Di's poem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have appeared in several anthologies and in  
“*The Book of Cranes – Poems by Zang Di*”(Vagabond Press, 2015)

## 姜 涛 / 诗三首

### 菩提树下

此刻，你不是那个登台朗诵的你  
用低沉的亚洲嗓音，吹凉瞌睡的山谷们  
(被一盏盏阅读灯照亮的)  
我也不是那个焦虑的我：一边在镜子前  
服药，一边构思：五分钟后  
依旧紧锁的五官

菩提本无树，在这里  
本是一条大街，且早早躺了下来。  
曾在友人的诗中读到过  
因不了解而着迷，因着迷而自学  
不断折返同一个傍晚  
此刻，却冒了同样的雨

在橱窗上，看到一切都匆匆的、潦草的  
那个自学的自我可能对自己  
从来都够不耐心。再看满街的大男孩  
不像去购物，倒像兴冲冲游行  
那闲情，惟有试穿了新衣的皇帝  
方能体验  
但此刻，和你共用一个身子的皇帝  
肯定也瞌睡了，别无用心；

我也不再疑心是否还有第三者  
光了膀子同行。  
拎上纸袋子，我们决定  
雨中疾走，老老实实扮演购物狂

先去大众鞋城，买登山鞋  
你选的一双，尺码超大，鞋底有轮胎花纹  
像是直接从斯大林格勒的战场  
一路走回来的  
在隔壁，我试穿的上衣  
中规中矩，只在领子里  
藏了一只扁扁的雨神的风帽

这个城市已准备好了镜头  
准备好金色的小麦啤酒  
似乎也准备，为大多数的事抱歉  
无论坐在 spree 河边，还是站在河面上  
都感觉有掌声从背后传来

经久不息却蛮横地，像诗中的小雨点  
从酒吧、从墓地，从黑白照片  
从深邃的犹太庭院  
为女士拍照时，我猜想  
那些拆了的墙，其实在努力建起啊

包括刻了死者名字的石头  
齿轮一样从青草中冒出

让人恍然，那些夜间疾驰长街的坦克  
其实也曾这样被活埋过的

——给臧棣，2015.7

### 蛇形湖边<sup>1</sup>

一行新人样子摩登  
还等在门外，唇上打了铁钉  
裸着的胳膊上，软塌塌  
印上图腾。他们被集体  
拔去了插头吗？

马丽娜，青春的马丽娜  
曾奔跑、曾碰撞  
热烈地流血，一双眼睛热烈地  
和大都会凝视  
今天，她换上亲民的体恤衫  
在门口，激进的马丽娜  
慈祥的马丽娜

已有几分领袖肥  
一边握手一边她说：  
“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

1. 蛇形画廊，在伦敦海德公园内，2014年6月起，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此呈现行为作品《512小时》。

那时她还关着门”  
我们报以微笑——  
“躬逢盛事，与有荣焉”

野兔在沉思，大树底下有人  
在小心整理皮带  
前女王她老公艾伯特  
老人家的金身塑，就在不远处  
一样是大家围了山谷

或立或坐，美洲人捕捉一只老虎  
亚洲人留发辫  
读心经，四海一家

——给明迪，2014.8

## 为整容后依然获捕的刑事犯而作<sup>2</sup>

牙齿，打落可以重生  
嘴唇，向前突出，仿佛始终咬了一  
块腐肉。他的脸比多数人秀气  
可印在墙上，只剩下下巴  
到颈子的线条，粗硬到不可灭绝。  
他的祖先，必定来自黑非洲

---

2.2007年2月，英国女孩Lindsay在日本千叶县被杀，尸体在一浴缸里被发现；2009年秋，杀人疑犯市桥达也在大阪被抓获。逃亡期间中，该犯多次自己整形，包括用刀剪嘴唇、用针穿鼻子，疼痛难忍时也到整形医院就诊，并多次潜伏冲绳县内无人的小岛“欧哈岛”上。

在冬季凿冰，夏季沉睡  
奔跑中猎杀过猴子或棕熊  
因而，这张脸，被疯传在网络上  
被女孩们藏在手机里  
让狗仔队纷纷蹲进落雨的庭院  
和昂贵的器材一道，不停打电话  
给夜空里直播的巨大航空器。  
这是个缺乏事件的岛屿  
这是个慢吞吞讨论细节的政体  
据说，他已大学毕业，专修园艺  
讨厌外国人乱丢垃圾（即便太空里  
也都是用过的安全罩）  
可在千叶县，女孩 Lindsay 做家教  
又不自觉爱上了说英语的身体  
然后，用尽亚洲的全力去拥抱她  
扼住她（近两百年了，海底的床榻  
沉得更深）只是他动作鲁莽了些  
终于，两年零七个月  
隐姓埋名一路逃亡，恰是最经典的路线  
积雪的高山，陡峭的公路  
深奥的泛着白沫的大海  
各种颜色的树在山坡上疯长  
像天下男女不分肤色纠缠在一起。  
终于，两年零七个月  
学过的园艺，都用在了脸上。  
在太平洋，他藏身的小岛  
经历了飓风，却没引发外交争议；

在名古屋，他睡过的床铺  
没留一滴血，一滴可鉴证的液体。  
如果浴缸里那个埋着的人  
她还活着，还能教英文，逛“浅草”  
肯定伤心极了，想用腐烂了  
的双臂再次抱紧你  
我也喜欢抱了电视沉入温泉  
沉入浴缸，看自己的脸  
变形于无故，时而肥白、嬉笑  
如一位战国武将  
时而肃杀，如城头的落樱。

2009.11/2015.7

Jiang Tao's work has appeared in *New Cathay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upelo, 2013) and *World Literature Today* (Sept 2015)

蒋浩 /诗一首

## 艺术桥

他们几乎像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

——朱自清《欧游杂记·巴黎》

艺术桥其实是关于锁的艺术。

桥锁住了塞纳河。

艺术锁进了桥头的卢浮宫。

这桥倒像是一把打开它的钥匙，  
取自本地人身上的二根雅骨，  
又从我们胯下延伸出去。  
栏杆上那么多锁，  
有一把需要你来打开。  
锁心合上时的颤栗像极了爱开玩笑的晚霞，  
绕着圣心教堂的十字架低飞，  
它们颈首相连，以翅相摩，  
却在红磨坊下起了遮眉的小雨。  
锁孔里积了些雾，  
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海南的，洛杉矶的……  
透过锁眼看巴黎像是隔着篱笆看帕里斯。  
两岸椴树杂梧桐，  
亦正亦斜正好阴凉互补。  
扔向河心的钥匙，  
在白色游轮的肚脐上盘旋着，  
片羽打开了排浪。  
左岸那一排箱式的铁皮书屋，  
不卖呐喊，卖阿波和兰波，  
也卖毕加锁。

2014.6.27，海口

Jiang Hao's work has appeared in *New Cathay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upelo, 2013) and *Poetry International/SDSU* (Issues 18/19.)

陶一星 Anthony Tao [ 美 / 中 ] / 诗一首

Wen Yiduo 闻一多

Facing the gunmen, he smiled  
past the red sun. Chrysanthemums  
shivered in the young light, crows  
continued to carry moonglow.

No more cold and hunger.  
All plums have ripened, more sweet  
than bitter. His heart knew songs,  
it knew grief. And laughter:

Till the seas dry, stones rot.  
The pledge was shot into him,  
and then the sun wept.  
Go, now. Go with the flowing water.

China's new heroes (or have you  
not heard?) are astronauts, pop  
singers, and do not need you.  
Only the red sun lingers.

陶一星 Anthony Tao's poetry has appeared in *Prairie Schooner*, etc. He coordinates the international China Bookworm Literary Festival and runs the blog *Beijing Cream*.

诗东西

东西东西

THINGS AFTER THINGS

Chang Yao 昌耀 / 诗一首

Eagle, Snow, Shepherd 鹰 · 雪 · 牧人

An eagle plucks up the leaden wind  
and flies from the peak of an ice-mountain.  
Cold air  
shakes free from its drumming wings.

In the gray-white mist,  
the flying eagle disappears  
while shepherds on the prairie bare their arms,  
lift up their swords,  
and taste the first snow.

(translated by June Snow)

Wang Xiaoni 王小妮 / 诗一首

November's Rice-Gleaners 十一月里的割稻人

From Guangxi to Jiangxi  
I glimpse rice-gleaners bent to the ground.

In province after province  
the vegetation yellows  
in province after province  
this country was once willing to pave the ground with gold.

Still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at dusk  
looking like bent black nails.  
Who will come to admire the ancient sorcery  
of rice-gleaners turning a bit of gold into a grain of rice.

Don't be like me hurrying along on the train  
as though there's urgent business  
crossing three provinces in a single day  
occasionally noting the earth is still adorned with rice-gleaners.

I want to call for them to stand up  
to see the faces worth the least gold  
to see the color of sweat they produce.

(translated by Eleanor Goodman)

Ouyang Jianghe 欧阳江河 / 诗一首

Handwaffe 手枪

Eine Handwaffe lässt sich zerlegen

In zwei verschiedene Dinge,  
Eine Hand, eine Waffe  
Mach eine Reihe von Waffen draus, eine Organisation  
Mal die Hand schwarz, eine andere Organisation  
Jedes Ding lässt sich zerlegen  
Bis sich alles in sein Gegenteil verkehrt, Ost West  
Die Welt zerbricht  
An der endlosen Aufspaltung der Worte

Mit einem Auge sucht man nach Liebe  
Das andere Auge lädt man ins Magazin  
Eine flirtende Kugel  
Die Nase visiert das Wohnzimmer des Feindes  
Die Politik hat einen Linksdraill  
Einer schießt nach Osten  
Ein anderer fällt im Westen

Die Black Hand Gang streift weiße Handschuhe über  
Die Falange handhabt kurze Waffen  
Die ewige Venus auf ihrem Sockel  
Verwehrt sich handlos behände der Menschheit  
Zwei Schubladen öffnen sich aus ihrer Brust  
Darin zwei Kugeln, eine Waffe,  
Beim Abdrücken werden sie zu Spielzeug,  
Beim Töten, ein stummes Feuer.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Karin Betz)

## Hua Qing 华清 /诗一首

### Fire 火

A station any journey goes through  
from raw food to a cooked meal  
from cold weather to warmth  
from rich to a pauper  
from opening ceremonies to an end  
from birth to death, from here to there  
from this world to purgatory, heaven to hell  
from writing a poem to book burning.

(translated by June Snow)

## Xi Wa 西娃 /诗一首

### Eating a Tower 吃塔

South China.  
We're having a huge  
pork tower, shiny red (I prefer  
not to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dish.)  
I just can't take my eyes off it. All

the other dishes become its worshipers.  
I become its worshiper too. Then I remember  
in my birthplace, Tibet,  
many believers would gather around a tower  
kowtowing and burning incense. I was one of them.  
Now I'm one of the many people here.  
For years I've cherished the mysterious rituals for temples  
and towers  
and reserved many food taboos.  
But now look at this red shiny tower  
of pork—  
this human appetite: people eat everything  
eatable  
or not eatable.  
Now they are raising it, sharing the pork  
in the shape of a tower, red,  
shiny.  
Sound muffled, I only see  
in the dusty smoke my faith is  
filling the stomachs of  
another mankind—  
they're swallowing it  
into their bodies  
fearlessly.

(translated by Ming Di)

Ma Fei 马非 /诗一首

## ABENDMAHL 中国人的圣餐

Yi Sha hat ein Foto gemacht,  
eine Platte mit gerollten Teigtaschen:  
“Das heilige Buch der Chinesen”.

Ich glaube, man kann auch sagen,  
ein Teller fertig gerollter Jiaozi  
ist ein heiliges Mahl.

Ich kann keine Jiaozi rollen.  
Meine Jiaozi  
sind fast alle von meiner Mama.

Ein heiliges Mahl kommt von Gott.  
Mein Nachtmahl kommt von meiner Mama.  
Meine Mama ist meine Göttin.

Außerdem will ich ausplaudern  
von ihren göttlichen Teigtaschen:  
mit Sauerkraut drinnen, das sind die besten.

(Übersetzt von Martin Winter)

Li Hongwei 李宏伟 / 诗一首

Dreaming of a Tiger's Corpse 梦见老虎的尸体

Those who dream of tigers on a rainy day  
possess an antique forest inside their bodies  
where there are hundreds of green lush woods and calm birds.  
Sunrays are packed, unable to find a way to flow out.  
Even if they poke the leaves and pour to the ground  
there would be only colorful tapestry stitches.

Father of the public beasts rises.  
He walks at ease, eyes far-reaching.  
He doesn't carry weapons, just his teeth flashing.  
With his howling he patrols the vast dream  
and with a real tail, left and right,  
mopping the fern grass and earth, sweeping the wind.  
He leaps up to the crouching boulder, and  
with one big bite eats up the rain and the dreamers.

It's on a raining day like this  
I dream of a tiger's corpse.  
Ragged, it's halfway immersed in a paddy field,  
two hind legs completely emptied.  
Luckily the wiring and plug are intact.

With electricity, it can smile a tiger smile  
and sing wet songs.

(translated by June Snow)

Un Sio San 袁绍珊 / 诗一首

Nude Picnic 裸体野餐

On such a dazzling autumn day, the trees in shabby garments  
Someone's gaze is frozen so he perspires grossly  
Only the light can prance as freely as a horse

Little sister strolls in the water, I bathe on the shore  
Someone extends his arm, a snake's protruding tongue  
The straw mat covered in spilled apples and virtue

Lustful paint fixes stacked legs as gymnastics or dance  
And autumn leaves spread wide the forgiving wilderness  
Providing cover for a thousand suspicious leopards.

Countless keys slide into greased keyholes  
How many times have gentlemen's eyes, with the genteel manners of the  
bourgeoisie,  
Relieved little sister and me of our coats?

Sister has always been a snail after rainfall, glistening all over with  
fragile light

While I, before her prince, brandish a cactus, a length of silk,  
Haggling over the rate and number of his infidelities

But in this bright countryside, my body is her chamber  
And the balloon of thought grows ever vaster  
Absorbing ever more oxygen, desire, torment, hatred

Oh sister, in this whole universe  
No living things are talked about more than we  
And here amidst nature, I the poet have taken pains to keep matters brief

(translated by Jeremy Tiang)

Yu Youyou 余幼幼 / 诗一首

ответ·回答

бог не ответит мне  
о том он  
девственник ли на вопрос  
у меня есть любовник и этого хватит  
на разноголосящих стройках  
на народа туда-и-сюда остановках  
на непроспавшихся улицах

на риса метёлкой бурлящих полях  
на ёдких больничных постелях  
на изоляторских нарах  
на аду сродни похоронных столах  
на звериной толпы зоопарка аллеях  
на отстранённо глядящи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этажах  
мой любовник  
с отрезными станками, попрошайками  
мелким ворьём, флорой, скальпелем  
цепью, трупом, домашней скотиной  
не сильно различен  
даже сидя с ним рядом  
я всё равно тоскую о нём  
он испускает сияние  
отрастив ангелины крылья  
похожие страшно  
на божеский срам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by Yulia Dreyzis)

## Gabriel Arnou-Laujeac [ 法 ]/诗一首

The first love wards off the specter of a world inhabited by rusty winged adults with collapsed dreams, whose automated arms open before you but no longer close. It takes the place of worldly theater, of a societal lie, of a future with deserted temples and a wrinkled forehead. Curtain. Give way to the sun. To all the rising suns.

The light is here, with her.

She reveals herself to my gaze naturally, the way spring unveils the blueness of sky or the gold of your skin. She slowly removes makeup, masks and ornaments, and gives me a vision of herself bewitched, of herself bewitching: she adores me and I unlock her.

Sprung raw from a virginal flame, passion takes us whole under its animal breath: the sun sparks impale our bodies galloping in a crash of oceans.

We reign in this world where the beloved becomes everything, the only face of what is faceless, this shoreless elsewhere suddenly offering itself bare: we reign as servants of the first heartbreak given over to the fervor and dictatorship of our eighteen years.

Excerpt from *Beyond Elsewhere* (White Pine Press, 2016) by Gabriel Arnou-Laujeac,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élène Cardona

诗东西

什么东西

WHAT IS A THING?

# 叹词：诗之象征与根底

散文东

## 1

至晚从初民时期开始，人类已经拥有感叹的能力。从民族志和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感叹极有可能是人类最早获取的本能，但似乎更应该说成最早习得的本领之一<sup>1</sup>——此后在不断得到强化（而非庸俗性的进化）<sup>2</sup>。因为未知和未知之物拥有的“无所不在性”（omnipresence）<sup>3</sup>，保罗·纽曼（Paul Newman）推测过：“人类说出的第一个词很可能是否定的。”<sup>4</sup>依照纽曼的天才直觉，人类最早的感叹对象，乃是陌生之物组成的未知之海。一万只初放的眼睛也无法将它看透，一万颗未经世事的心脏也仅供用来为它跳动。所谓感叹，首先是初民们在恐惧心理支配（而非定义）下的惊诧感，恰如埃利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所说：“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sup>5</sup>专事性分析的美国猛女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1. 参阅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0—418页。

2. 参阅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8年，第197—200页。

3. G.S.Kirk, *Myth: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 in Ancient and Other Cul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49。

4. 保罗·纽曼：《恐怖：起源、发展和演变》，赵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X页。

5. 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Paglia) 说得更干脆：“人类生命开始于逃跑和恐惧。”<sup>6</sup>不熟悉意味着未知，未知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意味着处处可能都是陷阱，都是深及脖子的危险。对于长期跟森林打交道的原始初民，除了他们数量有限的同类<sup>7</sup>，顶多还有被他们追逐的猎物，一切都是他们不熟悉的，一切都令他们畏惧。甚至一个小小的梦境，也能把他们大大地吓坏<sup>8</sup>。但悖谬之处刚好在于：“恐惧才是生存的保证。”<sup>9</sup>

闻一多对初民时期的语言有过极富灵感的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感情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sup>10</sup>诸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叹词，表征着初民们面对高深莫测之外物的惊讶，就像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或哈维兰 (W.A Haviland) 认为的，作为神秘之物的语言，也不过是这种激烈情感的伴生物<sup>11</sup>。但它首先相中或默认的，却是格罗塞 (Ernst Grosse) 的精辟之言：“人类最初的乐器，无疑是嗓声。”<sup>12</sup>声音性或气流性的惊讶，是初民们在激情洋溢中（恐惧当然是激情中的激情）对宇宙星辰的应答，对森林、山川的唱和——只因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鬼怪，皆曰神”<sup>13</sup>。初民们最

6. 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王政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7. 依德斯蒙德·莫里斯 (Desmond Morris) 的估算，原始先民与现代人的总数之比接近于1比10万（参阅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2页）。

8. 参阅拉法格 (Paul Lafargue)：《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78年，第121—122页。

9. 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389页。

10.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11. 参阅卢梭：《论语言的起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70页；

参阅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12. 格罗塞 (Ernst Grosse)：《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7页。

13. 《礼记·祭法》。

初听见的“天籁”（natural cry）<sup>14</sup>，因此必定是可怕的。此等唱和与应答有情、有声，而无文，恰如刘勰所言：“声含宫商，肇自血气”<sup>15</sup>；惊讶是我们树上的祖先对未知之海的惊悚，对陌生世界的颤栗，跟肾上腺激素、心跳相连，也跟口腔、舌头和嘴唇搅合在一起——这种肉体上的三位一体还来不及具有神学意义。在无边的惊讶中，初民们对叹词迫切而大剂量的需求，恰如 T.E. 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最早的意象派诗人，在面对加拿大大草原壮美的景色时由衷地说过的：“我第一次感到诗的必须性和不可避免性。”<sup>16</sup>中国的智者们早已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sup>17</sup>初民们面对外“物”时的惊讶感，首先跟保罗·纽曼强调的恐惧心理有关；但也有可能在恐惧中，掺杂着对外物的少许惊奇，挑逗、刺激着人类化而未育（而非“孕而未化”）的好奇心。这种饱含颤抖和哆嗦神态的有声惊讶，作为感叹最初的样态、最原始的形式，势必延续了难以被考量、被估算的岁月，尽管它在时间的流逝中，有可能因为不断现身于世，从而大大降低了自己的“震惊值”（shock value）<sup>18</sup>。

虽然语言的源起也许永远不会有谜底<sup>19</sup>，虽然判定语言诞生于非洲，仅仅是个大胆、美好且不乏善意的猜想<sup>20</sup>，但似乎唯有语言出现后，所有可以期待、嘉许或恼人的情形，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

14. 参阅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5.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16. 彼得·琼斯（Peter Jones）：《〈意象派诗选〉导论》，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17. 《礼记·乐记》。

18. G.Hughes, 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 Penguin Press, 1998, pp.193]。

19. 陈嘉映提出了语言起源的另一种思路，而且跟一切种类的神秘主义无关：即“信号—图图语—语句”理论，可供参考（参阅陈嘉映：《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50页）。

20. 参阅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50—56页。

观。感叹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有了语言，人类的思考空间就不以现实为限，可以自由地造出反事实的情况”<sup>21</sup>。语言的实质恰好是“荷尔德林意识到的：人类拥有了最危险的东西”<sup>22</sup>，这仅仅是因为语言世界虽然平行于现实世界，却能够转瞬间制造出众多以至于无穷个可能世界<sup>23</sup>。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对掌握了语言的人类处境有过上好的推测：“人类拥有了语言……就挣脱了寂静。”“在先前的寂静中，人类声音收获的是回声；但在冲破寂静之后，人类的声音神奇而愤怒，神圣而亵渎。这是从动物世界的陡然割裂……”<sup>24</sup>寂静被冲破后，或者，人从“动物世界”进驻于“人类动物园”<sup>25</sup>之后，“反事实的情况”或复数的可能世界就会逻辑性地出现<sup>26</sup>；作为“神奇而愤怒，神圣而亵渎”的一般性结果（说“后果”也许更好），对陌生之物（主要是自然界）的感叹，必将让位于对凡间人世（即人类社会自身）的感叹；跟恐惧相伴相生的惊讶（即感叹的最初形式），必将让位于对人间事务的慨叹（即感叹的高级形式），恰如北征的桓温遇见多年前亲手种植的小柳树“皆已十围”时，乃“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sup>27</sup>当此之际，“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也必将获取不同于初民时代的语义。它们不再是“最原始的歌”或“音乐的萌芽”，不再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而是跟命运、凡间尘世以及心跳多方勾连的感叹。在感叹的所有形

21. 梅广：《释“修辞立其诚”》，《台大文史哲学报》2001年11月第55期。

22. 参阅钟鸣：《笼子里的鸟儿与外面的俄耳甫斯》，《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23. 参阅 Austin,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21；参阅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3页。

24. 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25. 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前揭，第2页

26. 参阅陈嘉映：《何为美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52—257页。

27.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式中，慨叹是最主要的部分，拥有诸多不同质地的腰围和面容：诸如喟叹、赞叹、悲叹、哀叹、伤感、惋惜、感激……不一而足<sup>28</sup>；纯粹声音性的“长啸”（还不必夸张性地“仰天”），则是慨叹的极端化，也是感叹之醇品，所谓“心有郁结者”“狭世路之扼僻，仰天衢而高蹈，邈姱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sup>29</sup>。就慨叹本身来说，肯定性的面容（比如赞叹）和否定性的面容（比如哀叹）二分天下；两者的和合，又构成了它的本有疆域，既不多，也不少。

感叹（尤其是慨叹）之声从初民时代起，越过漫长、悠远的岁月，被认为不增不减，未曾有过质的变化。马建忠说得非常笃定：

“叹字者，所以鸣心中猝然之感发，而为不及转念之声也。斯声也，人籁也，尽人所同，无间乎方言，无别乎古今，无区乎中外。乃旁考泰西，见今英法诸国之方言，上稽其罗马、希腊之古语，其叹字大抵‘哑’、‘呵’、‘哪’之类，开口声也；而中国伊古以来，其叹字不出‘呼’、‘吁’、‘嗟’、‘咨’之音，闭口声也。然声有开闭之分，而所以鸣其悖发之情则同。”<sup>30</sup>以马氏之见，从树上的初民到钢筋、水泥鸽子笼里的现代人，始终不变或未变的，是感叹者发出的音声；变化了的，则是随语言成长起来的世道人心，以致于世道人心最终不得不修改了感叹之声的含义——斯坦纳乐于如此暗示。

同熙熙融融的凡间人世甫一照面，涉世未深者会像初民面对神秘莫测的外物那般，不乏模样相似的惊悚心理、神色酷肖的惊讶感，还有深刻的疑惧、寡淡而腼腆的好奇。慌忙中，有可能把“啊”“哦”“唉”“呜呼”“噫嘻”……操练一个遍，哪怕仅仅是在内心里，在脑海的最深处。而在内心或脑海的最深处，有叹词

28. 参阅郭攀：《叹词、语气词共现所标示的混分性情绪结构及其基本类型》，《语言研究》2014年第3期。

29. 成公绥：《啸赋》。

30. 《马氏文通》“叹字九之七”。

的海洋，有尚待发育的感叹。经由语言的浇灌、哺育和照料，有出息、有抱负的初来乍到者几经修习，必将成为老练者、饱经沧桑者，甚或真资格的诡诈者，毕竟他们厕身其间的，是作为人情世故大讲堂——或许更应该称之为“演武堂”——的华夏大地。早在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甚至更早），小人社会就已经跃迁为华夏大地更恰切、更根本的实质，从此再也未曾变更过、逆转过<sup>31</sup>。而“小人社会嘛，就像它的字面意思公开昭示的那样，总是板着扑克牌中的国王脸、王后脸或小丑脸，致力于阻碍每一个人接近他高尚、正派的愿望，破坏和侵蚀高贵愿望之达成的‘波莉安娜假设’（Pollyanna Hypothesis），促成和呼唤小人社会的黑暗伎俩，以便完成对它自身的建设。”<sup>32</sup>按其“本意”（或“本义”），小人社会总是以它尖细悦耳的嗓音，召唤每一个刚刚上路的新手；初来乍到者如果不顺应小人社会的呼吸节律迅速成长，就只能自取灭亡，最起码也将穷愁潦倒，遭人耻笑。因此，小人社会总是最后的胜利者，暗中决定甚或公开修改了感叹的走向。

在语言哺育下，当惊讶让位于慨叹，慨叹已经不再是少年式的疑惧，而是面对荒芜世事的百感交集，在一个猝不及防的瞬间，难以用任何像样的言辞予以恰切地表达——对光阴流逝的感叹暂且不计算在内。但它终将作为鸡精（或味精），被添入味道愈加寡淡的饭菜与时蔬。此中情形，恰如清人刘鹗，鸿都百炼生，《老残游记》的作者，对人生的哭泣真相所做的生动揭示：“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sup>33</sup>说完这些表情激越的言辞之后，鸿都百炼生（即刘鹗）放弃了“枪

31. 参阅敬文东：《牲人盈天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2—391页。

32. 敬文东：《梦境以北》，台湾秀威书局，2015年，第11页。

33. 刘鹗：《老残游记·自叙》。

扎一条线”的布阵法，运用“棍打一大片”的战术，宣称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著述无一不是哭泣：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面对荒芜沧桑的“时事”，或者令人百感交集的“世事”，哭泣不过是慨叹的极端化（另一个极端化是狂喜）；哭泣声（“声”在此可以理解为记号）则是叹词的极端化（另一个极端化是大笑甚或狂笑）。它们“长”存于日常生活，但不“常”在，却又并非不足为训，更非师出无名。以洪都百炼生之见，那仅仅是因为“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与焉”<sup>34</sup>。让人倍觉不安的是，灵性似乎永远不成问题（真资格的疯癫患者除外）；而对于从古及今的中国人，“际遇之逆”在数量、质量以及深度与广度上，都远超“际遇之顺”。这种亘古不变的现实境况，与并非白板一块的心理场域反复撕扯、磨合与谈判；其累积加叠，终于造就了一个文明古国以哀悲为叹的美学原则<sup>35</sup>。这个令人心上来冰，又向来不乏美学吸引力的抒情原则，几乎被后起的现代汉诗给完好地承继了下来：

啊。我不独身贫——心更贫，  
贫像个太古时的  
没有把刀斧的老百姓。  
(柯仲平：《这空漠的心》)

34. 本段所引刘鹗的文字，均出自刘鹗：《老残游记·自叙》。

35. 参阅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第115—132页。

之所以有如许感叹——无论惊讶还是慨叹——存乎人心，之所以以哀悲为叹的美学原则能大行其道，数千年来被中国读书人追捧有加，大有可能是因为沧桑世事中，“确”有大量不“确”定性在四处游荡，在伺机袭击中国人，无论他（或她）是初来乍到者，还是人生段位高不可攀的诡作者（比如姜尚、鬼谷子或……老聃）。这一点，跟生活在树上的初民，跟惊讶时发出“啊”“哦”“唉”“呜呼”“噫嘻”一类“嗓声”的树上祖先，没啥性质上的区别。那仅仅是一种因为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所以能够享有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事物”。而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名字，顶好是神秘，最好是命运。何况世事沧桑、人生多舛，诚所谓“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春风得意马蹄疾”或“际遇之顺”，固然值得以欣喜的语调进行感叹（比如“白日放歌须纵酒”），但它在数量上的少之又少以至于无，它总是倾向于被其反面所取代的“脾”性、所替换的“癖”性，反倒更值得感叹，哭泣就是对这种哀悲境地的心理覆盖（比如“无端歌哭因长夜”）。感叹的实质是抒情，并且是高度浓缩的抒情，拥有极强的爆发力，所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sup>36</sup>。作为人类本能的感叹是心理学上的远古遗孑，是人类在情感上进化不掉的盲肠，更是被进化法外施恩的租界。李泽厚据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一道，更倾向于“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sup>37</sup>；而对于多情之人，发自肺腑的声音性感叹自有其分量：“一声叹息，黄昏更加了苍茫。”（臧克家：《难民》）而感叹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即肯定与否定）不断得到强化（而不是得到庸俗性的进化）。甚至在颓废、玩世那方面，也不曾真的有过例外：

---

36. 《诗大序》。

37.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前揭，第 54 页。

咳 现在我一边跑一边又不跑  
跑下去是一件多好玩的事啊一路上什么东西都在跑  
像西北风一样呼呼喘着白气  
喂 是不是要累死了?  
( 马松: 《游戏》 )

## 2

1949年, 山川鼎革之际, 陈世骧正游学美国, 无缘东返, 乃在渴念中追溯中国文学批评的源头活水时, 借助于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和闻一多的学术工作下结论说, 《诗经》中凡三见的古“诗”字, 其原始语义碰巧有三: “‘足’(foot)、‘止’(to stop)、‘之’(to go)。”<sup>38</sup> 对于这个看似唐突的结论, 陈先生有过温文尔雅的解释: “止”、“之”之义截然相反, 类似于数学或逻辑学中的A和-A, 却能存乎于同一个“诗”字<sup>39</sup>, 那是因为先民们“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sup>40</sup>的时候, “足”(foot) 在有规律地一动(to go)一停(to stop), 以致于成全了“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足的动停相续、相依指称的, 刚好是歌、诗与舞蹈暗中维系其性命所需的节拍, 或节奏<sup>41</sup>。格罗塞对此有上好的建议: 在初民时代, 诗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 却不曾有基督教夸饰的神学含义<sup>42</sup>; 但三者必须以“足”发出的“之”与“止”等动作为前提, 听取“止”与“之”给出的

38. 陈世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三联书店, 2015年, 第16页。对这个结论周策纵有不同的看法(参阅周策纵: 《弃园诗话》,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4年, 第166—168页)。

39. 关于一词多义且各义间相互反对的精彩论述, 请参阅钱钟书: 《管锥编》, 1986年, 第1—8页。

40. 《诗大序》。

41. 参阅张柠: 《感伤时代的文学》, 新星出版社, 2013年, 第132—156页。

42. 参阅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前揭, 第156—233页。

声音性号令相与行动，才能让自身得到井然有序的展开与繁衍。足生发的动作 / 行为（即“之”与“止”）、动作 / 行为生成的音与声，像有节奏的战鼓，像正常状态下不为人关注的心跳，是那个三位一体的总司令，其号令不得违背。

本乎于此，王德威才可以放胆直言：“‘抒’（发散展延）古字同‘杼’（编织形构）；‘抒情’和‘杼情’，兴发和蕴藉，之和止，恰恰道尽情、物、象三者相与为用的关系。”<sup>43</sup>虽然王德威的语气在简洁中，有过于乐观、笃定之嫌；虽然来自词源学维度上的解释，尚不能自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更何谈包治百病；但抒情和有规律的节奏（或节拍）是新旧汉语诗歌的根本，却是不可动摇的结论或信条<sup>44</sup>。尽管“诗歌是节奏的艺术”<sup>45</sup>，尽管对于诗歌而言，“老的节奏只是老的情绪的回响……一种新的节奏意味着一个新的思想，”<sup>46</sup>但此等骁勇彪悍之言强调的，还在节奏和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上；而无论是“老”还是“旧”，无论是对于“新的思想”，还是“老的情绪”，节奏都必须存在，也将必然存在——因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而这样的信条或结论，早已包藏于古“诗”字的原始语义中，像一枚晶莹剔透的熟鸡蛋，被眼明手快的陈先生等人率先剥开了；更何况维柯（G.Vico）早已“‘明’确‘暗’示”过：“出生和本性就是一回事，”<sup>47</sup>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也曾笃定地

43.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三联书店，2010年，第56页。

44. 无论1990年以来现代汉语诗人在写作中如何提倡“伪叙事”、“客观化”，都不能抹掉诗歌的抒情特性（参阅敬文东：《指引与注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7—13页；参阅敬文东：《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48页）。

45.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46. 庞德：《〈意象主义诗人（1916）〉序》，彼得·琼斯编：《意象派诗选》，前揭，第168页。

47.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断言：“起源即目标。”<sup>48</sup>或许是无神论的中国不存在古希腊号为伊西斯（Isis）一类的诗歌神祇，也就没有普鲁塔克（Plutarque）转述过的伊西斯的自负、得意之言：“不曾有凡人揭开过我的面纱。”<sup>49</sup>或许是有关于“萧墙”之外对新诗合法性持之以恒的质疑<sup>50</sup>，废名乃于1930年代中后期北大的“新诗课”上，给他忙于赶路，却不太愿意直接回应质疑行为的同行们加油鼓劲，顺便一举揭开了诗歌的“面纱”：“我发见了一个界限，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以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的自由诗。”<sup>51</sup>依废名之见，新诗等同于自由诗，不源（或缘）于散文的文字，而源（或缘）于诗的内容——诗的内容终将化散文的文字为诗的文字；“以往的诗文学”之所以也是诗，不源（或缘）于诗的内容，而源（或缘）于诗的文字（即语言或形式，比如格律、词牌或曲牌）——诗的文字终将化散文的内容为诗的内容。这两者都涉及到节奏和节拍的秘密，像命运或命运密码那般，应和着古“诗”字遥远的词源。

对于何为诗的语言（暂时不谈诗的内容），陈世骥很早就有过

48. 卡尔·克劳斯：《以我狭窄的视野》，《倾向》1994年秋季号。

49. 参阅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伊西斯的面纱》，张卜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50. 对新诗的质疑几乎伴随着新诗诞生到现在的全部历史。20世纪初年，梅光迪在读过胡适初作的几首白话诗后致信胡适，予以全盘否定（参阅吴奔星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毛泽东对新诗的诟病更让人耳熟能详，甚至到了1990年代，成就颇著的新诗人郑敏先生还著文攻击新诗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参阅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51. 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陈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

一番想象：“诗人操着一种另外的语言，和平常语言不同。……我们都理想着有一种言语可以代表我们的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诗人用的语言就该是我们理想的一种。那末我们对这种语言的要求绝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义和表面上的音韵铿锵，而是它在音调、色彩、传神、形象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sup>52</sup>台湾学者周英雄从结构主义诗学处借来的一个术语，也许与诗的语言（或陈世骧所谓“另外的语言”）差堪匹配：“语言的自指性”（language calling attention to itself）。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另外的语言”（或诗的语言）要求读者关注语言本身甚于关注语言传递的字面含义，亦即诗的语言大于语言自身，或溢出了语言自身<sup>53</sup>。闻一多似乎更愿意从字词构成这个更根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之差异，在文句之有无弹性。虚字减少则弹性增加，可是弹性增加以后，则文句意义的迷离性、游移性也随之增多，换言之，就是对文字理解的准确性有所丧失。”<sup>54</sup>和陈世骧、周英雄的语言理想主义相差较远，闻氏的语言历史－现实主义暗示的是：“准确性有所丧失”很可能约等于“诗的语言”之特点，反倒更能够从根子上呼应“诗无达诂”这个古老的诗学观念；是诗的文字与诗的内容，感染或同化了非诗的内容和非诗的文字，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旧诗与前程远大的新诗——这的确是个极富才情的观察，极为高明的洞见。

从逻辑秩序上——而非时间先后上——观察，戴望舒或许更有能力为废名的观点给出另外的理由，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个理由有些秀气与柔弱，恰如戴望舒的身材，有似“纤细的下午四点”<sup>55</sup>，

52. 陈世骧：《对于诗刊的意见》，《大公报·文艺》1935年12月6日。

53. 参阅周英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24页。

54. 徐希平整理：《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85页。

55. 柏桦：《以桦皮为衣的人》，柏桦：《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或“一个细瘦的秋天”<sup>56</sup>。同样在1930年代，热衷于西洋诗学的戴望舒更愿意反视他祖国的诗歌传统；在“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编织成的感伤、凄清氛围中，构想一种既能超越时代，又能贯通古今的诗之精髓。戴望舒颇为大胆地认为，正因为有了相对不变、不惧时光磨砺，而且具有普遍持久性的诗之精髓，诗（歌）才能得以存在——无论是古典汉诗（旧诗），还是现代汉诗（新诗）<sup>57</sup>。考诸戴氏的本“义”（或本“意”），诗之精髓并不是指从诗“体”上抽取下来，或剥离开来的单独之“诗”，也不是指“诗”之要素，或柏拉图意义上的“诗”之理念。所谓诗之精髓，或许就是张枣在说“人类的诗意是一样的”<sup>58</sup>时所强调的那个“一样”。诗之精髓意味着诗意的可公度性、可直观感知性；意味着诗意经得起时光的摩擦与拿捏，有类于语言哲学中屡被称道的摹状词或特称描述语（description），几经改写变形，却不变诗之初衷，不改诗之性情。诗之精髓一说，能将诗的内容（而非散文的内容）和诗的文字（而非散文的文字）统一起来；或者，它兼顾了内容和语言，比废名的言说更浓缩、更简练，也更能抗击来自新诗合法性方面的嘘声和质疑声。

几十年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也有过类似于戴望舒那样的猜想，只不过比后者更感性、更直接。普实克倾向于以脍炙人口的作品为出发点，去讨论问题，去获取理论结果，因为作品越脍炙人口，理论结果就可能越有说服力或公信力。普实克猜测说，在白居易的《卖炭翁》中，大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看不见，但能够被直觉所感知的抒情基址（basic lyrical ground-plan）。抒情基址的任务，是为全诗的主题、情感走向和诗意范畴划定界限，或

56. 柏桦：《李后主》，柏桦：《往事》，前揭，第61页。

57. 参阅戴望舒：《戴望舒作品新编》，王文彬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

58. 参阅陈东东：《张枣：我要衔接过去一个人的梦》，《收获》2015年第3期。

给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类似于有军队设防的边境线。在稳固、妥当的抒情基址之上，才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sup>59</sup>。普实克据此猜测：是抒情基址而不是别的东西，保证了《卖炭翁》对简单故事的简单叙述不仅没有削弱诗歌本有的抒情性，亦即质朴、本分的叙事没能打扰抒情和破坏抒情，或降低抒情的浓度，反而更加“饱有”了抒情性<sup>60</sup>——这一脚踏实地而又颇富想象力的理论构拟，似乎也能运用于“三吏”、“三别”，以及一切看似“叙事”、甚至放逐抒情的古典汉诗。蔡英俊在《诗歌与历史》一文中的论述，正可以为普实克的抒情基址一说补足血肉：

(一) 尽管在古典诗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着“叙述”的功能以及“叙事诗”体式，但在“言志”与“抒情”的创作理念的主导下，“叙述”与“叙事诗”往往只是第二义的创作表现。(二) 乐府诗与古诗所形成的“叙事诗”传统，虽然保持着“叙事”的成分与功能，但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并不出现或特别强调情节的铺陈与细节的描绘。(三) 如就“诗史”此一概念的发展而论，其最终仍与“比兴”的手法合流，而在创作的目的上接近史学论述传统所揭示的“褒贬”与“寄托”的作用<sup>61</sup>。

如果不做过于迂腐的逻辑演算、过于琐碎的学理纠缠，普实克的抒情基址大体上类同于——甚至约等于——戴望舒的诗之精髓。它或潜藏于语言文字之下，或溶解于语言文字之中，是一种可以给诗之为诗奠定基础的东西。诗之精髓或抒情基址就像诗歌添加剂，只要被注入任何文字与故事，那些故事与文字立马就会变而为诗，至少也能跟诗比邻而居。和诗之精髓功能相似，抒情基址也能为废名的“天启式”言说提供另一种表达形式，能将诗的内容和诗的语

59. 以钟嵘之见，阮籍的《咏怀诗》(组诗)每首都是抒情诗，以致于“陶性灵，发幽思”(钟嵘：《诗品》)，但第33首等篇通篇都在叙述却不影响抒情，就在于抒情基址的存在。

60. 参阅陈国球：《结构中国文学传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61. 蔡英俊：《语言与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4页。

言统一起来。作为一个颇具包孕性的概念，诗之精髓和抒情基址不仅能将诗的内容（而非散文的内容）形式化，还能将诗的语言（而非散文的文字）内容化。最终，它能把废名既精彩，又不乏割裂开来的言说给弥合起来，就像它未曾被割裂一般。

陈世骧在翻译《文赋》中的“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语为英文时，极富机心地译“班”为 order（即秩序）。看起来，陈世骧对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为诗下的定义深有会心，也说得上别有用心：诗 = 用最佳的秩序安置最佳的词汇（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对此，陈世骧学术思想的研究者陈国球深有感慨：“这个定义本身并非特别高深，但陈世骧再进而追问‘最佳秩序’从何而来，以谁的观点来判定，所以他再从柯勒律治的文学传记第十八章找答案（Biographia Literaria ,Chapter XVIII）。柯勒律治在此非常热心地细论‘秩序’的意义，指出这‘秩序’来自诗人的内在力量（inner power）；诗人必须有此能力‘去措置内心的经验’（to order his inner experience）。”<sup>62</sup>陈世骧（至少是翻《文赋》为英文时的陈世骧）可以作证：无论对于现代汉诗，还是古典汉诗，在“最佳的秩序”上（即“班”）“安置最佳的词汇”（即“辞”），既是诗人的基本工作，也是诗歌写作的最低伦理，大体上等同于废名所谓“诗的文字”（或被内容化了的形式）；依靠“内在力量”去“措置内心的经验”，则大体上等同于废名所谓“诗的内容”（或被形式化的内容）。诗的内容被包孕于感叹（尤其是慨叹）；或者，感叹（尤其是慨叹）就是诗的内容之核心，是它的微缩形式。这些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技术指标，以及指标间按特定比例而来的相互搭配，无不指向诗的本源与实质：“诗言志”和“诗缘情而绮靡”<sup>63</sup>；

62. 参阅陈国球：《结构中国文学传统》，前揭，第 90—91 页。

63. 对于“志”与“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关系，陈世骧有过精辟的判断：陈世骧所说：“‘诗言志’被掌控在公元 1 世纪左右的道德家手中，并被推向极端……从公元 3 世纪开始，钟摆又明显摆向相反的方向。在反驳对诗歌目的

或指向诗之为诗正在于它以诗之精髓或抒情基址为根底，亦即指向诗即抒情这个素朴，却并不简单的结论<sup>64</sup>。最终，指向了诗 = 抒情 = 感叹这个暗中一直存活的恒等式，它跨越古今而不曾稍有变更。希尼（Seamus Heaney）断言过，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艺术之所以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艺术能让读者“成为敏感的人”（to be sensitively human）<sup>65</sup>；所谓“敏感”，正主要（而非完全）地存乎于抒情或感叹<sup>66</sup>。

### 3

据信，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叹词出没。殷王室对来自上天的旨意屡有感叹<sup>67</sup>，并且全盘垄断了上天的旨意<sup>68</sup>；《尚书》、《论语》

---

的道德主义阐释时，陆机发明新词‘诗缘情’，认为诗歌生于情、为了情，取代了被滥用的‘诗言志’。但是，表面上对立的这两句话的相互撞击，带来了某种新的变形（metamorphosis），与一个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文化转型期的历史时期相呼应。‘情’、‘志’二字的意义在互补中携手联合，以情感的目的性为基础来阐释诗歌与文学。”（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前揭，第30—31页）若干年后，陈世骧的追随者，台湾学者蔡英俊有过“英雄所见略同”般的看法，算得上陈氏观点的孤岛回声：“魏晋以降，缘于现实哀乐之刺激，中国诗人发现了以情感为生命内容与特质的自我主体。并由对个人生命特质之肯定，建立了六朝‘诗缘情’之说。汉《诗大序》所重视所强调的‘志’，是本于政治教化的社会群体共同、社会公众的意志。‘缘情’说则在文学的根源上建立了文学的精神特质即个人生命性质的观念。”（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大安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64. 参阅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前揭，第22—31页。

65. 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页。

66. 排斥抒情的抽象艺术的荒唐性此处无论，但可参阅散文东：《皈依天下》，未刊稿，2012年，北京。

67. 参阅沈丹蕾：《今文〈尚书〉的语气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68. 参阅散文东：《牲人盈天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前揭，第34—35页。

等早期汉文典籍，则给叹词提供了一大片施展拳脚的空间，一大把伸展手足的机会<sup>69</sup>——看起来，闻一多对叹词的猜测，确实拥有近乎天才般的气度和准确性。“叹词是用来表示说话时一种表情的声音。常独立，不必附属于词或语句；以传声为主，本身也没什么意思；”<sup>70</sup>叹词“虽然是词类系统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却可能是起源最早的词类之一”<sup>71</sup>；“叹词就是表示感叹、招呼或应答的词”<sup>72</sup>……诸如此类关于叹词的言说，如斯种种对叹词的描述与算计，谨守着语法学的立场，恪守着语法学家的职业道德与操守，绝不自乱家法，原教旨主义的味道和成色十分浓厚，却不愿意将目光越过语法学的藩篱，或职业道德的屏障，以便向外窥视、打探。因此，这种种冷静的言说，也就无视叹词同人心相偎依、与命运相厮守的事实，更无从顾及叹词自远古时代起就为自己认领的体温——那惹人心动、心悸、心脏为之紊乱的温度。

叹词表示的，是一种“混整性情绪义”，亦即“一种尚停留在心理上模糊、笼统的情绪性感知状态的意义”<sup>73</sup>。只需直观即可发现，叹词首先跟心理有关，也攸关于心理（想想树上的初民面对未知之物时的惊诧感，想想惊诧感带来的心率变迁）。叹词是某人“甫”一照面于——有时更可能是“猛”一照面于——某个特殊境遇时的瞬间性心理反应，具有真切（而非假装）的迫不及待性。感叹发源

69. 比如《尚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再比如《尚书·文侯之命》：“呜呼！有绩予一人用绥在位。”刘淇《助字辨略》“呜呼”条：“呜呼”可为“叹美之辞”、“伤感之辞”，或者只是叹词，“非有所赞美伤痛也。”而《论语》中的叹词可参阅安清跃《〈论语〉中的语气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70.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页。

71. 郭锡良：《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2页。

72. 杨树森：《论象声词与叹词的差异性》，《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73. 郭攀：《叹词、语气词共现所标示的混分性情绪结构及其基本类型》，《语言研究》2014年第3期。

于感觉的皮肤，起于感觉的最表层、最末梢，像飓风萌发于青萍之末，但更像疾风掠过草丛，先于理智整理、打扮后方才姗姗来迟的整齐情绪，类似于婴儿因口渴大声叫嚷着喝水，情绪粗糙、散乱、不加修饰。总之，那是顺着本能的方向发出的呼叫，直接同心绪瞬时相连，呼应着心室的一张一合。涂山之女面对一过、再过、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伤心时发出的“候人兮猗”；夏王孔甲，禹的第十四代孙，面对受伤的义子情急之下发出的“呜呼”<sup>74</sup>；孔子在闻听颜渊之死时喊出的“噫”<sup>75</sup>；近人郭沫若面对再次升起的太阳发出的赞美之声“哦哦”（郭沫若《日出》）……都是猝不及防间，近乎本能的心理反应，但似乎更应该说成没多少道理好讲的直觉。所谓直觉，就是未被理智打扰或污染的感觉，常常具有无从解释的准确性和预见性。而“直觉反应的现场性和瞬间性，是叹词使用的重要动因……因为是直觉反应，所以大脑来不及仔细搜词编句，以简短的叹词代替复杂的感叹句，是更自然的选择，这也正是叹词作为替代形式的用武之地”<sup>76</sup>。叹词不仅是震荡着空气和树叶的呼声，不仅是感叹本身，更是对感叹之内容的浓缩，或一个复杂语句的替代物，恰如庄子所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sup>77</sup>从这个既善解人意，又颇具直观性的角度出发，叹词可望越过语法学的屏障与家法，以便展示自己的体温，显示自己的用处，将“本身也没什么意思”的判词归还给判定者，直接诉诸听众或读者的心扉，令“知音”者既能“知”其“音”，也善“知”其“音”，亦即钱钟书所谓的“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sup>78</sup>。

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语法学家，马建忠对叹词的体温感领悟甚

74. 《吕氏春秋·音初》。

75. 《论语·先进》。

76. 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

77. 《庄子·齐物论》。

78. 钱钟书：《管锥编》，前揭，第946页。

深。他揪住叹词与人心相偎依这个古老的事实不放，说得既鞭辟入里，又简明扼要：“凡虚字以鸣心中不平者，曰叹字。”“凡兹诸字，皆所以记心中之声，发于口而未言者也，而所以记心中之感，矢诸口而为声者，则惟叹字。叹者，所以记心中不平之鸣也。”<sup>79</sup>之所以有马氏强调的“不平之鸣”，以钱钟书妙解韩愈“夫物不得其平则鸣”的高见，是因为人“弗学而能”的“七情”（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sup>80</sup>），像“水汨于沙”<sup>81</sup>那般，打破了心性上本然的宁静<sup>82</sup>，乃有块垒寄寓胸腔，发而为声，是为感叹（即惊讶或慨叹，但主要是慨叹）。感叹的抒情性即由胸腔而来；它是心的活动结果（“不平即鸣”）。感叹不可能是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称颂的零度，因为零度代表着平静和“人生而静”，不是“感于物而动”<sup>83</sup>；感叹必将有冷有热，因为冷热就是“不平”，“不平”带动了声带，也启动了声带（“鸣”），但其难度显而易见。茨维塔耶瓦为此而有言：“我的困难在诗的写作中……怎样运用词语来表现呻吟：nnh,nnh,nnh……”<sup>84</sup>

被语言浇灌后的人类处境该是何等模样，乔治·斯坦纳知之甚深；在长度上难以被准确估量的岁月嫁风娶尘后，叹词也不再是闻一多所谓“孕而未化的语言”。依斯坦纳所见，如今，叹词早已和擅长表情达意，和热衷于述说世界、世情的语言打成一片，成为语言大家族的特殊组分，特殊着语言的大家族。对此，王力有过精辟的评述：“情绪的呼声是表示各种情绪的。自然，极微妙的情绪绝对不是呼声所能传达；它只是表示一种大概的情绪，未竟之处是须

79.《马氏文通》“叹字九之七”。

80.《礼记·礼运》。

81.李翱：《复性书》上。

82.参阅钱钟书：《七缀集》，前揭，第122页。

83.《礼记·乐记》。

84.转引自王家新：《黄昏或黎明的诗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9页。

待下文整句的话来说明的。”<sup>85</sup>诚如王先生所言，感叹不早不晚，不前不后，正好生发于心理（或心智）上某个、某些个猝不及防的时刻；紧随叹词蜿蜒而至的语句，则是对感叹的理性详解，是对直觉的理性介入和干预，也是对情绪的装饰、整理与修剪，但又必须同感叹两相匹配，与叹词互相致意，默契、和谐，而且心照不宣。在此，《离骚》中每一个带“兮”的诗行，都是值得分析的好例子：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至少从表面上看，或者从后起的语法学角度观察，此时此地的“兮”够不上叹词；按近人杨树达的观点，“兮”乃“语末助词，无义”<sup>86</sup>，因为它被屈大夫依楚国认可的语法要求置于句尾<sup>87</sup>。以现代语法学者的眼光观察，“兮”在“泥鳅鳝鱼一般齐”<sup>88</sup>的诗句中，“不做任何句法成分，不与句子中的其他成分发生任何关系，仅表示某种语气，是属于句子层面上的一个语用成分。”<sup>89</sup>但闻一多灵感丰沛的学术工作，却足以改变这一看似无从变更的论断。这得力于闻先生的诗人本性；他像马建忠一般，念念不忘“兮”与心跳相厮守、与命运相依偎这个古老的事实。闻一多认为：“古书往往用‘猗’或‘我’代替兮字，可知三字声音原来相同，其实只是啊的若干不同的写法而已。……严格的讲，只有带这类感叹虚字的句子，及由同样句子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质。因为，按句

85.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26页。

86. 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172页。

87. 马建忠认为，“叹字既感情而发，故无定位之可拘。在句首者其常，在句中者亦有之，句终者不概见焉。”（《马氏文通》“叹字九之七”）

88. 老威：《底层访谈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73页。

89. 翟燕：《清代北方话语气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法发展的程序说，带感叹字的句子，应当是由那感叹字滋长出来的。借最习见的兮字句为例，在纯粹理论上，我们必须说最初是一个感叹字‘兮’，然后在前面加实字，由加一字……递增至大概最多不过十字……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实字是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前者是冲动的，后者是理智的。由冲动的发泄情绪，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释情绪，歌者是由主观转入了客观的地位……感叹字必须发生在实字之前，如此的明显，后人乃称歌中最主要的感叹字‘兮’为语助，语尾，真是车子放在马前面了。”<sup>90</sup>依这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之见，上引《离骚》中的“兮”，不过是语词卧底而已：它像无名英雄，像潜入国民党心脏处的共产党人，以语气词的公开身份甘居人后，只是为了掩护或隐藏自己暗中居于人前的叹词真面目，以便为可公度的诗意传递它需要的情报，送上它喜欢的秋波。因此，上引那几行诗大体上可以做如是解——

啊，我的内部既有了这样的美质，  
我的外部又加以美好的装扮。  
啊，我把蘼芜和白芷都折取了来，  
和秋兰纽结着做成了个花环。  
啊，我匆忙地就象是在赶路一般，  
怕的是如箭的光阴弃我飞掉……<sup>91</sup>

此处依闻一多之见，将“兮”（即“啊”）置于句前，以便符合闻先生心目中“兮”的原始功能与原始真相，以免于诸如“车轮放在马前面”一类的低级失误<sup>92</sup>。从纯粹句法构成上来说，是叹词

90. 闻一多：《神话与诗》，前揭，第149页。

91. 译文采自郭沫若，“啊”字为本文作者所添。参阅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1984年，第308页。

92. 关于“兮”的历史变迁，请参阅苏慧霜：《二南、楚歌、乐府——楚地南音探微》，《励耘学刊》2011年第2辑，第58—80页。

“兮”而不是别的东西，滋生或创化了“兮”后面的所抒之情；所抒之情因为有“兮”存在，才有了可生长性，并且可生长性总是与“兮”两相匹配。在这个问题上，吕叔湘可谓闻一多的知音：“感叹词就是独立的语气词，我们感情激动时，感叹之声先脱口而出，以后才继以说明的语句。后面所说的语句或为上文所说的感叹句，或为其他句式，但后者用在此处必然带有浓郁的情感。”<sup>93</sup> 吕氏所谓的“情绪激动”，正是韩愈宣称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但它能滋生（或创化）在情绪方面恰如其分的语句。所谓恰如其分的语句，刚好是感叹声的延续，像是它错落有致的回声——但肯定不是乔治·斯坦纳所谓的动物性回声。郭沫若《日出》一诗中的“哦哦”，和《离骚》中的“兮”性质完全相同，专为滋生与创化的功能而设，也是为了用“实字”构成“情绪的形容、分析与解释”，变闻一多所谓“冲动的”为“理智的”，但更是为了引出与自己门当户对、两小无猜般的强烈情感<sup>94</sup>：

哦哦，环天都是火云！  
好像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  
你们可都是亚波罗底前驱？

诗（无论古典汉诗还是现代汉诗）意在向人间世事发问，意在歌咏宇宙山川，抒发对人情物理的情与义；因此，包孕于感叹之中

9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94. 语言学家刘丹青对此有过很准确的说法，不过，他是从纯粹语言学层面上说的：“叹词在词类系统中与代词的属性最相近，是进入了词类库藏的句子。其所能代替的句子有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各种句类。感叹只反映叹词所代句子中的一类，它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类。”（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叹词的实质是代句词，代替句子、小句或有话语标记功能的简短小句；叹词的语义就像实词中的代词一样，相对空灵；至于它的功能，就是其所代句子的交际功能、语用功能。”（刘丹青《实词的叹词化和叹词的去叹词化》，《汉语学习》2012年第3期）

的“诗的内容”，有理由更倾向于“说明的语句”，或具有“说明”能力的“下文整句”——很难想象诗仅仅由单音节或双音节的叹词构成。但“下文整句”或“说明的语句”必须既包含“情绪的呼声”（王力），也应当包含“感叹之声”（吕叔湘）。它们都是叹词创化或滋生出来的，是叹词的儿女，也是与叹词恰相般配的回声。在这里，既无下嫁的情事存在，也无高攀的行为发生。感叹与心相偎依，它的实质是抒情；而诗本身就是抒情的代名词。因此，感叹必将是诗的实质，是诗之精髓或抒情基址。叹词是感叹的代码或记号，叹词因此顺理成章地是诗与抒情的象征，是诗之为诗的根底所在，也是诗之精髓或抒情基址的微缩形式<sup>95</sup>。它像一个没有质量与体积的质点，依靠特有的创化与滋生作用，能开出或汪洋恣肆，或云淡风清，或回环往复的诗意，像它从古至今不曾改变的音声（无论是马建忠所谓的开口呼还是闭口呼），为人世间提供可公度的诗意，对抗着时间的磨砺与拿捏，因此，才有阮籍为诗歌构筑的一般性造型：“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sup>96</sup>

依张枣之见，卞之琳写于 1935 年的名作《圆宝盒》，可以被当作元诗（meta-poetry）来看待<sup>97</sup>。而“在希腊语中，meta（‘元’）既指‘在……之外或之后’（类似拉丁语中的 post），又指地点或性质的改变（与拉丁语中的 trans 相关），即运输和（或）超越，如 metaphor（隐喻）一语的词根所见。”<sup>98</sup>青年卞之琳凭借出色的直觉，弄懂了 meta 兼具的 post 和 trans 之意，以致于能够一语道破诗的谜底：它就是圆宝盒，来自看似遥远，却近在眼前的“天河”。

95. 王教对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呼语法（apostrophe）的精彩分析可以为本文此处的结论作证（参阅王教：《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新诗评论》2015 年第 1 期）。

96. 《晋书·阮籍传》。

97. 参阅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上海文学》2001 年第 1 期。

98. 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第三空间》，陆扬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 41 页。

圆宝盒除了能装进“全世界的色相”，至少还能装进“你昨夜的叹气”。在《圆宝盒》中，“全世界的色相”和“你昨夜的叹气”处于并列、平行的关系中。从体量上看，“全世界的色相”似乎远大于“你昨夜的叹气”；但平行、并列关系更愿意暗示的是：“叹气”如果不比“全世界的色相”更重要，起码也应当同等重要。作为一首关于诗的诗（即元诗），《圆宝盒》只有突出“叹气”，或让“叹气”与“全世界的色相”居于同等位置，才算摸准了诗的实质和内里。相对于诗的功能，“全世界的色相”被纳入其间原本不在话下；叹气却能突出感叹的气流特性。气流特性被当作感叹的指代、表情或外貌，是因为它公开示人的直观性，类似于初民们用“头”指代“人”，因为在森林中，初民们只能看见别人的头，身体的其余部分则被树木遮住了<sup>99</sup>。卞之琳的暗示在此极为重要：叹气在以其看不见却不断如缕的气息，支撑着感叹（即诗）的大厦，类似于戴望舒所谓的诗之精髓，或普实克所谓的抒情基址。

但无论在古典汉诗中，还是在现代汉诗中，叹词出现的频率都不高，甚至连偶尔抛头露脸的机会都不太多。秦汉以后的古典汉诗基本上没有叹词出现。闻一多对此有极为准确、具体的解说：“‘兮’字在《楚辞》里可说是虚词的总代表，它的用法是半省半不省的办法。就整个文学史眼光来看，这种用法出现在由古诗进步到汉魏诗的过渡时期，就是说它处于将虚字逐步减少的半途中。”<sup>100</sup>闻先生尚未说出，或来不及说出的内容可能是：当由“半途”达致全程结束，诸如“兮”一类的叹词，也就完全从古典汉诗中退出来了；而以近人朱谦之之见，“到了孟子时代，音乐界上起了一个顶大的变动，就是重在器乐而不重歌乐，于是《诗经》也渐渐成为纸上的文章了；所以看了全部《孟子》，除了把诗句附会王道，实在没有一

99. 参阅维柯：《新科学》，前揭，第182页。

100. 徐希平整理：《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前揭，第84页。

回讲到诗的音乐的。”<sup>101</sup>宋人郑樵也有上好的言说：“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近古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文也，不为声也。”<sup>102</sup>和叹词从诗中退出一样，歌、诗分途的情形看上去似乎也将不利于诗的发展<sup>103</sup>，却对感叹是诗的实质一说并不构成威胁，反倒让诗在失去外在的音乐靠山后，更需仰赖内部的感叹特质。袁枚说得既笃定，又专断：“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sup>104</sup>所谓性情，不过是感叹的缘起；所谓感叹，不过是以隐藏的方式，存乎于诗行之内，不需要时刻仰仗叹词的身段。它像浓淡不一的药水，把构成诗篇的每一行诗，把构成诗行的每一个汉字，甚至组成每个汉字的偏旁部首，都事先浸泡过，然后风干备用<sup>105</sup>。对于诗这个古老而新兴的文类来说，叹词的精神无处不在，它并不在乎是否亲自现身。关于叹词被隐藏，却能随时显露其精神与容貌的证据，可以来自类似于语言哲学的改写。这种改写有可能破坏诗在形式上必须恪守的家法与章程（尤其是“近古二体”），却并不让诗意增加一分，或减少一毫。比如：可以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改写为：“生年不满百，唉，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唉，何不秉烛游？”<sup>106</sup>也能够将“种子！种子！ / 一次次推迟的青春的种子！”（柏桦：《种子》）改写为：“啊，种子！种子！”

---

101.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5—126页。

102. 郑樵：《通志·正声序论》。

103. 词的出现曾扭转过这一局面，但终究拗不过歌、诗分途的大势（参阅龚鹏程：《文学批评的视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6页）

104.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105. 这跟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的格式化要求有很大的关系，汉以后尤其是齐梁之际对平仄关系的发现，更让古典汉诗从形式上未能给叹词留下位置，像梁鸿的《五噫歌》那样的诗篇极为罕见（参阅龚鹏程：《文学批评的视野》，前揭，第3—16页）。

106. 刘丹青对吕叔湘断定叹词只能出现在实义句之前持有异议，也不同意马建忠叹词只可以出现在句前和句中。他认为，“叹词在句子的前、中、后都可以出现。”（刘丹青：《叹词的本质——代句词》，《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

/一次次推迟的青春的种子！”<sup>107</sup>有了这等质地的隐身衣或保护色，叹词只需在它认为必须出现的时候，或在许多人误以为它跟诗意没什么关系的时候，才会像江青女士期许的那样“偶尔露峥嵘”：

陟彼北芒兮，噫！  
顾瞻帝京兮，噫！  
宫阙崔嵬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梁鸿：《五噫歌》)

---

107. 台湾学者李翠瑛从修辞学角度认为叹词较少出现于现代汉诗的“原因在于语汇的发展与技巧的丰富使得语言的表达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可能性与更多的写作技巧，感叹修辞格的使用成为一段历史，虽然它也曾经担任过重要的情感表达的地位”（李翠瑛：《流动的语词——从“感叹修辞”到诗歌语言之创新与变化》，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等：《纪念新诗诞生百年·新诗形式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10月30日—11月2日，北京卧佛寺，第196页）。不过，本文谈论的叹词并不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叹词，它是本体论的。

诗东西  
出品